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宋學士文集

(七)

宋濂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學士文集

(七)

宋濂撰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文十學宋

冊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宋 濂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大

中E五二五二

#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五

## 芝園續集卷第五

### 蘭溪法海精舍記

義烏伏龍山有大浮屠曰千巖。禪師長公以高峯之孫、中峯之子、表樹法幢、倡明教外別傳之旨、非惟中夏學徒海赴雲蒸、遠而龍荒蠻甸、弁韓巴粵之人、莫不持薌膜拜、咨決疑情、而其上首弟子、既皆於道有證、各構蘭若、分續化機、大江南北、往往有焉。若今有源師所建法海精舍、亦其一也。有源名允清、金華人、淳熙丞相王魯公諸孫。蚤嘗受經石門剛公。元至正辛巳、繼往千巖座下、得度爲大僧、留神禪觀、脅不沾席者十年。一旦入室、機鋒相撐觸、電撒颺揚、莫窮涯際。千岩欣然領之、乃屬其出游閩浙江淮間、以求印可有源所見諸師、了不異千岩。時退隱故山、文彩自露、尋以郡守之聘、出世衢之子湖安國禪寺、遷信之玉山興教禪寺。百廢具興、皆有光于前人。國朝吳元年丁未、飛錫蘭溪之龍巖、樂其山縈川迴、風氣襲藏、乃嘆曰：吾知宮宅地形之術、蓋有年矣。察其詳微、無有弗驗者。如此靈壤、可不開般若之場乎。遂卽南洲建法海精舍一區。越三載乃成。後聳傑閣、中峙寶殿、前敞高閣、兩序衆寮、映翼左右。有源徵予爲之記。予年踰七十、凡索文者、皆峻斥。見有源素髮垂領、道貌淵雅、語言惻怛無華、不覺心許之。因爲敷坐、而倡言曰：法界有情、種種傾倒、執妄爲真、四大假合、如水上沫、聚散無定、強指爲身、六塵緣影、如火中燄、起滅弗

停。堅認爲心。隨因成果。墮入諸趣。出此入彼。類風轉輪。大覺聖人。起哀憐心。廣說三乘十二分教。使其照知。本來真心。廣大靈智。無物不含。元理弗攝。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本來真身。圓滿空寂。周徧百界。不動纖塵。惟寂智用。合三爲一人。能有所悟入。始能了空障。執直超無上菩提。然非因像生敬。因敬生悟。思求脫離。如無舟筏。欲濟大河。無有是處。古之導師。方便設化。廣闢精廬。爲之棲止。嚴事像變。爲之瞻視。潔清香華。爲之供養。皆使其革妄趨真。了此身心而已。今有源灼見於斯。取則前古。鞠明究曠。孜孜弗懈。亦可謂度越人人者矣。雖然。此實人天小果之因耳。或具大乘器者。來游來止。當知萬法本空。一塵不立。大光普照。涉入無礙。無佛道可悟。無衆生可度。洪纖高下。草木走飛。色色形形。紛紜舛錯。皆吾一實境界。樓觀云乎哉。脩證云乎哉。嗚呼。教外別傳之道。廣矣大矣。又當從此而參之。精舍之建。其用錢僦工。動以千百計。茲不詳書。而獨舉身心之要。爲言者。財輕而法重也。

題傅氏誥勅後

傅氏爲義烏名族。世居雲黃山下。自徐陵著善慧大士碑。已載縣之豪傑。傅德宣之名。其來固已久矣。宋初。始自山下。分爲青岩。蘆砦二支。皆以書詩爲業。而蘆砦初遷之祖名雄。雄生忠卿。忠卿生玘。玘生勝元。勝元生思某。思聰。思某生夔。夔生芷。思聰生時中。大中。大中生奎。思聰嘗官迪功郎。以時中國學得解進士。特封脩職郎致仕。淳熙十一年五月所下誥是也。大中以奎。饒州得解進士。特補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八月所下誥是也。二公雖有長才。皆因慶典所推。始沾恩命。唯芷能擢。淳熙五年進士第。僅得之台仙。

居尉以終。芷之從曾孫藻，以芷徧通六經，而文詞蔚贍，不能章著于世，乃搜芷殘誥，與其補充大學生時所給麗字號綾牒，聯爲一通，以繼脩職迪功二誥之後，示諸子，且屬某識之。某竊觀先師黃文獻公之所題識，深惜傅氏之先懷才而不試，謂藻妙齡秀發，委祉宜有所在，今藻歷官禁林，講學東朝，拜監察御史，出守武昌，則其光顯前人者多矣。公之先見有若蓍龜，似無毫髮之差也。因不敢辭，本其世系，而詳書之。卷內有儒人吳氏誥尾，吳氏諸暨流子里人，大中之妻也。題識中所謂金昌年者，字壽翁，淳祐七年進士，有異政，其知慈溪也。膏浚慈湖，溉田千頃，民至今尸祝之。歲月未久，鄉人及無有知其名字者，故附見焉。

###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脩道先生胡公汲仲、巖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傅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巖南有異才，常游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宗籙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爲節義之士。胡公實巖南至交，而柳黃二公皆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唯岩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濂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龍，字子才，時爲嘉興路教授，仕至福州候官主簿，以終。初齋諱良玉，懷璞其字，衢州常山縣教諭，今翰林待制禕之父也。初齋乃梅溪之甥，金華俞恂，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所自云。恂來學經於濂，以濂常及洒掃，柳黃二公之門，裝褫成卷，俾題其後，義不敢辭。

俞先生墓碑

洪武元年八月廿有二日。元鎮江俞先生卒于家。先生年九十矣。鄉人學士。猶痛其卒之早而嘆恨。以爲失所師。九月十九日。葬于崇德鄉鳳皇山之原。執紼送者數百人。咸哀戚如喪其私親。先生善人也。德可師而文章有聲于世。故人幸其生而悼其死。既久而不能忘之。先生之先居溫之平陽。曾大父某。宋紹興司戶參軍。大父某。爲廬江令。始遷鎮江。父德鄰。鄉貢進士。趙魯公葵。開督荆襄。辟爲記室參軍。兼諮訪籌策。甚禮重之。宋亡爲元丞相阿朮。建行中書於揚州。徵爲左右司郎中。不就。以先生貴。贈丹陽縣尹。至元十六年。先生在娠。丹陽夢魯公與語。若有所屬。翼日而先生生。故名曰希魯。而字則用中也。先生爲兒童已卓卓不凡。羣兒誘之。遨譁不爲動。嗜學強識。年十五。繼喪二親。哀而不越禮。季父西發。未太學生。有學行。先生師之。復受學于陳公膺。志超氣明。融會濬發。名士多樂與交。年二十四。部使者以茂才舉。授處之獨峯書院。山長終三歲。移饒之長蘓書院。除慶元路儒學教授。教有方。士人服之。任滿。赴吏部。羣公欲舉爲國子助教。以母老。願得祿江南。辭。擢歸安縣丞。至則脩孔子廟學。化民出田養士。會海盜鹽官令民伐石以爲隄。郡吏議石盈五十斤。乃受。細石山積。棄不用。石湧貴。先生命民爲竹畚。居細石。如其數納之。價減三之二。民悅。稱便。他邑皆效之。歲凶。說巨室出粟振饑。夫督輸租稅于杭。俾倉吏先小民。後及大家。小民以不困。獄訟務致其情。囚廩乏。則與其僚爲糜更餉。陸江山縣尹。階從事郎。先生爲書本其風俗。申以訓戒。懸示民。民未久。皆從令。莫有犯者。部使者至。恠其無訟。密詰之道。尹善無異辭。乃悅而去。郡長吏。走

田屬縣境。歲遣家童徵租。田者告病。憚先生嚴明。逮去。不敢橫。丁生母憂。服除。改丞務郎。永康縣尹。嘗完廟學。如江山時。聘名儒相講說。民咸喜得尹爲師。里正保首繇于官者。前吏苛虐之。不得消息。先生令其半返舍。有徵發。則召。否。不復問。郡苻縣編役民之敍爲策書。先生聽民相推排。以貲力高下爲輕重。不使吏持其柄。吏噤歎。莫敢出語。豪民黃私洪之妻。與妻謀殺洪。環頸懸屋楣。詐爲自經。而亟焚其屍。吏以無可驗。弗之詰。先生聞。召洪叔父問之。叔父畏黃。不敢洩。先生令訴于部使者。請委尹鞫。即可明。部使者果屬先生。先生捕其二女奴。訊之。各引伏。妻與黃皆論死。先生學行尊。雖仕下位。公卿貴人皆敬禮之。行省每大比。輒延先生進退士。主其事者三。同考者四。其門生學徒。多貴顯于世。而先生年六十有六。猶爲縣令。至正十六年。乃上章請謝事。明年。詔下。以儒林郎。松江府判官致仕。皇上定都金陵。聞先生老儒。賜以粟。聘至。問政教之要。已而稱職辭歸。上官其孫桓。俾以祿養。恩禮甚至。先生於學靡不通。爲文宏厚凝樸。豐衍不窘。人多傳而貴之。而退然未嘗有驕怙之色。遇兄弟媼戚。皆盡禮。女弟贅壻求異居。中析其財。以畀之。旣析。以侈廢。復養之于家。無厭色。寬恕樂易。與人交。不求其備。而有善。必稱譽。使聞于人人。望之者。敬知之者。服久與處者。自以爲莫及也。先生將卒。以所著聽雨軒集二十卷。授子文圭。校遺脫。是夕疾作。舉手曰。吾三日人爾。如期問家人。以日早晏。皆對曰。五夜矣。強起倚桓背。執文圭手而逝。先生母王氏。繼母張氏。生母則周氏。俱封宜人。娶營田副使陳鈞女。封如其姑。先三歲卒。一子文圭。二女。適朱曷。張伯祥。孫男三人。長楨。天。次桓也。同知太原府石州事。次彬。孫女二。適鄭埜。葛鏞。曾孫男三人。女二人。初先生嘗



以銘墓屬其友之子王有壬。先生既卒，有壬曰：先生文邃德高，得名世人，銘斯可稱。吾其敢爲，乃狀羣行，而使桓來請。余曰：元之混一天下四年而生先生，閱九十齡而見其亡，始終哉！先生之於國也，乃爲銘曰：宋遷而南，土裂不完，百五十年始歸于元。先生之生，海宇宙一風氣混融，異才乃出，少觀其初，壯逢其康，九十年間見其興亡，事功失得，可悲可喜，誰實使然？肉食多鄙，豈不得位？位與才違，微出緒餘，爲世吏師，嘉績如雲，道則在此，奧論宏言，著于千祀。人壽之長，不與國同，或佐其始，或成其終，孰如先生與國均壽，壽則甚多，國則已陋，視國可悼，匪悼其身，後人來觀，元之壽臣。

礮磴子碣

礮磴子鄭氏諱斗，字德方，台仙居人。仙居有山高特者，曰石礮磴，而礮磴子適家其下。人以其德峻拔與山類，因號之曰礮磴子云。礮磴子少有偉氣，學書未成，舍去，攻醫以藥人病者，至視其貧，卽畀以藥，不問直有無。大疫起，比舍駢首臥，媼戚畏懦，莫敢顧。礮磴子袖醫出入疫家，躬和養治療，不少有倦色。人德之，旣而礮磴子益壯，乃更悔悟，謂吾先人本以儒顯聞，吾可易他術，墮先人名耶？以藥肆授族人之貧者，而刻志於學。凡聖賢經訓及古今成敗之籍，皆探究奧密，抉擿端緒，身由而志存之，形諸言動，文辭蔚然，有古風。正家睦族，具有典法，推其餘以周卹人，汲汲不厭。元至正癸巳，大旱，民或鬻子以食，礮磴子感之，擇腴田易粟富人，以賑饑者數百家，賴不卒死。後二年，海氓作亂，礮磴子率鄉人避其難，偕行者或攘人雞，礮磴子不忍責，私以貲償之。後咸悔戢，不敢肆盜發括蒼，將犯礮磴子鄉邑，礮磴子戴鐵帽，杖鐵杖，練習

里中子弟爲隊伍以備之。盜聞解去。守將知礪磴子才可用。遣使者持幣躋廬。起礪磴子謀其草事。礪磴子知亂不可救。拒弗納。已而元亡。礪磴子亦且老矣。遂隱不復仕。惟日推所聞知授其徒。同姓來學者。飲食之。礪磴子方嚴好義。有非義者。以禮開說。使入于善。故存而鄉人以爲師。旣卒。咸悼惜。以爲失所依。礪磴子年六十。國朝洪武十一年二月廿有七日卒於家。明年正月四日葬于七里之原。礪磴子裔出漢安遠侯吉。宋建隆初有名脩者。自永嘉徙仙居。歷十一世。至戶部侍郎雄飛。以文學發聞于時。台學祠六君子。戶部其一也。從子憲爲國子博士。遭亂死于孝。博士之兄慰。實爲礪磴子之曾祖。大父合。父樞。妣張氏。宋司諫次賢之孫。元慶元路教授國真之女。夫蚤死。以貞節稱。礪磴子娶妣兄之女。先八年卒。三男子。曰光明。曰顯。則曰光韜。顯則黃氏出。推擇爲縣弟子員。貢太學。選高等。以鄉先生張君熙狀請銘。余與台士游。固知其多奇才。晚乃得礪磴子焉。於是知余於台士。未足以盡交之也。銘曰。少而奇。壯勇於爲。愈老不衰。誰執其機。弗大其施。有積無虧。惟後之垂。

恭題賜和文學傅藻紀行詩後

新知武昌府事臣傅藻。以其爲監察御史時所受賜和紀行詩四首。視臣濂。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窺也。觀乎日月星辰之晦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也。觀乎草木蟲魚之生息。則知之。聖人天地也。其靜也與道謀。其動也與神俱。苟非發於言語文章。何由而見天地之心乎。臣獲事皇上二十年。睿謨英斷。雖非淺陋識所能知。至於求賢若不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熟聞者也。由此四詩觀之。望藻可謂甚切。而於

民事尤詳及之。庸非然哉。臣與藻同師。且同郡。識其爲人。嘗求其受知之故。蓋藻存心恕。持法平。其以御史使江淮間。紀行之詩。多寓諷諫之意。故上喜而和之。益可見上之待藻。與藻之事上交盡其道也。視夫導君以諛說。及與臣下爭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田里。久欲無言矣。以曾執筆繼史官後。敷贊聖治。職有宜然者。故爲藻書之。藻自御史轉太子文學。後復爲御史。遂出知武昌云。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濂題。

題樓時和勅牒後

宋之制羣臣有官勳者。其所受恩澤。可以及其子孫。又可推之於媼戚。其善善之長。抑盛矣哉。此乃義烏樓時和。以果州防禦使劉滌死事功。得補充將仕郎之牒。非特見當時制度。而先生之遺仁餘澤。猶可概見。後之觀者。寧能無所感乎。

趙使君像贊

宋之王孫。元之循吏。才優識明。政通民治。未老而歸。臨難不貳。懦夫觀之。可以作氣。

書劉生鏡歌後

伯夷。柳下惠。飭身制行。皆高於當世。然揆諸大中之道。或不能無過。故其流至於隘。與不恭。甚哉爲師之難也。近代以文章名天下者。蜀郡虞文靖公。豫章揭文安公。先師黃文獻公。及廬陵歐陽文公爲最著。然四公之中。或才高而過於肆。或辭醇而過於窘。或氣昌而過於繁。故效之者。皆不能無弊。惟先師之文。和

平淵潔不大聲色。而從容於法度。是以宗而師之者。雖有高下淺深之殊。然皆守矩蹈規。不敢流於詭僻。迂怪者。先師之教使然也。烏傷劉生剛。從余學。經爲文頗久。近製國朝鑿歌十二曲。傳於遠邇。士君子稱之。顧予豈能使生至是哉。實先師之遺教。被人深且遠故耳。余少於斯文。蓋有志焉。及今尤真知之。然後嘆先師之不可及也。後之有志於學者。非果有得於古人之法。烏知余言爲然哉。

跋鄭仲德詩後

浦陽鄭君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吳貞文公。又與余同。長而多髯。又與余同。不善飲酒。又同。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故余二人交最洽也。去年冬。余朝京師。仲德欣然與余同舟。游三吳山水間。起居飲食。無有不同者。仲德既至。喜斯游之美。發爲歌詩。以寫所遇。而余則入侍兩宮。晨趨而夕還。留數月。無一日之暇。卒不能繼仲德之作。心竊自嘆。茲遊也。幸與仲德同。而景物之佳者。皆爲仲德所攬結。余不獲效焉。何其異耶。及乎東歸。仲德累以爲言。余耄昏好睡。竟不能成詩。以與仲德相馳驟。旣而笑曰。物之同者。一則同。二則異矣。余與仲德方相與如一人。仲德之言。猶余之言也。何必出余之口。而後爲同耶。仲德之詩美矣。而余效而似焉。尙未免爲異。苟不之似。非自取異耶。多言以求異。曷若忘言而歸於大同之域也耶。仲德知道者也。必以余言爲然。

永康徐府君墓銘

君姓徐氏。夔友龍名。與字也。金華之永康所居邑也。諱興。諱盛。及正孫者。曾祖。祖。考也。翁氏。妣也。祇祇翼

翼人不見其怠容。兵亂家貲傾。瘁心勩力。營度綜覈。卒完以充。歎歲發餘粟。振里閭。溫而恭。好禮而文。遇士友有恩。其德也。七十有九壽也。元至正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之時也。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之期也。元統癸酉九月二十七日卒者。其配盧氏也。六十者。盧氏壽也。甲戌十二月二十日。盧氏葬也。義鄉岡谷之原。墓所也。道弘。道惠。道杜子也。張某。呂某。壻也。儔俊。供侑。福寧。孫也。椿。桔。棠。根。棋。音。木。儀。簠。敬。會孫也。今爲國子生。授保定稅課司副使者。棠也。去君之卒。一世矣。棠不敢忘。而圖銘以傳。其志事悲也。余與君同郡。雖欲辭。不得而辭也。銘曰。

墳籠軒記

泛浙河而南。舍舟登陸。有地曰漁浦。土沃以亢。池園樹林。碩美蕃茂。魚稻充羨。百貨之所趨。行旅之所集。聚似市而不澆。近野而不俚。故其人多優遊而好文。其尤以禮讓爲人望者。稱華氏。余自京師還。華氏之秀者曰拱辰。侍其父候于河滸。逆子至其家。館於賓次。率其兄弟庭揖畢。俯身自東階趨退。足武相蹈。不越尺寸。徐與之言。長少相顧。擇辭而發。懇然不煩。秩然不畔于理。皆良士也。視其室名。則曰墳籠。而予昔之所書者。拱辰謂盍有以記之。天下之物。取諸人者有盡。而本於天者無窮。能充天之所與。則得於人者。可棄而勿論矣。世恆知在外者之可樂。而力取於人。其受於天者。則怠而不顧。卒之兩無所得。而戚戚以終身。豈非惑哉。今華氏兄弟。以言乎爵。則未嘗仕。以言乎財。則非甚富。以言乎車馬衣服。則雅素儉質。與

凡民等。然入其門。則父子有禮。兄弟有恩。忿疾之聲。不聞于室。和煦之色。不絕于面。食力而趨事。安生以自適。雍容怡愉。不教而勸。而未嘗有資於外物。何必取諸人。而後可樂哉。其善充於天也。固美矣。天之所與者。至重也。苟善充之。雖困貧甚。天猶以爲貴也。不能充之。能位極乎崇高。天猶以爲賤也。若華氏之爲天之所貴者也。余安敢遺之而不錄乎。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右黃文獻公。乞銘於柳文肅公之狀。文獻公以學問文章名天下。此雖造次所書。而考據精詳。倫序不紊。事信而辭實。言遜而禮恭。皆可以爲法。不特字畫之美也。濂常執業二公之門。於是二公之卒已久矣。永念今昔。撫卷慨然。

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後

李烈婦墓文二通。余友揭君伯防。王君子充之辭也。烈婦死十餘年。二君文其墓。今又十年。而二君無在者矣。人生不足恃。惟令名可以無窮。覽斯文者。可不深長思乎。

象山王君墓銘

國朝平四明。蘭山民爲亂。寇象山。虜縣令丞據縣。及縣大姓王君剛甫。散家貲。率敢勇士。襲其營。破之。執縛魁酋數十人。跪于庭。罵曰。汝寇郡縣。囚命吏。劫平民爲害。罪當死。遂斬之。散其餘黨。迎令丞以歸。郡以其狀聞。詔賜白金二十兩。縣圖其破賊狀于鳳躍山佛寺之壁。是時朝廷聞亂。發近兵誅之。兵及境。欲屠

從賊者。會君已誅盜兵。乃解象山民數百。環君拜曰。微君。吾邑幾以不義死。由是君名聞浙水東。君諱某。剛甫字也。其先祖某。自昇遷閩。復自閩徙象山。曾祖諱子俊。祖諱文盛。父諱芝。季父芑。無子。君以父命後之。君祖父皆善士。世以貲聞。至君。尤敦厚。有氣量。爲學務達大意。能操縱。斂散。貲愈多。然好周施。喜士人。稱其義。元季。嘗以通蒙古書。薦爲慶元路蒙古字學錄。盜起黃岩。江浙行中書省檄君攝東門巡檢司事。攝六年。盜畏。不敢一人登陸。及君去官。東門被兵。民追思君。歌慕之。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二年正月某日。客死於京師。識君者。咸悲傷之。君娶葉氏。宋丞相夢鼎曾孫女。繼董氏。許氏。子男二人。用釜。好學。通詩。用釜。君卒後。乃生女四人。其二適林文孟。林起宗。二在室。孫男一曰帖。銘曰。

古重巨室。齊于世臣。望大聲隆。可以鎮民。民或思亂。伺隙以動。呵而止之。俯伏震忠。豈若細人。勞而少功。勢卑言輕。其誰肯從。海島之間。萬室蟄蟄。煮海樵山。易化難繫。世當治平。不敢躑躅。或逆其情。據扼阻兵。乘亂未弭。嘯呼以起。火矢風艘。人寇東鄙。君曰。島竈自投。釜中沸湯。方然。汝計已窮。怒叱壯士。盜不可長。縛斬轅門。以取峻賞。大兵東來。欲剗穢腥。聞難旣夷。飛書大庭。函金走驛。一日千里。旌爾義勇。以勸來者。父老相攜。環拜于塗。非君有爲。幾受盜汚。鳳躍之山。圖畫君像。此則其藏。過者稽顙。

李信甫墓銘

建業有篤行士。曰李君。諱汝成。字信甫。居家能惠其鄉。信其朋友。遊京師。卿大夫皆重之。勸之仕。不聽。竟歸賈六合市上。物價減。恆市人之半。客遺錢五十緡而去。遣人追之。不及。抵其家。授之人以田宅來粥。于

直視物倍問故則曰欲子孫久守之也年七十以元至正戊子八月日卒于家君娶郝氏再娶吳氏年五十無子或謂施金簡浮屠像當得子既而夢神人授二粟後十年連得二子長曰讓次曰疑郝生一女適句容王某孫男四人曰某某某君之先太原人曾大父某徙潤大父大振遷建業縣曰上元里曰李岡大振曰此符吾姓宜居遂居之通術數父義亦善士子疑好學行義儒生稱之以某年月日葬君子某所來請銘疑言不妄古所謂視其子知其父者疑與君之謂耶銘曰

不汲汲於名終以善稱不斷斷於得終以貲贏人維其然故有合乎天噫彼力爭而智取者曷不視乎斯

### 栖雲室記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爲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峯卒而廬亦頽壞中峯之孫用庵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峯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禦燥濕閱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而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奚爲而久棲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爲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儼於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



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間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於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煥館。敷金碧而炫丹瑤。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兔已遊于寢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栖雲之室。絜量大小。何啻岡阜之於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爲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皆中峯也。大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徒。苟有志於道。孰不可爲中峯哉。尙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六

## 芝園續集卷第六

### 麗水黃府君墓銘

元至正中。天下方晏然。麗水黃君與可。獨憂以爲大亂將起。著書十篇。言政治闕失。其悉曰。能用吾言。庶可採。不然。莫及矣。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四方。君卽詣使者上之。不聽。歸臥于家。後數年。亂果作。山東李國鳳。經略江南。見其書。歎曰。經濟器也。致書辟之。卒不起。年八十以終。君諱許。與其字。上世多仕宋。不顯。七世祖太學生師恩。與兄讓財。以義稱。祖國華。父昶。年十七。舉于鄉。補大學上舍生。君蚤孤。知自刻厲。讀書攻舉子業。試弗利。棄不復視。慨然慕聖賢之學。習五經。約知其說。尤深於易。旁通諸家言。目別彙分。咸得其統緒。狀貌敦碩。髯垂至膝下。談辯古今事。得失成敗。如身預而目覩者。部使者行縣。執賓主禮。請見。奇其才。數欲薦之。謝不從。惟推所學。與其徒相講授。性剛嚴。逢人不能爲卑辭媚色。不慊其心者。遇諸塗。不正視。然養母恭敬溫和。極能適其喜怒。母卒。廬墓在石壁之下。遂別號石壁山人。讀四書著類觀。讀易著大意。讀書詩著總斷。他若制度文爲之說。咸有所述。所爲文通若干卷。其於義理蔚如也。未卒時。自爲挽詩。謂將死。旣而病。歎曰。生而無愧。吾榮也。死而無虧。吾寧也。遂卒。時至正壬寅四月二十八日。後六年。爲吳元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于葉術。君娶魏氏。子男二人。文彬。文奎。女一人。適梁某。屠出也。孫男四。

人曰夢池、夢庚、夢裴、庶孫夢池以能文辭名。仕皇朝爲秦府紀善。階將仕郎。女一人。適湯住。曾孫男四人。曰綸、維、綱、絳。君沒葬已久。夢池持狀以書拜泣曰。先祖旣不得志於當時。倘不圖其存於後世。是生死不遇也。烏乎其可。余曰。君雖不顯其身。而有孫以昭揚之。斯亦可謂有天道哉。銘曰。

大亂之生。其端孔微。不有君子。孰爲蒼龜。未形而言。昏愚攸諱。幸水未泮。視如平地。政闕教墮。安能久存。天塞其聰。有言莫聞。言之在予。從違者人。人之方迷。聖賢所難。叶遺書不亡。冢孫是紹。載德昭聲。是謂天道。

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諡文肅議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大和於生物之地。置大肅於成物之時。蓋鬯達茂遂之極。非濟之以至嚴。則盛者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於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降之以霜露。沍之以冰霰。使昔之驕虛暴溢者。一旦收斂。縮閉。折挫。而無遺。寓深愛於至畏之中。萬物莫知其所由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爲教也。惟人也亦然。導之以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之而化者。春之和也。臨之以儼恪。以摧其惰慢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其邪僻之心。不怒而威。不言而厲者。秋之肅也。育才莫善於和。成德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教乎。元故翰林待制浦陽柳公先生。負瓌雄絕特之才。畜峻大剛方之德。發而爲文。則沈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遂直。意色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爲師。而不戾俗以爲異。所至以教化爲重。而不阿世以爲同。起爲人師。人造胄子。周旋禮樂之署。統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關

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臣勁氣直辭可輔彝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而燕處凜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恆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亦亡時異典誣節惠之禮未舉門人咸喟歎而稱曰士有易名況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爲稱先生之德宏深博大茲不敢擬議然表見而易觀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諡之例以文肅定諡如何衆咸曰允哉遂諡曰文肅云洪武十年春三月己卯朔前某官同縣門人宋某謹議

### 風門洞碑

神者變化不測之謂也凡不測之所必有神司之天之高且明不可測也地之廣且厚不可測也故天有帝地有祇嶽鎮海瀆其崇深幽險曖昧惚恍不可測也故皆有神爲之主名山經所載五千三百七十山其神有龍身而馬首者有牛身而足貳首而馬尾者有身如蛇鳥而豹尾虎齒者雖譎誕難徵然不可測之所其神亦變恠無常要不可以常理論也金華縣東南五十里有山曰風門山有石洞洞之戶可入二人其內晦如漆人怖不敢往以石投之有聲礚礚然莫測其所底止風蓬然從中出襲人毛髮盡豎鄉民異之意其必有神歲時禱祠之多應因號之曰風門洞神久而神與人益習因降于巫言生四子皆爲神民信之遂卽洞西一里所西溪之原爲祠以像神及所謂四子者其來蓋已久元至正丙午夏旱民皆走祠下爭舁其像以歸像至之鄉雨隨以至否則只尺不相及民益大驚不敢慢而琴山里浦二處之民事神尤謹惟恐失其意初里浦民嘗有神次子像靈甚至是歲琴山民迎禱之得雨而里浦不雨里浦人

曰我神也。奈何澤琴山而遺我乎。遂欲昇去。琴山民亦曰我神也。神澤我。我未有以報。請緩之。相持者頗久。不能止。則與之盟曰。天雨。則以神歸我。已而里浦果雨。歲以大穰。乃還神於琴山。於是琴山之民。思報神惠。復刻木爲次子別像。而請邑士王閔。碑神之休烈。植之祠下。明年。琴山有秋。而西溪螟爲災。西溪民疑新像與碑不利也。怒沈像於水。而碎其碑。沈像之歲。西溪民大疫。死者十七八。神降言。將盡殛西溪民。民惶懼。殺牲叩首。請爲像以贖辜。像具。將樹碑。而文已毀。琴山士愈慶。乃來言其故。請文刻之。噫。斯事亦異於常理矣。然非果異也。木石之性。久而不散。且能爲災警讐人。況大山穹谷之靈乎。其能出雲雨爲休祥。不可測度。固其常也。民祇奉之。至於爲祠設像。亦事之必致耳。夫豈不可哉。或與之抗。則過矣。準禮山川能澤物者。則在所祭。如神者。澤茲邑之民。而享其奉。非濫也。宜也。爲之民者。烏不敬乎。係之以詩曰。風門之山。蔚穹窿。羣峯左右翼。且宗勢若萬驥環一龍。帝恐地軸膠不通。爲鑿巨竅貫其胸。復驅后祇叱豐隆。手鼓大塊噓雄風。至今山竅如截筒。有風冷然出其中。下深不測上無窮。幽惟宜爲神所宮。惟神受命于祝融。身騎赤虬搖綠鬚。四子夾馳乘四熊。川君水伯扈以從。或珥青蛇持兩縱。或撼鼉鼓或震鏞。欽陰條陽互冥蒙。喜則吐雲怒流虹。山民駭瞻增敬崇。殺牲奠酒陳微衷。願施霈澤回秋豐。伐山築祠溪水東。彩楹畫棟屏則彤。縣民歲時來會同。攜核扶耄如聚蠶。蒲伏裸獻罔不恭。有不恭者殃厥躬。神爲帝臣。秉大公。願恢至仁。綏九農。聖經國典祠有功。功高施博名必鴻。鐫辭廟門玄碑穹。著祥昭異警羣。豐千秋萬祀爲神雄。

柳氏宗譜序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遷時。有名鑄者。扈從來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生監。蘊。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男金。高郵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爲翰林待制。以文章名天下。門人私謚爲文肅。有子三人。皆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墜。歿後三十又七年。而介孫穆。書其始。徒傳緒之詳。列爲譜圖。持以示濂。濂泣而歎曰。天道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濂少時。幸執弟子役於公門。公之爲人。其崇深。閱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愨。怒氣不形於色。惡聲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耳。世之妄議。恆謂賢者言論。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抉發至理。所爲與造物者爭強。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爲其後。是殆不然。天惟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爲之政。以遂天之生。爲之教。以輔天之成。爲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而不能自力。姑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盛矣。固可以見天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德。積久必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興其間。然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可忽哉。

文說贈王生黼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

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弗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爲本昌爲源博也。彼人曰。我學爲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爲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爲正。訓詁難深爲奇。窮其力而爲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止乎此也。及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爲道。而驗其恆。蓄之爲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道果至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燁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織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世也。今之爲文者。則不然。僞焉以弛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禁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繇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脩。而欲脩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破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箛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爲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

德涵沫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之惑也。聖賢之爲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爲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邪。不浚其源而揚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槁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爲而後可爲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爲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取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賁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呼。吾何由而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爲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黼。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爲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 太初子碣

宋之德深遠矣。暨其衰微不振。人能取其國而不能絕其子孫。百餘年間。顯官名士。森布於天下。當世稱多才者。歸趙氏。此豈人力乎。非天曷能致此乎。吾與浦江得太初子諱良本。字立道。其裔出於周王元儼。至太初子十世矣。太初子六世祖士翮。爲處州兵馬鈐轄。高宗時來遷睦。卒贈武節大夫。武節之子武義。卽不玷。復自睦徙浦江。高祖武經郎善近。曾祖武翊郎汝坦。祖崇。後父必俊。自祖以下。始不仕。皆以儒名。至太初子尤異焉。太初子少時好讀書。從學于鄉先生吳貞文公萊。通經史大略。不喜專精爲章句。有得



諸心輒見於行事。其言纒然可聽。其爲家以禮。取友必君子。凡所友者。言譽惡諷。終身不變也。妹歸樓氏。喪夫。二子楨。楠。幼。樓氏族利其貲。欲以計奪分之。楨愬官。未報。夭死。長老有閔。是婦子者。爲言于縣。縣擇可託孤者。皆曰莫賢於太初子。且其兄也。可任。縣籍其貲。貝土田。符太初子主之。太初子視孤甥如子。旣長。授以其籍。絲髮無所私。太初子行方嚴有度。柔仁者。咸慕與親。剛愎者。惴憚不敢過其門。翰林待制柳文肅公貫。太初子父友。雅愛太初子爲人。命從朱先生震亨遊。朱先生老儒。通醫術。最嚴毅。不許可庸俗士。獨樂太初子。盡傳以其術。太初子謂吾欲及物。而患無其道。今乃得之。遂發其術。濟病者。甞人來問藥。與畢麾去。不取賈。監察御史聞太初子精於醫。薦于朝。授以醫學正。太初子笑不就。而太初子之嫡亦且長。於是太初子謂曰。兒善治而家。吾將休矣。遂闢一室以居。研摩養生之說。朝夕粥一器。不御鹽醢。蔬葷。盛暑不簷浴。烈寒不附火。踰三十年。無懈怠。至老須髮不少白。人望之。以爲真神仙人。而太初子亦若有所自得。人莫測也。洪武六年。太初子卒。年七十。先卒之一日。坐床上。謂人曰。明日良。吾將歸矣。顧稚子取筆與簡。預書斂葬儀曰。衣我褚衣。屨我緇屨。屨二量。宜用弊者。無華侈汗我。至日晨興。冠衣正坐。啜一食。斂手瞑目。撼之則逝矣。二月十五日也。三十日葬于華表山之原。夫人戴氏。先四年卒。合葬焉。太初子嫡曰友享。孫曰季昇。季昱。曾孫曰同璿。同珪。同璣。濂。交。太初子翁季間最久。法當銘。銘曰。人之將寐。昏氣乘之。形體神疲。不能自持。矧惟死生。世之大事。誰能而忘。談笑而去。猶太初子。脫然天遊。與道始終。知命不憂。曷由致斯。其欲甚寡。形且頓忘。孰不可舍。世之鄙夫。雄傑一時。疾病之臨。鼠伏狐悲。

太初之道。匪神匪僊。充乎兩間。無後無前。

元故朱夫人戚氏墓銘

夫人姓戚氏。諱某。字某。婺金華人。宋朝奉郎。知袁州事。如琥之曾孫。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宋祥之孫。貞孝先生紹之女。年若干。歸義烏朱君元。踰若干年。喪其夫。三子皆幼。時宋亡。爲元盜起。旁縣焚廬。舍剽劫。家單甚。夫人艱勤悲悴。事舅姑無怠容。遇諸子有恩而嚴。少子嘗戲取人一鷄卵。夫人怒曰。是乃所當取耶。笞而責還之。稍長。遣從許文懿公游。督教愈於夫在時。粥斂釧資之。俾無倦懈。父老病殊殆。迎以就養。烹藥進食。不寐者三月。留十年乃終。不以喪葬累兄弟。出私貲爲具。女兄歸朱氏。蚤死。夫人育其三孤兒。長兒亡。又撫循其男女。爲擇名族嫁娶。族女貧不能行者。必以貨助。婁家得子多溺死。以倫理訓誘。俾勿溺。資以粟帛。里中人德夫人如慈母。夫人與娣姒和。視娣姒子猶己子。御媵婢仁而威。聞夫人警效。咸肅畏。譁者止。惰者執業以俟。久而知其可事。多終身不忍去。夫人春秋旣高。三子冠裳翼然。須髮頰白。升堂奉觴。以次爲壽。諸婦孫男女數十人。列侍左右。懽愉竟日。年八十時。嫗連賓客慶問者。以千計。夫人讀書史。爲人言。皆有詞采。可稱述。壽八十有七。猶康彊不衰。旦起盥櫛。召子孫來前曰。吾殆死矣。就枕熟寐。日晡遂卒。至正丙戌五月九日也。十二月某日。遷朱君之柩。合葬某里東山之原。三子長曰震亨。有學行人尊之曰丹溪先生。次曰巽亨。次曰蒙正。皆善士。孫男五人。嗣衍。嗣洪。嗣紀。嗣湜。王汝。孫女十人。皆爲巨室妻。曾孫男二人。文柏。文楮。女子三。一適人。其二在室。夫人卒三十五年。嗣紀以狀拜泣曰。夫人於朱氏

爲賢母。宜得銘。余曰。嘗聞丹溪言。信然。丹溪學可師法。觀丹溪。可知夫人賢。觀夫人。其子之賢益可徵。余奚由讓銘曰。

詩稱賢知。多本母氏。史傳子輿。三遷是紀。仁猷義訓。與性皆成。導之爲善。川赴木升。少闕其端。愈長滋戾。曷若夙教。圖難於易。有儒丹溪。行介德方。匪惟師承。惟母之良。祇率慈惠。具有典則。尊章歎咨。遐邇遵式。黃髮朱顏。眉壽樂康。環珮紳綉。秩其盈堂。善慶孔多。澤則在後。後人勿忘。頌儒之母。

雲寓軒記

閩士張君仲育。學道龍虎山中。扁其軒曰雲寓。人聞而疑之曰。異哉。張君之名軒也。夫蒼然而在上者。太虛也。寓乎太虛者。雲也。雲之爲物。一氣上升。初無定形。當其始生也。勃焉如烟。鬱焉盤旋。或搖曳如帶。或縈結如蓋。或超舉如鴻。或變化如龍。倏然而雨。天下忽然而不見其迹。雖雲亦不自知其聚散起滅。爲何如人之望之。一息而萬狀。惚恍而不可爲像。今張君乃欲取以寓其身。不亦異乎。或聞其言。又疑之曰。是知雲之起滅。而不知外物之起滅者也。知張君之寓身於雲。而不知其寓意於雲者也。彼世之紛紛糾糾。朝崇而夕替。驟往而歛。還毀譽榮辱之出於人者。其變亦多矣。獨何異於雲乎。人惟不知其然也。故竭智畢力。終身趨走。汨沒於其間。而不之止。若夫知道之士。則不然。其視天下之物。舉不足當其一顧。至於身亦自視如委蛻。其去留之際。不繫繫於物。與浮雲無異。蓋其所得者深矣。今張君獨知之。而以雲寓名其軒。庶幾達生者之所爲。彼烏足以知其意哉。或者聞其言。又疑之曰。是求其外而不得其內。泥於迹而不

通其道者之論也。夫有道者用於物而不蔽於物。自恆人而觀。雲則雲而已。自有道者而觀。舒之周徧字內。斂之不見豪髮者。非道邪。澤潤四海而不以爲功。與天並存而不知其所終者。非道邪。衆人資其惠而不能名其德。功成則退而不底滯於用者。非道邪。是則張君取雲以寓意者。有在矣。彼烏足以知之邪。且天地之初。未嘗有雲之名也。非特無其名也。而亦未嘗有雲也。非特無雲也。而天地亦未始有也。陰陽判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雲生焉。人見其巍且高也。從而以天名之。見其卑且廣也。從而以地名之。見其細縑無窮也。從而以雲名之。是則以天地名天地。以雲名雲者。亦已寓矣。況復取雲以名軒。不猶寓之寓者乎。而人又曉曉焉而辨之。非惑邪。吾聞龍虎山中多異人。廣成子。安期生之流。時往來其間。張君試見而問之。果孰爲雲邪。孰爲寓不寓邪。必有以語張君矣。又安知不疑吾言爲妄邪。三人者退。張君識其言。屬筆於予。請書之坐隅。

###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願方略何如耳。濂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于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蔽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俛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絺繪以爲言乎。卒

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啄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郢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鹵澀。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爲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脩官。以贖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卽以平仲應。詔旣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題余廷心篆書後

右四大篆。幽國忠宣公余闕。爲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獎厲甚至。且各書齋扁爲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荆楚之域。皆爲僞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糧絕。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懼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君臣籍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

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爲合肥人。翰林學士金華宋某謹題。



#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七

## 芝園續集卷第七

### 恭題御制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奉天門。權給事中林廷綱等陸人。以歸省其親爲請。上欣然可之。明日。陛辭。上親制勅符諭之。且命人各書其副以歸。廷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旣而廷綱嚴裝成卷。以示臣濂。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待重臣。當授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堯之命九官。周康王之誥君陳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而有此賜。誠古所鮮有也。小臣膺此賜。或有之。然昔時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綱之賜。出於上所親製者。無有也。親製者。或有之。求其誨諭諄切。其望深厚。猶父命子。如廷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上之待廷綱。可謂至矣。廷綱宜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思乎。昔者處乎閭巷。而齒乎恆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烏可不盡心也。上之望廷綱者。以忠爲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所。能盡。必也至公而忘私。徇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上之寵榮。以夸其鄉邦。是恆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前某官臣濂拜手謹題。

### 題王氏桃源圖後

在宋盛時。四明桃源王說先生。以學行名東南。今相去三百餘年矣。其諸孫敬止。繪所居之地爲圖。求大



夫士歌咏之。復徵予言之。古者賢子孫之於其先。思其所嗜所樂。及其居處。今敬止思之。不可見。而寓諸圖畫。猶可也。而奚以人之咏歌。語言爲哉。先生道德著當時。名稱聞於後世。固不待人之言。從言者足以不朽。於先生亦無所益。而況不若先生者乎。敬止苟欲顯先生之名。則先生不待人之言而已傳矣。苟欲明其先之有人。而爲身榮。余將有說焉。豪傑之士。不繫其先也。尙矣。在乎自力而爲善耳。古之爲賢相者。莫過於伊尹。傳說而二子者。卒然起於畎畝之間。未聞其先有若其身者也。爲賢人者。莫過於顏閔。孟三子。而其父祖若顏路之流。初未嘗如三子之賢。三子豈踐乎先人之末耀。以成其名哉。自致之耳。苟待先人之名以成名。則士之無聞者衆矣。今敬止而欲繼乎先生。學先生之學。行先生之行。斯可矣。奚以人之言爲哉。而言者復咕咕然辨桃源武陵之得失。不亦勞矣乎。敬止賢者也。於予言必有取焉。

元故慶元路經歷劉君墓銘

予侍講禁林。有少年生。持銅刻名印來謁曰。禮。劉氏子也。問承徽行江西。過故人家。得范金圖記一。六面皆有視之。則先生名與字具焉。問所由來。欲以奉先生者。死已久矣。禮竊恐棄置。謹貿以獻。予辭謝。不欲煩人。生拜不肯起。予旣勉受之。生又拜且泣曰。禮願有請也。幸先生無詎。禮贛人也。生十年而先子亡。先子之亡。今二十有一年。禮孤也。早。先子之徽行。不能悉知矣。所僅知者。倘又不屬立言君子以傳。則禮何以爲子。禮之先子。少有志事功。特以遭時艱難。屈於小官。竟不克施以卒。旣不克施矣。而復不得垂姓名於久遠。是生死不遇也。禮竊懼焉。願先生惠賜之銘。言已。又泣且拜。予起立答。領其羣行之辭。會考禮事。

嚴久未暇述。生請如是者四三。益勤不怠。今年生除龍江宣課司副。又來速曰。非先生銘。禮不能一日忘而去也。遂序而銘之。君諱明德。字作霖。幼有氣尚。若欲有爲者。不肯躡庸人後。爲舉子業。專攻春秋經。晝夜磨督不暫輟。傳注數十萬言。歷歷記憶。倒舉可成誦。期以此致功名。嘗曰。使我爲某職。如此爲某職。當如彼。若素爲之者。至正庚寅。會江西大比。君曰。此非吾時邪。卽束書往赴之。時有司以程式去取。君言時務。落落動人。見者咸縮手出舌。然卒以此不中。君感憤歸。閉戶讀書。益奮勵不衰。攻諸體詩。精敏數出新語。又善字畫。飄逸有風韻。由是聞縉紳間。廣東宣慰使興都刺。艷君名。薦爲雷州路儒學教授。君爲教官。立規條戒訓。率先諸生。講說自身及家之道。殷勤懇飭。聽者忘倦。海南之言有師聽者。必曰。劉先生劉先生云。君旣善爲職。聲問日著。由雷州超授慶元路總管府經歷。綜挈名實。事集無滯。上下信服之。未幾。東境盜起。勢搖郡邑。君卽解印歸臥於家。脩竹樹田園。爲終老計。至正乙未五月。以疾卒。上距生年延祐丁巳。壽三十九。君之先。真定藁城人。祖浦。隱不仕。父巨。瑞州路總管府推官。遂居贛之贛縣。君娶廖氏。生子男子一人。禮。女二人。禮卽請銘者。能自奮繼其家聲。旣塋君於貢江之水東原。今以才俊仕。君子謂其能子。銘曰。

志之隆。祿則不豐。才之良。壽或不長。果孰爲之。嗣人其昌。

元故處州路青田縣儒學教諭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植。字國輔。其先虞姓。居越之上虞。宋建炎間。遠祖從福遷台。臨海之靖安鄉。至汝揖者。避難而以

黃易虞。今遂爲黃氏。曾祖玠。宋宗學諭。積而能散。人稱曰佛子。祖居正。朝奉郎。父潯。母陶氏。府君十歲而孤。母夫人授以書詩。輒能省解大意。嚴自脩飭。不與羣兒出遊。家人皆異之。其兄曰樟。曰彬。以文學名。皆爲郡教授。尤屬愛甚。日夕相摩切浸灌。稍長。遂刻意爲學。名聞參出二兄間。甫十一。薦紳美其才。補上蔡書院直學。旣而郡守趙君鳳儀。欲辟爲掾。力辭之。後調青田縣儒學教諭。迄不就。年五十有二。無疾而卒。府君爲學。以六經爲本。以躬行爲務。以文藝爲末。始以此自爲。亦以此淑諸人。問之。無不知。考其終身。無所愧於其言。其居家。延師闡齋廬。教族人子弟之貧者。歲饑。則爲糜道傍。以食餓夫。鄉人爭曲直。不能決。相率叩門以質。府君曰。甲理是。乙非。各悅而退。用是學者稱之爲鄉先生。細民稱之爲善人。娶杜氏。於夫於子皆盡道。年七十有二而卒。而六子勳。烈。杰。熙。熄。皆士行。六女適陳。又琥。葉。起。子。陳。學。詩。戴。夢。祥。周。應。顯。鮑。可。殷。又皆不媿於士族。於是知府君之善教也。及府君歿三十餘年。而孫男之多。至九人。曰垣。陸。童。厓。厖。墅。姓。垓。孫。女。五。人。其。二。亦。適。胡。宗。銓。吳。貫。而。曾。孫。男。又。五。人。曰。鏡。鏞。鏗。鏗。鏗。於此又知府君之德厚。而後人之盛。未已也。嗚呼。爲善者。固不慕乎名。則人何所勸乎。故徇勳之請。敍而銘之。府君卒在元至正甲申五月丙甲。葬在庚寅十二月甲甲。杜氏之卒。在丙午九月丁亥。其合葬。以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甲子。墓在闔岸之青鼎山云。銘曰。

學弗於文。維本之敦。行弗隨于人。維天之循。維其循乎天。叶有熾子孫。人勿求乎君。盍求諸身。

自昔真主之興。天必生異常之才。以備其一代之用。外之則有貔虎之士。奉命秉略。爲之鞭驅僭叛。汛掃六合。內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爲之謀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贊御之屬。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飭。小心而盡職。雖曰善以類應。非天命孰能使然哉。皇上肅將明威。致虔天討。於四方江淮之間。豪桀魁壘之士。翕然附從。指顧叱咄。戰勝攻取。無不得意。及功成業定。上公徹侯。甲第相望。輔相侍從。皆當時之賢。而於近侍之中。又得供奉司令杜君安道。而益知其他之皆然也。安道自上之興。持刀鑷侍左右。未嘗暫違。凡上征吳越。略淮楚。攻齊魯。汴蔡。舟車所臨。四五千里。虜僞王。斬驍將。以百十計。帷下之謀。籌策之筭。安道皆得身從而目見之。安道性慎密不泄。動稱法度。爲上所信任者。二十二年。由尙冠郎。改御用監令。至今官入內廷。行步可數。言語敬恭。唯恐有絲毫過謬。出殿門外。要官勢人之前。如不相識。一揖之餘。不啓口而退。故上每稱侍臣之忠謹者。必以安道爲言。今夫天下之官。受祿於朝者。孰非仕哉。蓋有終其身沉於下位。欲覲清光而不可得者。縱得近輦轂下。有願承一顧之恩。而不可得者。安道乃得侍上。而見稱許。雖曰慎密之所致。又豈非天哉。安道其益勉之可也。余官在太史。事上者亦二十年餘。安道既以其字名堂。復願得予文。以識遭逢之盛。夫稱天命以紀載。國家人材之美。予之職也。乃爲之言。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成。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

爲二矣。能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爲尤信，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神之說，及親歿，三年之服終，猶哀慕如初喪。因卻酒肉，弗御。每旦滌豆邊，具果蔬，爇香，籲天，徼冥福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滌事。時盛冬冰沍，有金色魚者三，入汲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缶，寘香几上。閭里人聞之，相攜來觀者，充其庭。皆揖信夫而揚言曰：今茲大寒，魚潛不見，操罔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得之，豈非天以旌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昔文臣貴者，章服嘗用之。信夫子孫，其有興者乎？於是又皆揖而賀。信夫卻立而拱曰：吾子道之未盡，安敢言孝。苟以爲天之賜，滋不敢承。乃致祭而投諸井中。愈虔事天之禮。又七年而後卒。既卒，其鄉人呂山見之於上真觀，衣冠偉然。若神仙中人，已而過問信夫，則信夫死矣。厥後其子浙江鹽運使繼道，以才德顯，累官太常卿、吏部尙書。轉僉北平按察司事，以至于今。階入三品，黃金橫帶，爲時能臣。由是其事傳于四方。士大夫咸咏歌之，而嘆異之。嗟夫，信夫以孝事親，誠格于天，而天以魚旌之，能養神而神全不散，死而人或見之，斯二者，乃常理爾。又奚異乎？今繼道之顯融固宜也。以魚數占之，顯者殆三人乎？繼道其一矣。在其子與其孫，蓋未已也。昔者卜序白華之詩，不特曰美孝子，而必稱美其潔白。今其詩雖亡，而賴有序存，故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余竊取是義，而具論其事，以序呂君孝感之詩，使觀者未見篇什，而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備矣，在作者之自取焉。

吳下道士陸永齡。好養生之說。別號曰菊泉。徵言於予曰。永齡聞菊之爲華。得陽氣最盛者。古人謂之日精。屈子好神仙。賦遠遊。嘗餐其落英。後世有飲南陽潭水。而得上壽者。則菊誠可以延年也久矣。永齡誠樂而慕之。故以菊泉爲別名。先生以爲何如。余曰。菊固可以延年也。雖然。吾觀昔之神人。若廣成子。安期生之流。至今數千載。猶時時往來東海諸山間。凌日月而薄陰陽。視天地如一粟。以千載爲俄頃。其壽可謂長矣。其人初曷嘗餐菊飲水而致然哉。亦善於自養而已。夫人備五行之氣以成形。形成而精全。精全則神固。誠能體乎自然。而勿汨其中。勿耗其神。勿離其精。以葆其形。大可以運化機。微足以閱世而不死。豈特致上壽而已乎。雖然。此道家之說也。吾亦有所謂不死者。書契以來。可謂久矣。凡聖賢豪傑之士。至今儼然具乎方冊間。其事業可爲世法。言語可爲世教。國用之則興。家用之則和。人身用之則修。或反其道。敗亡可立見。自今而往。天地無有窮也。其壽亦無有窮也。豈廣成安期之儔所能及哉。又何以菊泉爲哉。永齡年少好學。苟未至於此。亦當以廣成安期自勉。無以菊泉爲足恃也。吾之身善治之。可以亘終古而長存。與三光俱不泯沒。不能養之。特蚊蚋起滅。甕盎中耳。豈不惑哉。於是永齡謝曰。先生教我矣。請書之。而願學焉。

鄭氏喜友堂讌集詩序

余自禁林致政而歸。久不與諸友胥會。悵然而興遐思。洪武己未秋八月壬辰。胡教授仲申。朱長史伯清。蘇編脩平仲。及金徵君元鼎。咸集於麟溪鄭氏。余同劉繼至。鄭氏之賢太常博士仲舒。置酒讌客於喜友

堂。蓮豆孔秩冠裳有儀。揖讓興俯翼翼如也。蓋余與胡鄭朱三君自弱冠爲同門友。今皆頽然老矣。蘇君生雖稍後。亦嘗爲同朝。追計昔時各廩祿仕。不獲卮酒爲驩。凡二十餘年。今者幸遂家食。或居異邑。或相遠二百里。皆得與之周旋於尊俎間。則夫斯會之同。豈易致哉。於是獻酬樂甚。酒酣鄭君爲詩十四韻。以慶會合之情。出示坐客。坐客先後倚韻而和之。遂聯爲卷。俾能詩者續焉。嗟乎。余數人。老者年逾七。次者六十有奇。又其次者亦越五十春秋矣。獨二生爲最少耳。又越二十餘年。少者當愈長。老者當愈衰。未知復何如也。然則今日之樂。其可數遇乎。是卷也。豈特可識一時之樂。後乎斯者。誦而歌之。必將慨然有不及與之歎矣。洪武十二年秋九月甲午。前翰林學士承旨宋某謹序。

和鄭奉常先生讌集詩韻

我生空負月臨奎。余生辰月直奎宿。占者爲文學之神。文學何曾遂昔期。柳子未成非國語。匡衡徒患作人師。探珠赤水

欣同調。結屋青蘿得所依。泉石要爲中世托。姓名豈料九重知。東西御饌嘗分賜。出入天門更不疑。虎籟秋嚴威閃閃。龍樓日轉影祁祁。年華自覺隨流水。造化誰言類小兒。別夢屢形分講席。歸田一似舊游時。常隨采藥衣霑霧。幾度尋花屢帶泥。投老幸知同臭味。此生端不慕輕肥。芳筵夜秩栝行數。絳燭春融客醉遲。一代耆英都在坐。百年文獻欲還誰。獨憐鄴下支離叟。莫鬪長安絕妙辭。賴有西風吹酒醒。搔頭向月謾賡詩。

#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八

## 芝園續集卷第八

###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於恆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況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爲封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環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曾祖妣女真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遊學成均。通春秋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五年。上疏請脩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曆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使。盛服稽顙。登降有容。觀者稱爲達禮。御史大夫雪雪言。



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藁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爲集賢直學士。希學爲祕書卿。遣使者卽藁城起之。公至燕都。處盜毛貴犯畿甸。且逼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社稷宗廟。俱爲存亡。烏可棄而它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尙書。知貢舉。時四方士避亂多集都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權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帖木爾納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及中丞袁渙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爲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不就。復以公爲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廩祿。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膳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它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爲掩覆。計度一以誠信。豐下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丈夫子九人。長卽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贊其季也。女一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訥。

曰證曰某某女五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于京師上寵錫之甚厚以袁渙狀來請曰先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于來世人其謂何濂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爲萬世師廓幽昭潛雨施日輝功加堯舜位則不有斂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君相望自侯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袞衣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敦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人爲秩宗左禮右樂格于幽明上下允若亂兵趨燕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焯焯如虎如貔盜遁難夷公實啓之關陝之間將驕胥噬彼謀不臧以水止潰公謂元戎世方興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爲禍將迨身云何弗歸璽書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謨敷聖之道土宇日隳位其可居退脩于家琴瑟詩書皇明御極取聖爲則陟降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承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昭績垂聲後嗣是式

觀音石贊

虎林翁君祥卿得圓石一大可五六寸上現圓通大士妙嚴寶相坐寶蓮華善財童子合爪侍側蓋大士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大則示化身於陀怛洛迦山小則寄影像於一木一石不假人爲自然天造無非自慈愍中發現祥卿因請濂作贊以顯神功以示闡提生我悞者贊曰

玄黃既肇分。白石卽受質。斯時未有佛。云何能應現。千劫皆佛化。難以時節拘。劫初與劫終。常居寂光上。石本無情物。其頑無與等。初無感通者。云何佛示像。微塵刹土中。塵塵皆是佛。有情與無情。本來同一體。諸佛亦無數。動曰那由他。云何圓通佛。獨此示神變。圓通於支那。夙有大因緣。所以不會捨。如母之憶子。如來談諸相。皆是虛妄集。云何自着相。曷以釋迷網。由相以悟性。正如指指月。見月指則忘。寧有繫執故。以此四者觀。唯知佛願弘。聖凡盡融攝。調御菩提心。假石顯云異。超出思慮表。既非圖繪力。又匪鐫勒功。幻成妙嚴相。七寶作瓔珞。瞑目結跏坐。正以慈愍故。用警闡提者。徒爾增我慢。當知神通力。乃復有斯事。始悔未見時。口出不淨語。如仰首唾天。唾還着面故。愚癡誠可念。寧忍加斥逐。我願大地人。無不知三依。見石非見石。見佛亦非佛。但見無量光。各自心中發。徧照十方界。明如日月燈。十方諸品類。盡得諸佛智。

夕佳樓頌

夕佳樓在虎林西山中。去城僅五里所。文明海慧法師始作之。法師修習西方觀。想當日如懸鼓時。必面西作禮。舉唱佛號。滅妄歸真。不使毫髮散亂。其命名夕佳。雖取陶潛氏語。意蓋他有所屬也。法師之子具庵。公復能丕弘父業。法華一宗。恆籍之爲大法船。獲濟度者甚衆。具庵以樓徵文。爲述頌曰。

大雄妙嚴清淨海。攝受無邊有情衆。衆生念念在散亂。猶如火生積薪間。儵忽起滅不暫停。乃以神通方便。智教之繫念專於一。惟彼西方安養土。無量壽佛之所住。琉璃宮殿黃金地。九品蓮臺池中生。衆鳥寶林能演法。極樂永斷一切苦。其土正值日沒處。衆生知用日爲觀。舉頭見日如見佛。閉目盡明了。佛

光解破諸暗故。心定如山不可移。性中如如顯日相。四教修行隨解進。能想所想各異證。三藏有見皆生滅。通則無寶如幻化。二教皆以事定故。別知本性元是佛。次第觀中可馴致。圓門妙解。自然殊。心具一切依法。以具緣。卽心日現。法界心起法界日。此則名爲空假中。非三非一。卽三一。用智破惑。顯自性。猶大醫王出良藥。入口熱惱變清涼。種種觀法。斯第一。粵從大法來真丹。修者習者無量衆。冥觀如來親接引。身乘七寶金剛臺。一彈指頃生彼國。海慧尊者發弘誓。嚴潔斯樓建道場。每當山氣夕佳時。遙注西方作禪觀。尊者行成生上品。有子夙具大乘器。本性之日常在目。妙瞳光明時發見。我生本是菩提種。誤嬰世網未解脫。暮年遭此殊特事。如飲醍醐生慶快。願結樓煩淨社緣。西向落日志心禮。唯心唯色妙難思。當處顯現無非佛。

### 了圓銘

嗣漢天師張真人。字初。築室龍虎山中。修鍊瓊丹。動靜兩忘。已而神聚氣凝。混合爲一。至和塊圪。返乎太初。真人旣獲觀內景之祕。因題其室曰了圓。所以識也。玄貞道士爲原玄牝之旨。而勒銘曰。高上洞玄。陽陰之根。凝和攝真。是謂崑崙。中有三關。七蕤守闕。上絕霞表。下淪洞冥。遡而索之。黃房絳庭。靈明潛通。空澄淨泓。真人之居。規中爲城。龍帔鳳鳥。靈裙飛翻。左挾元英。右衛白元。仰睨太朦。噓氣成雲。化生萬神。合妙爲真。昇真玉虛。朗契洞清。哀厥下士。籠穢莫澄。神隨形化。降于北陰。迺勅雷電。指麾六丁。授以赤書。制魄攝魂。還乎混沌。閉絕九門。南陽熙真。爽朗秀英。三靈發曜。八素啓瓊。出入泥丸。翺翔紫清。

羽葆先導。懸臺後登。與天爲徒。振古長存。

濂既作是銘。或謂假象取喻。而多庾辭。曷若著明言之。嗚呼。斯豈言之可明哉。然而人身之內。有至虛焉。絲絡之所羣湊。命蒂之所由生。不倚八偶。巍然中居。此謂神之庭。氣之母。真息之根也。人能存神於茲。則性自復。養氣於茲。則命自正。神與氣未始相離。分之爲二。合之爲一。其殆化源也歟。然欲了之。則未易爲功也。烏之伏穀。不足以言溫。陶之烹瓦。不足以言凝。鑑之照形。不足以言明。勝是三者。庶幾氣神混合。自然成眞。而猶未忘乎迹也。蓋有非神之神。而行乎九天。非氣之氣。而超乎九地。方所不能拘。小大不能計。而了之名。且立矣。了之名。苟未泯。如隔紗縠。而觀明月耳。著明之言。固無越於此。然亦精粕而已爾。士苴而已爾。何足以言了哉。或者一笑而去。因不欲棄。而書諸銘後。

趙子昂像贊

文運中微。頽波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天人之表。帝王之孫。麟游鳳翔。珠明璧溫。歷試中外。遂居禁密。其名之升。與日同出。彼檢邪者。腐鼠敗豚。何能病公。臭穢自聞。三百年間。西東萬里。雄鳴一代。如公者幾。公貌如玉。公文如金。變化莫測。照耀古今。

吳道玄觀音贊

觀音妙智力。頓超塵沙界。吳生縱善畫。徒能具凡體。我假六神通。欲寫光明藏。須彌以爲筆。太虛以爲紙。經歷無量劫。但成一隻眼。此眼若開時。十方俱照了。一塵一沙中。有皆觀自在。

雲谷偈

雲出谷中境也。氣之所寓也。道陵師沙門也。其以雲谷自號。是寓乎寓者也。若以一眞法界言之。凡所寓者。皆妄也。況妄之人妄者乎。一旦心空法空。則諸妄皆眞矣。何雲谷之有哉。爲說偈以明之。偈曰。

白雲出空谷。此是山中境。上士以自號。是心隨境轉。我日本無雲。雲出亦非谷。終日徧太虛。不着於一處。我心能轉之。一一皆自在。此爲空谷義。上士當聽聞。聞聞了不聞。頭頭皆是道。苟着於口邊。但見谷中雲。初如一縷絲。漸成兜羅綿。敷布於四方。遂成澤物功。此是第二門。初非眞實義。勿謂老書生。妄意談般若。



#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九

## 芝園續集卷第九

###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濂自休致以來。頗一至杭。憩永明慧日峰下天龍寺。與永明相去不五里而近。其主僧月舟禪師行滿。要濂出游。寺乃唐天龍尊者駐錫之地。宋乾德三年。吳越王錢氏爲建寶坊。因名天龍。王之女曾刻木作觀音像。畀之。至今猶存。大中祥符元年。改額爲感業。建炎三年。毀于兵。元泰定元年。擇基於寺南一百步。仍重建寺曰天龍焉。寺後皆山。相傳爲越王臺。奇石峭秀。如瑪瑙森列。從寺西斜迤而上。僅三十步。小塔出灌莽中。蓋藏天龍舍利處。又斗折而北。入妙莊嚴境門。又西行六十步。平巖幽邃。鑄成無量壽佛像。塗以黃金。累甃爲洞戶。作欄楯護之。香華之器。咸刻飾。像右刻般若心經。繫以太平興國六年。左峙石洞尤奇。傍勒饒雲齋三字詩一章。不能全辯。嚴前地夷曠。月舟云。疑此卽寺故基。柱礎尙在。竊按錢氏造寺。在太祖乾德二年。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方納土。上距建立之時。已一十七年。又三年。方有刻像。未必其初置寺於此也。又東折二十步。有慈氏如朱。暨天親無着侍衛七像。其莊嚴一如無量壽。又東折三十步。又有寶陀大士像。石壁上刻天龍寺光明石六字。月舟云。石能夜現光恠。故名。其莊嚴一如慈氏三處。仍勒佛號於石。以金填之。濂旣周覽。徘徊太息。願月舟問其故。月舟云。斯事甚異。國朝洪武七年秋七月十又一



日野燎發延及寺。山風挾之爲聲勢。光焰射天。黑煙已罩殿廡。行滿大懼。向木觀音像哀號。期與殿俱燼。或力解之。乃脫三衣。祝而焚。已而反風滅火。繼之以雨。明日行山中。藤蔓榛棘。蓋幻爲灰。始見石像呈露。或井沒塵土間。行滿驚喜。爲之剝剔。深滌。命工繪飾嚴護如此。實其年之冬十月也。先是有神光起寺西四十步。久而愈明。因掘地驗之。獲石觀音像。昇歸奉之東廡。旱潦疵癘。禱禱立應。由是依歸者衆。寺得重振。逮今五十六春秋矣。今諸像畢出。似非偶然之故。然寺無一肘之田。每乞食以爲養。而黑白之衆。幾二千指。非繳靈於大雄氏。其能致然歟。不可無以示來者。明公以文辭爲佛事。願爲書諸碑。仍累甃爲室。以障雨風。使與石像同爲無極。不識可乎。濂聞佛之肖像。古無有也。有之自優填主始。東土衆生。競則効之。恆聚土以擬梵形。或謂土不能悠久。復易之以木。又慮木可致朽。而更之以石。石固堅矣。亦難期於無壞。乃因山而鑿之。庶幾與天地同畢。大則數十尋。小則六七尺。在在有之。如來以慈憫之故。感其精誠。時變幻景光。以歆動之。錫鬘卮胤。無所不至。誠難量功德海也。雖然。天地亦一物也。物必有壞。唯本然之物。佛超絕萬彙。而不可以成壞言。人具有之。而或未能思。故濂之爲此記。使讀者內觀之。所重在此。而不在于彼也。寺之興復。別自有記。非像之所繫。茲不詳書。

大慈山虎跑泉銘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游茲山。樂其靈氣鬱盤。縛庵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自師之來。我等邀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嶽童子泉當

遣二虎來移師無患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趨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大師諱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臨濟玄。趙州諡。南泉願。嚴頭森。雪峰存。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嗚呼。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尙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日。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嚴戒有道之士也。亟要濂觀泉。且被法衣。率其徒同舉梵呪。久之泉聲沸而出。若聯珠然。已而微作湧勢。濂心異之。定嚴遂來謁。銘銘曰。

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氣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誰信清冷。生於虎蚤。山后川君。與道爲謀。肯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旣留止。化泉爲雨。式沛且旁。潤于千里。幻此荒墟。遂成寶坊。羣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猶能類象。來游來咨。如山答響。伐祀雖邈。聲華弗虧。至今草木。尙被餘輝。我於世緣。逢觸輒礙。泉特相知。戲萬珠璣。擾擾征驂。風埃渺瀰。有素者衣。化而爲緇。願挹才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

### 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古浮屠之道。以堅忍刻苦爲先。故其慮澄欲寡。而入般若爲最易。所以雲居誨人爲己。不貪世榮。翠巖日走。聚落食或不繼。此無他。重內而輕外也。濂今得一人焉。曰寶林桐江師。其視榮名利養。亦澹然無動于中。瓶鉢之外。絕無長物。所服布袍。或十餘年不易。臨歿。緹那來發遺篋。欲行倡衣故事。唯紙衾一具而已。大笑而去。嗚呼。據位十刹之間。而履行危峻若此。視翠巖雲居。其爲人也何殊。可不書以爲學佛者之法。

乎。師吳氏子。世居嚴之桐江。故因以爲號。諱紹大。父善。母李氏。師神觀孤潔。不樂處塵壙中。一觸世氣。唯恐有以澆之。入同里鳳山寺爲沙彌。稍長。祝髮升壇。納滿分戒。私自計曰。化龍之魚。肯於蹄涔求生乎。卽日杖策而出。上雙徑山。謁大辨禪師陵公。公據席攝衆。道價傾東南。一見師。大喜。授以達摩氏單傳心印。相與詰難者久之。師退。復自計曰。如來大法。天地所不能覆載。其止如斯而已乎。遽辭去。歷三吳之墟。宿留建業。經匡廬。泝大江之西。還止湖湘漢沔間。名伽藍所在。必往參焉。諸尊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師復慨然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公。公俾給侍左右。師益加奮勵。脇不沾席者數載。朝叩夕咨。所以悟疑辯惑者。無一髮遺憾。遂得自在無畏法。陵公喜。傳授有人。每形之於言。時東海歟公。以天目嫡孫。唱道淨慈。爲法擇人。如沙中淘金。鮮有慳其意者。會藏室闕主者。乃曰。必如大兄方可耳。師乃起。蒞其職。尋以心法旣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竟。手繙具藥。寒暑俱忘。每夜敷席於地。映像前。長明燈讀之。一大藏教。凡陸千二百二十九卷。閱之至三過。遂皆通其旨趣。師之志猶未已。儒家言及老氏諸書。亦擇取而播磨之。自是內外之學。兩無所愧矣。元之至順壬申。廣教都總管府新立未久。宋諸輿論。命出世嚴之烏龍山景德禪寺。興廢補壞。善譽流衍。至正辛巳。行宣政院遷主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寺近郡城。十有餘里。而城中爲廉訪使者治所。持節而來者。多朝廷老臣。及文學之士。休沐之日。恆入山。諏詢內典。故持法者。頗難其人。自師之至。若貴若賤。若小若大。靡不嚮風悅服。四方學子。翕集座下。甚至無席受之一時法會。號爲極盛。戊戌之秋。院中復徇羣請。移住義烏雲黃山寶林禪寺。師堅不欲行。使者凡三往返。然後承

命明年己亥八月朔。覺體中不佳。至第七日。日將歿。鳴鼓集衆。告以永訣。卽斂目危坐。或請書偈。接筆擲于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邪。儵然而化。服沙門衣五十八春秋。享報身壽七十有四。越五日。行闍維之法。獲舍利羅如紺珠色。齒牙貫珠不壞。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藏焉。師廣額高眉。正容悟物。使人妄意自消。生平以弘法匡徒爲己任。敲唱雙舉。鍾鼓交參。未嘗少懈。有求文句者。操筆立書。貫穿經論。而歸之第一義諱。間游戲翰墨。發爲聲詩。和冲簡遠。亦有唐人遺風。至於有所建造。斲石連甃。躬任其勞。以爲衆倡。手未嘗捉金帛。悉屬之知因果者。或尤之。則曰。吾知主法而已。嘗患滯下疾。拭淨不忍用廁紙。摘菽葉充之。其刻苦蓋人之所不能堪。非見解正力弘量。豈易致是哉。三會語有錄。其上首弟子兜率行勤。已爲編集行世。永明戒茂復以塔上之久未述爲愧。乃數來徵濂銘。濂昔見師於金華山中。共蠅頭細書。戲問之曰。師年耄矣。其眼尙如月耶。師笑曰。賴有此耳。別後。復錄近作詩一卷來寄。師之意似相知者。濂自後奔走西東。弗能再往。今師則不復見矣。因從永明之請。歷序師之苦行。并其證悟之深者。勒諸穹碑。假佛法而饜貴富者。過而讀焉。其有所觸也夫。銘曰。

夫辨之道白如日。一照便入光明域。幻爲嚴瀑瀉千尺。珠璣散落龍爲惜。寶林師子亟返擲。歷編名山絕爪迹。大海震蕩接天碧。鹹味由來同一滴。三藏玄文密如織。映燈夜讀廢寢食。差別從今會于一。欲求隻字不可得。三鎮名山道充斥。太空無雲雷下擊。龍象人天俱辟易。孤高有同泰華色。茹苦不翅餐崖蜜。偉哉德人麟鳳質。特爲時來誰復識。長風滿水口。口。感古思今意何極。

故金處士墓碣

予精神既衰，囊筆橫硯，諱言作文事。忽同郡金生仁泣而請曰：仁之先人，善裝襪之藝，嘗獲私於執事。秦漢以來，金石刻，悉畀之交，疊無跡，而匡郭合度，執事爲之喜。每延譽閭右之族，先人每歸言仁，雖在鬢亂中，耳熟之。迄今弗忘。先人年五十二，不幸以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終，久未克葬。今以國朝洪武某年月日，窆于某山之原，執事儻存夙昔之故，哀而銘之，雖死且不朽。復泣不止，予曰：爾父子知之最詳，何忍靳一言，不慰其九泉下邪？爾父諱永，字仲明，幼從許文懿公游，長贅女氏，遂襲爲其藝。余忠宣公來持部使者節，命治法書，悅之，篆山堂處士四字以賜，人以爲榮。爾父沈謐，有守人也。且鑒辨名畫，絕精，以運筆柔勁，設色明晦，定其久近真僞，多服之，無異辭。今亡矣，可念。爾父世姓劉，避錢鏐嫌名，更爲金。婺人也。曾祖榮，宋雷州通判，祖曄，某官，父祐，元白鹿書院山長。爾父故衣冠裔也，故與他裝襪家不類。君子之澤，其有可徵哉？娶王氏，生子男三：仁、寶、安。仁卽求文者，女二：歸張讓、張弘，孫男八人，女六人。銘曰：藝之懷業之良，藏諸密，名弗逸。

元故王府君墓志銘

余來讀書浦陽江上，凡遇醇厚之善士，必禮貌之，又稍與之游。縣之深溪，有王府君，系出義烏鳳林。先世嘗有顯者，府君雖肥遯不仕，其爲人也，好善，鄉人服之，至不忍欺。歲儉，出粟貸人，不求其息，或屢不能償，又復稱貸。府君亦從之，人笑其迂。府君曰：吾誠迂，彼豈有餘力而不我歸哉？人有鬻產者，必增其直，以足

其意鑿石鍊灰以腴椽者。既卽府君山復飲食之而始收其利。寡人無田。藝富民之田而中分其粟。乏力者粟輒不登。在他人必易藝者。府君卒不變。人笑其愚。府君曰。我誠愚。教吾子孫爲寬仁之人耳。里有池塘。延袤可二十畝。其二婚家力爭之。數訟于有司。不決。府君慨然曰。所貴爲士者。能爲閭井解紛耳。況與之有連乎。乃取內子金條脫。質錢若干緡。刺羊豕以合之。酒半酣。捧錢而跪進之。各驩然而忘其訟。向之笑者。至是咸服。府君爲有德君子。愧曰。吾儕小人。焚焚爾營營爾。安足以窺其中哉。予嘗與府君合飲香嚴佛祠。旣稔聞其善行。數審視之。其衣冠不詭于人。其發言和而有則。其飲酒至百觴不亂。且執予手曰。子文辭誠美矣。惜不識酒中之趣耳。予爲之驚喜。嗚呼。此豈所謂醇厚之善士者非邪。府君晚年。以家事屬諸子。幅巾杖屨。夷猶大山長谷間。秋髮繽紛。儻然如物外人。年七十三。忽嬰微疾。呼家人謂曰。吾將逝矣。爾等當法我儉勤。更效同里鄭氏九葉聚居。吾瞑目泉下矣。言畢。形神乃離。實元至正辛巳八月十五日也。壬午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大槎山之原。距家西三里而近。府君諱澄。字德輝。其姓王氏。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鄭周二氏。子三人。子覺。子麟。子偉。皆周出也。子麟出於仲父汶後。孫八人。應。念。憲。懇。勲。慶。恐。恩。女三人。義門鄭渙。同里周資。張侃。其婿也。曾孫二十人。澤。涇。浙。江。溫。淇。浩。瀏。溶。瀾。潛。淪。溥。肅。沈。淦。涯。泓。濠。涓。女五人。未行。嗚呼。大樸之散久矣。嗜利之徒。唯思肥己而瘠人。恨不搯其亢而盪其腦。尙有如府君者乎。勒石墓門。用以爲勸也。銘曰。

行修於身。惠洽于人。名行乎薦紳。天之報施。裕其後昆。合筵而食。以孝義聞。斯何愧於樊張之倫。凡樂善

者。視茲刻文。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姑蘇幻住菴者。元普應國師中峯和上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旣得法於高峯妙公。唯恐人知而挽其出世。深自韜晦。往游三吳間。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又入嘗憩閭門之西麓。見松檜蔚然成林。問名於居人。則曰。此雁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鴈蕩山。乃應真諾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興邪。吳士陸德潤聞其言。遽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孟頫爲扁之曰棲雲。國師趺坐其中。而問道者連翩而來。至於五百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趨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咸具。乃請名於國師。國師曰。澄澄水鏡。能規之幻體。昭昭影象。所現之幻跡。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儕依此如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之定叟泰。荆南之鐵印權。冀北之指堂。月號爲一時。麟鳳咸集。輪下。幻住之名。籍籍於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瞿靈發延主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避走南徐。而向之相從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素掌庵政。相守於寥莫之濱。自時厥後。二師復入寂。立之徒。滿源止。止之徒。用庵照。補苴罅漏。而思繼承爲尤謹。元季兵亂。一旦蕩爲塵埃。而不可致詰矣。用庵日憂之。圖爲興建之計。僅四三年。皆次第就緒。而復國師舊觀。實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會濂朝京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爲請。濂聞國師之道。東行三韓。南及六詔。西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躡屣擔登。咨決法要。然其心未嘗自以爲足。屢卻名山而不居。飄

蕩窮崖孤洲之上。誅茅結廬。在在以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大道。必夙植福緣。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所激。欲以身捍大法。俾之去澆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繩。木茹澗飲。夙夜究明本心。其亦可謂無泰於國師孫曾者乎。嗟夫。諸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爲記。

### 余氏宗譜序

俗之不美。有志者鮮也。今世之士。論法道不古若。則以無位爲解。及旣得位。卒不能有所爲。豈特無位之罪哉。先王經天下之法深遠矣。大者信非無位之所能行。至於族師閭胥之事。獨不可推行於州里之間乎。州里之間。苟未暇爲。獨不可行於同姓之親乎。爲士者布海內。而無救於俗。由是知今之士多無志也。吾嘗損益周制。可以化同姓者。凡月之吉。長少咸會於先祠。拜謁畢。齒坐。命一人庭誦古訓及邦法。誦已長且賢者。繹其義而諷導之。書會者名于冊。再會使互陳其所爲。其行有孝弟忠信者。俾卑且幼者。旅拜之。而著于名之下。有悖戾之行者。命徧拜羣坐之尊者。以愧之。而亦著于其名之下。踰月而能改者。如初。否則擯不使坐。踰年而不改者。斥勿齒。同姓之人。疾相撫。患相拯。貧相賙。死相葬。老弱癯殘者相養。祭酺相召。昏嫁喪災相助。不能然者。不使與於會。斯數者。非甚難爲也。而人咸莫能爲。謂有志者鮮非邪。誠有一人爲之。衆見其善。必效之。效者愈多。則所化者必愈遠。因以美天下之俗不難也。惜乎吾未之見也。學於吾者衆矣。吾未嘗不語以其故。金華俞生恂。其可語者乎。俞生之先。以書詩世其家。擢科第者。先後相



望生之父大有尤好學。譜其同姓之親以聯其族。生繼成之。益脩其遺文。甚完。譜固睦裕之本也。然無法以行之。安能久而無懷乎。欲其久而無懷。舍吾言不可也。吾是以有言焉。嗚呼。恂苟能行之。孰謂有志者之果鮮哉。

###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佛法之入中夏。始於漢明帝永平八年。此說殆非也。中夏知有佛。蓋已久矣。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爲築中天之臺。列禦寇之書所載。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不明言其爲佛。其事固皆佛也。況乎天竺室利房等持經來秦。而始皇謝去之。漢武帝詔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甘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多見佛書。哀帝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屠經而還。是則明帝以前。經之與像。中夏皆有焉。至於永平以後。而其教法始恢弘耳。然而中州之人。奉佛者雖多。江南塔廟。則自吳大帝赤烏四年。康僧會所造建初寺始。婺之浦江。從仙華山降勢而下。其東支蜿蜒而來。曰龍峯。峯之麓。龍德寺在焉。乃法壞禪師道場。初名乾元。宋大中祥符元年。更今名。嘉定中。寧宗親書寺額。以賜之。寺無碑碣可徵。不知何時建立。相傳爲赤烏中。予竊惑之。僧會之化。方行建業。而浦江在千餘里外。何緣遽有興闢若事乎。乾元乃唐肅宗紀年。以年名寺。其殆或肇于唐歟。寺廢將圯。元大德九年。住持僧善興及其徒永鎮。悉撤其舊而新之。先是龍峯之上。有塔七成。宋天聖三年。僧咸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則捐錢五十萬所建。至是亦一新之。且造塔院一區。湧殿飛樓。雄麗華煥。爲一郡

佛宮之冠。歲時祝釐。縣之諸浮屠悉萃焉。元末兵亂。一夕皆爲煨燼。寺之二比丘至德。守約。盡然傷心。乃台謀曰。前人之功。吾儕不可不繼也。而力未能徧及。宜先其大者。以爲衆倡。樂善之士。豈無從而和之者乎。於是黜衣縮食。重剏大雄殿五楹間。其廣一百一十尺。深比廣。網二十尺。崇比深。復網其四十尺。經始於洪武九年之十月。落成於十三年之三月。匠以日計者八千米。以石計者一千錢。以貫計者五千。而所就之夫弗與焉。二比丘以成功之孔艱也。欲使嗣人知所保護。介予學子吳誠來請記。嗚呼。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其化度前後。固不可以詳知。而先儒則謂穆王之世。中夏已昉見之。越一千六十餘年。至明帝法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餘年。至吳大帝。江南方知有佛。祕藏之莫顯。至道之難聞。亦已甚矣。今也祇園梵林。交接乎東西。琅函玉笈。充牣于左右。則其證脩宜若易易然者。而闡提之人。猶日衆多。自非僧崇其像。變宏侈其寶坊。何以新其瞻視。而祛其疑妄者哉。此二比丘所以協力起廢。而不敢緩也。真如妙智。含生本具。當有繼軌轍而興事功者。不數年間。一復大德。舊觀。予安敢謂無其人哉。故因作記。特稽佛法緣起。而嘆其不易遭逢。意將起人之敬信。苟謂泛引而續言之。非知予者也。係之以詩曰。

西方大聖天人師。降本垂迹攝羣機。五色神光貫太微。九龍行水香襲衣。六齡寂默和天倪。明星一出絕去來。大音演法寶華垂。像教東漸自蒼姬。祕藏弗顯味若黦。後千餘歲寢光輝。白馬馱經息鴻廬。從此祠廟覃夏夷。仙華名山如曳旂。青龍東逝勢欲飛。穹塔爲角卉木鬢。掩映樓觀聳巍巍。髣髴兜率中天移。劫火洞熾風鼓威。盡化丹躡行荒樞。二十見之心酸嘶。欲符西土化人爲。彈指勿使神鬼窺。四阿凌虛截絳

霓一倡當知百和隨。千楹萬礎列參差。行看規制踰昔時。調御丈夫示弘慈。擿埴索塗哀世迷。手擎日月耀九馱。疾步長趨絕險巖。歷劫難值心勿疑。浦陽長江流渺瀰。江水可竭道無虧。興作起壞屬之誰。尙告繼者徵斯碑。洪武十三年夏四月八日。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縣人宋 撰。

#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十

## 芝園續集卷第十

賦詩

崆峒雪樵賦

見翰苑集

飛泉操

浦陽玄麓山有飛泉。濂與鄭源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誰斂我牛。覆謂我汗兮。移彼上流。具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憂。

青山辭

青山崔崔。白雲溶溶。我凝其中。仙人所宮。風馬雲輿。霓旌羽幢。游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忡。我本金華。牧羊之童。口誦藥笈。有聲如鍾。震撼岩壑。無礙不通。謫居下土。黃塵濛濛。五色之文。布滿西東。秋高露滿。陟彼危峯。呼吸元氣。精神內融。嘯傲萬物。後天而終。

題方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予十年不作詩。見方壺子此圖。不覺逸興頓生。會仲修請題。欣然命筆。第塵土襲人者久。殊不能佳耳。詩

曰。  
飄飄方壺子。本是仙者倫。固多幻化術。筆下生白雲。白雲縹緲間。拔起青嶙峋。似是朱湖洞。笙鶴遙空聞。豈無許飛瓊。烹芝噲華芬。鍊師從何來。面帶山水文。相期守規中。結庵在雲村。心游象帝先。神棲太乙根。我啜上清訣。衛以龍虎君。內涵玄命祕。一氣中夜存。行當去採藥。共入無窮門。

題李白觀瀑布圖

長庚燁燁天之章。精英下化爲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萬丈掛石梁。下馬傲睨立欲僵。聳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朝上皇。宮中賜食七寶床。淋漓醉墨交龍襄。人疑錦綉爲肝腸。麾斥力士如犬羊。營營青蠅集于房。金鑾不復承龍光。并州可識郭汾陽。不可丹陽逢永王。大風吹沙日爲黃。酸狹哀啼聞夜郎。蒼天欲使詩道昌。頻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覓延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冠雲爲裳。授以藁笈青琳琅。蓬萊屹起瀛海洋。羣仙遲汝相徊翔。誰將粉墨圖纖緗。顧我一見心徬徨。詩成仰視天蒼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哀王御史詩并序

鄉先達監察御史王公餘慶。字叔善。仕元至正間。赫赫有聲。持節廣州。卒。且葬之矣。後爲亂兵所發。適三衢徐煥自韶移守是州。而東陽趙侃方知印廣東行中書。於是合謀改葬城東悟勝寺之原。實洪武庚戌三月三日也。予旣從侃請。大冢其爵位姓字。刻之墓門。復爲詩哀之。哀之。所以歎鄉學之凋謝。而斯文之

無係也。煥字炳文。侃字希賈。皆義士。云詩曰：剪紙難招御史魂，蠻煙瘴雨但空墳。縱然有石題新冢，誰守揚雄死後文。

送黃仲讀東還故里

瀛黃文獻公老門人也。嘗恨無以報深恩。一旦諸孫視從予學經。爲之喜而不寐。會其還家覲省。賦詩十  
四章爲贈。然絕吟事者已十餘年矣。詩曰：

我昔弱齡時。輒侍而翁游。經畝日耕概。藝圃兼旁搜。泰山一以頽。欲仰將安從。豈意麒麟兒。復出樹水東。  
爾年踰貳拾。文采照青秋。燦燦五色錦。孰肯眞道周。一朝捧貢函。羣彥讓先登。氈墨新題處。祥雲爲之升。  
南宮雖免試。成均復漸摩。庭中傳且葉。幾厭寒雨多。天子坐法宮。詔緝金匱書。爾獨當青年。執筆與之俱。  
九天游降勅。持經贊藩王。出入禁闔中。衣分沉水香。有時獻新文。踈誦黼辰前。帝曰爾小臣。才思何蟬聯。  
聲名落人間。一如潮水生。蛟龍助氣勢。坐使汀洲平。雙親在烏傷。不見今三年。青宮爲奏請。卽日乘舟旋。  
願我髮種種。與爾會神京。懸燈青照夜。不翅父子情。別言不忍出。況復爲新吟。吟成意莫盡。一字一寸心。  
別去期早來。立業繼而翁。翁名亘天地。不見初與終。持此贈爾行。權發龍江塵。官書有嚴程。勿戀故山薇。

蛟龍春曉圖歌并序

句章王君景行嗜學好修之君子也。其所居曰蛟門。正臨大海。巨濤春撞。頃刻萬變。平旦東望。霞光燭天。  
紅日大如籀。冉冉上升。誠海東第一偉觀也。王高士叔明爲作蛟門春曉圖。景行出以示予。使人飄飄然

有凌三山跨十洲之意。故爲賦長歌一篇。而於神仙之事獨多云。其辭曰。

瀛海無垠。波濤吐吞。涵浴日月。三契鬼神。怪山如雲。自天墜。萬丈壁立。蛟爲門。南有金雞之俯啄。北有猛虎之雄蹲。值瘳颺兮奮揚。束怒潮兮騰奔。擲玉毬兮干霄。麗輕霧兮飛塵。雪山冰厓之可怖。可愕兮。帆檣簸蕩不可遏。恍疑下上於星辰。晨雞一鳴。海色白。層霞絢彩。光如璫。縱橫閃爍。縛不定。每神推上黃金盆。靈境飄搖在世外。髣髴直至樽桑村。何人結屋於其間。云是甬東才子開瓊關。雲間吹簫雙鶴下。坐聆環佩聲。珊瑚有時共談三十六洞之祕笈。綠文赤字可以鑄蒼頑。猿拾花兮春片。魚泳書兮晴灣。日媚嫣紅。桃點點。風入涼翠。松翻翻。中襟濯盡萬斛之黃埃。子不知聲利是何物。便思紫府躋真班。黃鶴山人列仙儒。九霞爲冠青綃裾。手提五色珊瑚株。出一幅真形圖。令人毛骨動颯爽。思乘灑氣超清都。清都中有十二樓。住來盡入瓊姬儔。金符玉節錦臂鞬。白台度曲彈坎伏。雙成按拍歌莫愁。我愁正孤絕。我興欲飛越。矯首東望神光發。蓬壺春淺舊草殷。麟洲芝生翠環結。我愛仙人萼綠華。面如蓮花雙鬢雅。幾年相期飯胡麻。至今不徠雲路遐。何須龍虎鼎中求丹砂。何須天河穩泛牛斗槎。但令坎離交媾翻三車。氣毋不動生黃芽。我賦蛟門歌。細看銅狄時摩莎。長繩孰爲羈羲娥。白石應酒金還磨。不學長生將奈何。不學長生將奈何。

和蘇編修游東明山詩并簡同游諸友

東明勝槩實佳哉。圖畫天然八面開。雲影入簾紛似絮。樹光染袂碧於苔。學書猶憶臨池寫。采藥曾經帶

雨栽祗爲魚龍期變化。致令猿鶴互驚猜。數莖白髮雖侵鏡。百鍊丹心不作灰。中使傳宣承顧問。東朝進講每低徊。月移禁掖藏書署。花壓瀛洲視草臺。豈意衰齡霑異渥。因茲勝賞得重陪。丁寧杉桂無奇句。約束溪山屬駿才。倚杖指林尋故跡。賜衣濕雨借新焙。叶名編遞玩叢如。筍嘉卉當筵粲。若盃松鼠恣窗行。且假山禽窺客去。仍來但知笑齒時。頻啓何事愁腸日九回。寄語山靈休厭我。有花莫待作詩催。

游仙篇贈鄧尊師

往歲鄧尊師以高行道士。被召至京。寵遇優渥。遂留主祈禱之事。蓋尊師通混元大道。而尤加意九還寶丹之法。數著奇驗。役使鬼物。特其餘技耳。於是不還龍虎山中者頗久。饑曹以其事上聞。詔許之。尊師來別。且徵予片言。夫道貴於無名。奚假言宣哉。予方溫繹真誥。輒擬羣真倡咏之體。造一章以遺之。方壺真人必颺然笑云。是夫也。何其狡獪之若此邪。詩曰。

真人契玄冲。翻翻冷風俱。游行一炁中。流耀周人區。丹雀銜白環。來授寶祕圖。內藏炎靈方。欲采三素腴。鍊成赤明液。鬱華凝黍珠。蒼龍爲濯氣。上玄來辟非。將期學真侶。度之升紫虛。自知滯塵凡。何能應玄符。頗聞琵琶峯。肉芝發瓊苓。玉掌如嬰兒。列日暴不枯。定當分刀圭。成此列仙儒。

題宗忠簡公誥王黼特爲少宰書名誥上

青城妖祲連雲赫。犬羊在都龍遁野。百年藝祖舊河山。萬騎長驅若冰解。京城留守一世豪。仰天雪涕風蕭騷。起扶日照河北。赤手欲障三秋濤。義旂夏天天爲泣。四方猛士聞風集。自期徇國與天通。豈謂忠



言反難入披肝上疏留至尊。乘輿不顧東南巡。拊床三叫大星落。非天棄宋良由人。功業無成志可紀。古來英傑多如此。君侯心事漢武侯。偉氣英聲冠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不得親觀忠勇姿。每過鄉邑髮猶豎。綸誥況是當時爲。卻憶前朝司馬死。章蔡羣姦乘間起。國雖未亂政先亡。萬里蒙塵從此始。吁嗟黼黻眞奴臣。賊君致寇肥其身。姓名汙眼尙欲嘔。君侯在位能無嘖。侯乎侯乎慎勿嘖。誰使彼奴操國鈞。君不見汴京禮樂正金盛。江南杜宇啼天津。

和王內翰見懷韻并序

余與王君子充舊同師。逮入國朝。復同官詞林。同總裁元史。史成。子充出使甘肅。又使西南夷。久而未還。余尋以年高納祿歸金華。獨游山水間。追數平生故人。未嘗不深念吾子充也。去年其子紳以子充往甘肅時。道上寄余詩二章。求和。久未能成。今者聖天子敷大惠於四海。與斯民更始。蠻夷之酋庶幾感化。請罪闕下。而子充亦殆將來歸耶。此余之至願也。次其韻。以致斯意。以示知子充者。洪武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同郡宋某。

帝德如天覆萬邦。定期歸棹到龍江。奇才不換金城百。寵命當簪白筆雙。喜極欲持如意舞。醉來應使軟輿扛。此情縱切何由遂。吟對西南月滿牕。

才名老去愜休官。聖澤高深只自歎。侍燕每容親繡袞。從游偏許近和鑾。久知琛贄來殊俗。漸喜寰區洽治安。惟有張騫猶未返。玉關秋早節旄寒。

王內翰詩附。謄抄在後。再錄。宜移于此。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投淚悲歎。可謂不善處患難矣。然其辭之傳。讀者猶愴然。況聞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書之。其意蓋有所寓。而永嘉陳傅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者。余戲作一詩。止之於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歟。其辭曰。

佳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一曲琵琶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間哀樂常相隨。易安寫此別有意。字字似訴中心悲。永嘉陳侯好奇士。夢裏謬爲兒女語。花顏國色草上塵。朽骨何堪汗脣齒。生男當如魯男子。生女當如夏侯女。千年穢跡吾欲洗。安得潯陽半江水。

題李西山古木圖

薊丘雲昏翔風急。老蛟墮地作人立。震雷怒電破杳冥。山鬼野狐皆疚泣。李侯城南射虎歸。手裂生絹吞墨汁。狂呼袒臂寫此圖。雲霧晦冥元氣濕。回看荒原萬枯樹。顏色慘澹神盡戢。乃知妙奪玄化功。庸史如林豈能及。當時二李如二龍。謂西山父子俊氣英聲動都邑。百年災變不復有。驥去圖存安可繫。君不見風流人物今已徂。豈特丹青絕代無。

東雒山房詩

東雒山房者。上清羽客周君雒之隱居也。雒字彥博。嗜學而能文。其先居伊雒之上。故彥博以雒爲名。而又以東雒扁其居。不忘乎本也。蓋彥博之先。南遷廣信者。多歷年所矣。雖然。彥博學神仙之道者也。他日

披丹霞乘青鸞。北升嵩高之顛。而俯瞰舊鄉。寧不重丁令威之所感乎。金華宋濂爲賦游仙之歌。使書山房之素壁云。歌曰。

東籬山人羽爲衣。腰懸寶劍光陸離。超然乘天游。曠蕩八極隨。颺馳俯視嵩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華芝。中有少室八百六十丈。顛倒元氣涵晨霏。毳毳綠毛仙。濯足清冷淵。見人不肯折腰拜。手擲綠黍化作天花旋。天花旋舞連娟。玉女從東來。頭戴雲翹足跣躡。試持秋帛擣寒石。中夜靈響淒緊如霜弦。不知龍穴有石髓。大乙月鼎將同煎。勞生任飄忽。誰復相流連。天雞一鳴天下白。齊州九點凝青煙。朝爨瀝澗之靈泉。夕漱伊洛之寒川。雖知城郭尙依舊。華表鶴唳應千年。大江東流浴龍虎。丹光掩月夜吞吐。故鄉何處久不歸。人間一笑成今古。三素雲高弗可攀。仰見羣仙出沒於其間。勿使明鏡彫朱顏。顧我魁礪徒。無由扣瓊關。我不能鼻息吹虹霓。頓挫萬物歸新題。我不能白間兀坐惜居諸。時翻枯竹除白魚。但得三寸舌。赤如蓮花淨於雪。高談藁珠經。旦夕聲不絕。聲不絕。造玄微。芙蓉峯前金虎婁人騎。山人當相求。飛飛騰太微。共持瑤華玉管凌雲吹。

送方生還寧海井序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以文爲贊。一覽輒奇之。館真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絕續之寄。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匠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

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滾滾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而孰爲先也。予今爲此說。有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稱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於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太母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旣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勸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詞垣時。英材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根蒂。斂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攜絺繡書。而帶黼黻紋。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同餐太倉米。共勘典與墳。潛將索幽邃。穹欲攀嶙峋。踏雪忽言別。涉險濤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壘。湛息來九天。憫吾髮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煙霞親。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莽蒼叩太始。溟滓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鉅細鈎鉗之。若天樂建均。律呂按高下。宮商肅若臣。鬯和免帖澀。疊奏歸繹純。桑濮俟麾斥。淫哇竟何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荒燐。似茲稽古力。可敵龜定勳。濡毫寫雄顯。勢足移峨眉。漏洩混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盡抽神奇祕。不墮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山鬼當灑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胡續紛。豈知萬牛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辰。豈意荒礫中。獲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蚩與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易。慎倒甲爲羶。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

大言心不忤。祗爲所見真。生今有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雙耳熱。劇論如抽繻。豈無贈別言。有意須當遵。真儒在用世。寧能滯彌文。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功。外夷悉來續。不聞有著書。鼓盪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瑱璠。道貴器乃貴。奚須事空言。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聲。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題送別圖

使星一點照閩壘。驛舍春濃酒易乾。官柳似知離別意。故將翠縷拂雕鞍。

題隱居圖

樓臺倒影浸虛泓。嘉樹擎寒不盡青。何日過橋分半景。傍雲同築草玄亭。

和鄭博士見贈韻

秋霜染得鬢成絲。祗爲煙霞勞夢思。誰料杜陵垂白後。得同鄭老合襟期。荷衣苧帶煩新製。澗草巖花逞故知。便欲隨君同點檢。歸裁冰繭寫成詩。

題常牧溪五燕圖

誰描乳燕落晴空。筆匠能回造化功。髣髴謝家池上見。柳絲煙暖水溶溶。

題長白山居圖

滿地雲林稱隱居。燕泥汚我讀殘書。五更風急鳥聲散。時有隔花來賣魚。

題張子璿畫林泉幽趣圖

翩翩公子實仙才。

尺師之子

筆下雲泉激翠開。若是人間逢此景。定應呼作小蓬萊。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扁其居曰復初齋。來徵予詩。

昔日機槍照五兵。今時喜見泰階平。春風綠酒扶踐醉。斜立官橋聽早鶯。辟地歸來景物遷。白煙涼草思凄然。摩挲爲問庭前樹。不見蒼髯已十年。

送葉明府之官郟縣

文華才子之官去。見說郟筒酒正醺。飲罷細觀循吏傳。莫緣山色憶芙蓉。

王內翰詩附

芙蓉峯下是鄉邦。未許歸帆泝浙江。天下文章寧有已。斗南人物恐無雙。心期久與三乘契。筆力真能九鼎扛。投老著書渾不倦。頗聞中夜坐燈窗。

同門同里復同官。心事相同每共歎。衰斧並操裁玉牒。絲綸分演直金鑾。名齊伯仲吾何敢。義重師資分所安。重會定知頭更白。肯令歲晏舊盟寒。

題李息齋竹方存雅題詩其上

別駕聲名遠。先生節行尊。百和耆舊盡。二老典刑存。已返遼城鶴。難招楚客魂。人間留翰墨。不獨重瓊瑤。

透錢允一還天台山。送黃尊師還九宮山。貳首。皆見翰苑集。

灘哥石硯歌

朱舍人芾。雅士也。近見灘哥石硯禁中。遂摹搨一本。裝褙成軸。懸之書齋。命予作歌填其空處。歌曰。  
朱君嗜古米黼同。三代彝器藏心胸。灘哥古硯近獲見。驚喜奚翅逢黃琮。研煤敷紙巧摹搨。訪我一陳  
始終。有唐四葉崇象教。梵僧航海來番禺。手持貝葉寫健相。翻譯華竺談玄空。辭義幽深衆莫識。當時筆  
受唯房融。硯中淋漓墨花濕。助演真乘誠有功。愛其厚重爲題識。七月七日元神龍。鬼工雷斧琢削古。天  
光電影生新容。凌將四尺廣踰半。作鎮弗遷猶華嵩。涉唐入宋歲五百。但見寶氣浮晴虹。南渡羣公競賞  
識。氏名環刻縈秋蟲。朔元雖已實內府。棄真但使煙埃封。方今聖人重文獻。氈蒙舟載來江東。風磨雨濯  
露精彩。奉勅昇入文華宮。宮中日晏萬幾暇。侍臣左右咸雲從。紫端玄歛盡斥去。欣然爲此回重瞳。重瞳  
一顧光照日。天章奎畫分纖穠。有才沉薶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維昔成周全盛日。兌戈胤衣拜大弓。  
藏諸天府遺孫子。用以鎮國昭無窮。願將斯硯傳萬世。十襲不下古鼎鐘。上明文德化八極。下書寬詔蘇  
疲口。君方執筆掌綸誥。願以此言聞帝聰。老臣作歌在何日。洪武戊午當嚴冬。

#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一

## 朝京臺卷第一

###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觀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勳烈。迺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爲公侯。錫以鉉券。俾傳諸子孫。於是臨濠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源侯。旣而復謂賢豪之生。基德累仁。必繇于其先。乃推榮其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靈璧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江夏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源侯。曾祖妣季氏。祖妣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邑。爲夫人。命書旣下。侯用牲醴。詣五河。告祭于先塋。榮光赫然。照燭泉壤。山雲宰木。飛揚燁奕。皆有異氣。自是歲時奉祀。惟恭。侯間謂余曰。吾世齒恒氓。至于吾躬。遭時遇主。奮自戎行。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于江淮。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舉關陝。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十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聖主之德。念錄微勞。爵爲列侯。名載冊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顧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爲鄉邦所稱。宏址深源。誕啓厥後。恩數之加。允稱不虛。茲欲歌頌先德。敷揚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國史。撰次功臣勞烈。知侯爲人仁勇有智略。事上御下。以忠以誠。今又弗忘。



其先以顯著遺德爲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爲臣子者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帝乘六龍起江淮。東濠泗之間。爲漢沛豐。維時費侯。驅吼虎雄。壯馬長矛。爲帝股肱。既定泗濱。遂刻羈壁。維滌及和一舉而踣。孰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翼。巍巍建業。扼江而城。旣入其郭。帝庸作京。廣德旣綏。遂平長興。軍聲轟轟。四方震驚。蠢彼僞吳。假息于蘇。愚弗量能。自干天誅。將命以行。以翦以剋。獲其大醜。歸實質鉄。帝德如日。愈久而晰。孰倚冰雪。以詫弗拔。何閩何浙。何勅何劣。如朽之折。如藩之撤。閩浙旣清。載征中原。巨壘連營。望風而奔。或奔或降。追別其根。中原卒平。萬方來臻。帝嘉治平。曰誰之功。鐵券丹書。錫爵命邦。孺孺費侯。平涼是封。豈惟其身。榮迨祖宗。侯有峻爵。上推於父。維祖甚仁。伯于江夏。江夏之先。羈壁是子。芻及其嬪。咸有爵土。費侯曰咨。小子無良。祖考之休。積厚而昌。旣有土田。又蕃牛羊。維曰薦奠。以致孝享。大登如几。牲傾酒旨。費侯涖祀。陳豆奠竚。擊鼓駭駭。焚幣煒煒。費侯克孝。祖考咸喜。濠民謂侯。勇不失身。委質聖君。爲社稷臣。濠民謂侯。貴不遺親。玉佩貂冠。爲賢孝孫。四海旣同。爵勳旣崇。曷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于朝。孝以于家。繼德無愆。弗祿是荷。

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

皇上卽位之十年。詔曰。光祿卿徐興祖。慎事小心。在朕左右二十又五年。未嘗有過。非其祖父之教。曷以致斯。其準恒制。寵贈之官。以勸奉職者。於是吏部承詔。贈其大父餘慶。中順大夫。應天府丞。父景福。中大夫。鎮江府知府。祖妣朱氏。贈德人。妣高氏。贈淑人。興祖旣祇奉制書。告于墓下。復謂余曰。吾祖父世有醇。

德祖之事稍遠。弗能悉知。知而悉者。惟吾父而已。吾父之德。吾知之。吾子雖知之。弗悉也。至於吾孫。又不若吾子之知。則遂忘矣。苟不托於文辭。何以示後之人。使知所自。敢以累執事焉。余與興祖同朝甚久。不獲辭。徐氏世爲建康人。國初。易建康爲應天府。今爲應天之江寧人。公諱景福。字某。諱餘慶之子。諱守禮之孫。平居。愿貌。寡言。事親。先事。揣意。取其歡欣。兄眉壽。析產。出居。朝夕。往省。問其缺乏。及所好。而饋進之。並市肆備百物。以通時之有無。不過求銖兩息。遇人不問長少。卑躬悅色。懇篤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垂首。幾欲及膝。久之。然後起。與俗無怨。聞喧詈聲。輒引避。人告以求利。則曰。苟足可矣。非敢求也。或尤其太同。則曰。誠以待物。同非所知也。由是里閭咸稱之爲善士。公旣以此自治。生子。亦以是教之。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于聚寶山府丞墓側。妻卽淑人高氏。祔焉。高氏柔嘉有則。年若干。以某年月日卒。子男三人。長紹祖。次卽興祖。次敬祖。興祖淳篤遜謹。由尙食局副使。四遷。至今官階中大夫。爲上所信任。賜以第宅土田。而孫男五人。欽。鑑。鈞。仁。義。皆謹飭習禮。欽復擢爲從仕郎。掌醢署丞。曾孫男女又十餘人。君子於是知公積善之報未已也。嗚呼。爲善者。觀於徐公。可以知勸矣乎。銘曰。天博而穹。厥聽孔聰。善祥匿殃。咸以類從。孰謂不知。訾其幽演。弃不爲善。其胤卒殄。有察其然。善集于身。身或弗昌。昌在後人。懿惟徐公。嗜善忘利。豈必多言。躬行於事。純孝篤誠。于父于兄。小智私謀。我則不能。里譽閭稱。公誠善士。不顯其身。以遺厥子。厥子如何。冰潔璧溫。玉食是司。以奉聖君。帝嘉舊勳。俾長光祿。金帶朱衣。其儀甚肅。殿門嚴嚴。不敢顧瞻。退食于家。默無一談。帝曰。爾賢。祖父善教。錫以峻爵。以勸忠孝。迺贈徐公。守彼鎮江。

徐公有父佐于鄉邦。制書煌煌。丹雘如日。宰木祠垣。燁然動色。鄉鄰歎咨。始實弗知。積善致斯。胡寧不爲。徐公有善。子食其報。人孰非公賢者是效。

景祐廟碑

景祐廟者。宋殿前司統制祖公廟也。公諱域。字真夫。其先閩人。後徙明奉化之松溪。公有文武才。建隆中以剛毅稱。居鄉黨。遇歲飢。發私廩以賑餒夫。所活以千計。里有昏喪貧不能成禮。出財帛周助之。子弟不能學者。爲招師儒使就學焉。邑人咸德之。旣沒。皇祐二年。遂作廟于忠義鄉之福慶里。有故必相率趨禱。滅火愈疾。屢著奇徵。元祐中。漁者鄧祺。徐寶。泛海值風。舟起立者數四。懼死。呼神求救。公忽見于空中。應之。俄而火光如斗。墜橋下。風頓息。起視所在。舟已至公廟下矣。建炎四年。高宗南奔。御舟次崎頭。金人將舟師追其後。將及。見赤旗數萬蔽海上。金人沮懼而退。是夕。提領海舟張公裕。夢神人虎韞魚服。奏對上前。自稱官位姓名。公裕以聞。高宗多公之績。制封文惠侯。賜廟額爲景祐。元大德十二年。大疫。死者相枕。民禱公。公降于人。指廟東井。命民飲。病者飲水立愈。明年。蝗發境上。官督民捕蝗。日以斗斛徵之。民泣訴于公。頃之。蝗飛積廟前。高數丈。民取以輸。遺蝗亦皆自投于海。禾不爲災。至正十一年。海盜起。將剽掠邑民。會大風揚沙。晝晦不可辨。盜迷失道而退。後盜復至。鈔民財無所得。怒欲火廬舍。至廟。若聞弦誦聲。驚駭相顧。卒不敢犯。二十二年。有巨蝶集里巷。螿民膚卽死。民神事之。迎置于廟。公復降于廟巫。手撲殺之。蒼葢卓在明。汪敬行等。列其事聞于朝。二十六年。加以昭烈之號。皇上有天下。以爲凡神之封爵。宜命于

天非人所敢與。洪武四年，乃詔儀曹易公號爲故義士祖公之神。每歲季春，縣令用剛鬣行祀事，著爲恒制。敬行之弟敏學，復謂公自宋初至于今四百年，功烈及于民者甚久，而未有文辭昭霧焯美，垂之無極。甚非事神之道。乃遣從子正來，請傳其事于碑。夫公以一將之微，其生也非有公侯之貴，萬鍾之富，而獨能惠其鄉，旣死數世，復能濟其君子艱難，而保鄉邑之民於無窮，非烈丈夫能然哉。是可歌也已。其詩曰：斗牛之南大海堧，羣山崱峿植翠廬。乾霧坤秀鬱不宣，篤生祖公維俊賢。虎眉虬髯高兩顙，右握寶刀左屬鞭。指揮豺豨立殿前，晚辭天子歸林泉。傾萬金貲振顛連，聞人急難刺在肩。有弗能拯食不咽，曰生施惠靡遑平。死爲明神參化權，鬻攸肆虐焚氓。塵揮唾沃之不敢煽，颶風掀浪欲拍天。漁舟葉沈立以旋，火燄如日墮檣端。手提白骨出重淵，鑿輿狩南濟大川。追者十萬犬羊羶，身率以君將樓船。赤幟塞島虜愕然，鹽書褒忠禮彌虔。坐乘躬圭冠貂蟬，癘鬼跳跟民告瘡。以藥投井飲輒痊，飛蝗被野禍大田。神氣一嘯舞翩翩，如蛾赴火積成山。立使凶歲爲有年，海盜操矛口垂涎。揚沙撲面攝以還，退奔相蹂行踰躓。鉅蝶爲妖大如鳶，家趨巷祭陳豆籩。以掌擊之民害蠲，邑民戴公綏以安。歲時扶攜謁廟門，清醑在觴几蒸豚。鍾喧鼓考雜管絃，公騎蒼麟手執鞭。龍旂獸盾衛者千，來如旋風止如烟。顧民欲去不忍言，民拜願公毋我捐。俾禾如茨黍蛇蟠，疾害不作福祐縣。公名不朽同坤乾。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之基仁累善，何能自致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

知報祀其祖而弃蔑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弊也。若山東行中書省參政何公。其篤於禮義者乎。公名真。字邦佐。世居廣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祖諱發藻。元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盧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盧江郡公。祖妣鄒氏。母葉氏。皆封盧江郡夫人。公祖暨父。世有潛德。鄉稱善士。公生八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奪。慈鞠嚴教。少偉然有志。當元至正中。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搆亂。公爲小官。卽請而討之。已而解惠州之圍。逐叛將黃常。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復之。由惠州府判。五遷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封其二代。後合福建江西爲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歲乙巳九月。賊挾廉訪司副使廣寧等叛。圍廣。公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公出避。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年。制授公榮祿大夫。自左丞陞右丞。未拜。而皇明兵平江西。詔至諭公。公舉廣東之籍以降。上嘉公保民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融之盛。由於先世。旣於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羣祖。復與弟迪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公猶未慊於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爲義祠。斥所有私田百餘頃爲義田。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其羞服或乏也。有粟帛歲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疲癯。有以養之。懼其久而失其意也。爲書以訓之。俾嗣弗壞。而來請銘。嗚呼。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道遠矣。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有所

不能欲退而惠一族。化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有之。至於勢足以爲而不爲。力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之。此所以越數十世。而其事曾不一二見也。惟公奮自韋布。夷盜保民。鎮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識幾效順。戢斂干戈。爲民請命。使粵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反始。孝于祖宗。惠及族人。所踐所言。允可爲法。其於富貴。可謂不苟處矣。視彼恃險而賊民。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哉。是宜紀行載勳。著之樂石。以爲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生。海沸山崩。靡人不兵。額額粵南。在嶺之外。猖豎嘯呼。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告于太藩。請行天誅。迺戈迺殳。迺糗迺糧。大旆脩旆。人莫敢當。叛將肆囚。賊我守邦。鞭門疾呼。鼠拱以降。曷以褒功。躋于左轄。巨鉞良弓。左旄右節。豈惟其身。錫爾祖考。峻爵崇勳。以顯忠孝。祖考榮矣。子弟孔多。寶帶銀章。威儀甚都。邦人聚觀。拜伏稽首。按轡徐驅。詢其耆老。耆老有言。大哉公勳。元衰不君。公其我臣。公曰吁哉。我志已定。待彼有德。爲汝請命。赫赫大明。沈沈仁聲。震于南溟。勢無全城。公束干戈。載封板籍。錦韜龍函。獻于京國。帝嘉厥功。不勞我師。錫燕彤庭。重瞳屢回。大江之西。岱宗之東。祿食十年。執政廟堂。寅畏恭勤。髻鬢盡白。詔優老臣。勿勞以職。公歎謂人。我德何爲。祖考之惠。幸以弗墜。豐湖之西。有第奕奕。玄楹文牖。旣蠲且餼。亦有土田。被憮包原。重繆荐年。歲登百千。我第以祠。我田以祀。祖考之休。敢恤吾嗣。池有穹魚。圃有嘉蔬。以包以葢。丹荔清醑。刲豕擊羊。來烝來嘗。孫子咸臻。有隼鴈行。或授以壘。或奠以簞。登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具禮全。陳几布筵。孰爲弟昆。孰爲子孫。公曰族人。亦孔之夥。揆本追原。咸由於祖。

祖病在指。四體靡寧。奈何一身。曾莫肯矜。爾餒爾寒。我有粟帛。爾昧弗通。我學爾迪。爾有災害。我則戚之。或有燕曰。則慶樂之。我有爵祿。我祖之故。不私吾身。弘祖之祐。豈無鄙夫。爵祿是荷。推家之肥。遑恤其他。維公克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嗟爾後人。惟公是師。繼承無忘。公有訓辭。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諡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

今上皇帝既有天下。憫元忠肅公星吉死節之忠。擢其子吉昌官內廷。遷監察御史。俄超山東按察司副使。昌將行。詣濂泣曰。先公薨于蘄盜。盜有義先公者。具棺葬于蘄水縣鳳凰山下。家人弗聞。知時兵未靖。各守其境。道阻不通。昌將服跳走數千餘里。瀕死者數矣。遇今上克蘄。始獲至。詢蘄人。啓棺北還。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地。而昌又獲祿食于朝。皆上之至仁。先公之遺德也。先公之忠。既載在元史。惟是墓道之碑。未有刻文。敢惟先生是請。翌日。濂以聞。詔曰。然星吉之忠。朕實知之。卿其勿辭。乃考論其事。曰。謹按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諡忠肅星吉字吉甫河西人。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秦國公改封雍王朶吉之曾孫贈榮祿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代國公改封涼王朶思吉朶兒只之孫贈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趙國公改封邠王朶思吉之子其先三世以言語材藝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怯烈馬赤譯諸國言後皆以公貴封王曾祖妣倫徹徹祖妣阿規妣順祖皆從其夫封國爲夫

人改封王夫人。公兄弟六人，於次爲三，少騫然不可犯。武宗時，召見便殿，襲怯烈馬赤，事仁宗於潛邸。仁宗卽位，雅宜公久不改官。英宗知公材，延祐七年十二月，授承直郎中，尙監丞，賜中統鈔千貫，給校尉十人，專道而行，監尙御用物。公謹持出納，不可勢屈。中官貴臣，手無符勅，絲毫不放。英宗奇之。至治二年二月，遷右侍儀，同脩起居注。命龍慶州達魯花赤脫歡以女妻公，賜鈔三萬貫爲聘資。寔得眷近。公每侍側，中外利害，乘間進說，無虛時。秦定帝元年六月，拜監察御史。階奉直大夫，丞帖木迭兒紛更朝政。御史大夫倒刺沙狼據中臺，公奮章勅之。朝廷凜然畏公。三年七月，陞朝列大夫，引進使，知侍儀事。四年九月，進侍儀使。階朝請大夫。文宗天曆二年八月，拜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大夫阿思兒蘭海涯有能聲，公至，萬口移譽於公。大夫聲頓寢，詔賜衣一襲，上尊二朋鈔五千貫。至順元年，遷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薨，姦剔穢，煦其朽枯，境內帖息。三年二月，復拜治書侍御史。治陝西行臺未至，召還。同知中政院事。六月，改同知功德使司事。順帝元統二年四月，淮西北道肅政廉訪使告闕，僉擇其良，以公爲之。一道稱治。明年，徵拜大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輦轂之下，權倖肆橫，法滯不行。公操其紀綱，風追雷斷，不問誰何。姦軌帖然屏伏。至元二年六月，擢嘉議大夫，太府卿。太府近且貴，莫敢鈎覈。閣豎攘竊，斂散無籍。吏緣爲私，公較擯隱蔽，立簿計數。吏畏若神。將作院累歲乾沒綺綉之屬，口萬五千緡，悉責償之。知崑山州事。管某上書誣平江路總管道童詭報歲災，帝命公察情否。初，道童以廉正治，其屬官不能堪，故誣之。且倚前翰林學士阿魯恢爲援，公驗得其狀以聞。卒坐二人罪。三臺交章薦公。五年二月，特授資善大夫，大都留



守仍兼太府卿。益虔於職。談其美者。日以上聞。帝曰。不可無旌。以勸奉職者。六年三月。就加榮祿大夫。未幾。帝幸太府。見公所爲。條法精密。諸藏皆盈。有黃金束帶之賜。時微雨。公立階下。命侍臣取御服。油衫加公身。至正二年十二月。陞宣徽院使。四年二月。改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省控治五溪洞蠻土酋。鹿馴豕暴。變幻百出。每視省臣。臧否以爲叛服。公禁戢內兵。勿擾其境。布約敷惠。化其悍猾。效貢奉職。比於近縣。十二月。以中政院使召還。六年六月。賜金虎符。轉海西遼東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怯恰口萬戶府達魯花赤。十月。遷將作院使。後二月。太府闕卿。再入太府。兼將作使。階超光祿大夫。七年十月。遷宣政院使。明年三月。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官恬吏怠。漫無倫紀。公至。擇剛明御史行十道。糾劾貪邪。疏拔寃滯。憲司隸卒。盤據爲虐者甚衆。公下令屏斥之。俾州縣之卒。更月入直。民歡樂之。建康城北有宋丞相荆國王公墳寺。寺僧世守既久。視爲己有。王氏孫伐山木。僧執送官。官將以盜論。事上公。公怒曰。王氏山王氏孫伐之。何謂盜耶。卽歸山于王氏。而逐僧出之。秦檜裔孫效民田。羣訟不決。公問寮屬曰。秦檜何人。僚屬以姦臣對。公閱檜傳。大屬其狀者。檜之誤國。千載有餘戮。矧茲遺胤。敢爲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公之明決。皆此類。湖東道僉事三寶注。廉介不阿。御史以私謁之。不聽。輒以事劾之。章至公所。公曰。鴟敢擊鳳耶。奏杖御史。脫脫丞相與御史有連。銜公。十年五月。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並江北。威順王寬徹不花。田獵蹂踐稼穡。起廣樂園。萃名倡巨賈。以罔利。有司莫敢問。公至。求見王。闕啓右扉。入公。公引繩床向中門坐。叱闕曰。吾受天子命。爲藩大臣。烏可以小門入我。闕懼告王。乃啓中門。導公入。公拜

謁畢起言曰。王帝室之胄。與國同體。不爲天子養民。而獵野獸。悅婦女。以爲民病。臣竊爲王危之。王投几降座。執公手謝曰。非公不知此。悉能其所爲。有胡僧持官府柄。橫甚。公捕其妻妾十有八人。籍于官。置僧于法。由是民得吐氣。十一年。妖賊徐真一等起汝穎。蔓延湖湘間。勢甚熾。時武備久弛。公咨于衆。或以老將鄭萬戶有材略對。公乃令募士兵。繕城池。脩戈甲。起鄭屬以禦賊事。賊聞有備。遣其黨千餘詣軍門降。公謂鄭曰。此誣也。鄭設伏受降。誘而殲之。縛其酋六百人。獄以俟命。會公召爲大司農。平章和尚受賂。繫鄭而釋其縛。縱之。明年正月。賊乘懈襲武昌。六百人自內爲應。城遂陷。中人泣曰。星吉平章在。吾屬豈爲俘乎。公至都。入見。陳致賊狀。帝喜。賜食及錢三萬貫。脫脫不悅。奏爲江西省平章政事員外。置吏卒。趣遣之官。至江東。有詔會浙江平章政事不顏帖木兒。南臺中丞蠻子海牙守江州。時江州已破。江以西道不通。公開省太平。募人間道持羽書走江西徵兵。未返。而賊焰漸逼。調廣德寧國之兵。僅一百五十人。賊號百萬。衆皆沮懼。公曰。勿憂。彼賊我王師。彼豈吾敵。乃貸富民財。募彊壯爲兵。初行臺募兵。人給十五千。無至者。公予五十千。三日從者逾二千人。公曰。可矣。卽擐甲胄二千人。鼓行泝江而上。四月。與賊黨戰池州。斬首數萬。復其城。至魯港。威順王之兵亦至。士氣益張。賊據銅陵。拔柵夜遁去。又復銅陵。蒐其黨得二千餘。盡戮之。復遣裨將陸行。遇賊白馬灣。又敗之。賊走淮西。公部分諸將。率兵躡其後。及于白湄。賊窮。列陳迎戰。公麾左右策馬雜射。薄其軍。擒僞相周驢。賊潰不能列。俘其衆五千。奪舟六百艘。乘勝奔擊之。賊溺死者蔽江。江水爲白。由是道稍無阻。已而賊擾池。公率衆至池。遇五游騎于苦竹嶺。斬其二。鞠賊安在。

聞其衆三百屯貴池。襲之。散去。復其邑。賊復攻陷石埭。殺尉。公夜趨之。賊陳其衆三千於縣西岳溪。有三酋。一乘驢。二躍馬。突前挑戰。乘驢賊驍勇無敵。軍中常畏之。公引弓射之。應弦而仆。再發。再斃二酋。後師乘之。賊弃城走。其散卒千餘。焚掠縣西鄉。公復追出境。賊忽將舟師二百艘。順流來攻。公命萬戶王惟恭禦之。戰方酣。麾解艇從旁橫擊。賊破走。乘勝進望江清水灣。三日。偵者告賊舟四百。順風引帆。直指我軍。諸將失色。公曰。無傷。吾有以勝之。乃偃旗伏橫港中。風急水駛。賊舟不得泊。奄忽電過。過且盡。命舉旗擊帆。鼓譟出其後。賊驚駭不能弓。官軍奮擊。遂敗之。禽卒二百。獲其舟艦器械甚衆。進克建德縣。時賊久圍安慶。聞其黨敗。而蠻子海牙亦且至。焚營解去。公且行且戰。復湖口及江州。賊巢據彭澤。公欲攻之。而江州倉無一日糧。乃諭民輸財賚士卒。俾惟恭守小孤山。而自駐番易口。扼江湖要衝。以圖恢復。然亂已久。湖廣江浙多故。江西亦無援助者。轉戰六月餘。所將兵日衰。耗困疲。財粟亦且殫。或請去就食。東南圖再舉。公曰。吾受命守江西。此江西地也。死則死。此去將何之。九月二十日。賊知公兵食俱竭。帥大船載葦蔽江而下。杜上下流。縱火夾攻。公麾兵殊死戰。死且盡。從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戰亦死。公猶堅坐。大呼曰。殺賊殺賊。俄而賊射中公中目。仆舟中。賊素識公名。不忍害。輿置密室中。明旦少蘇。賊饋食。公固吐去。或以刃脅公降。公罵曰。狂賊我國之大臣。恨不能殺爾。而爲爾獲命也。何謂降爲。大罵不已。賊終不敢害。環卒守公。凡不食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不能報國。敢不死以辱命。言畢而絕。時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七。卒後二年。監察御史礪等請褒其義。乃贈今官。而諡忠肅云。公先娶

卽脫歡女諱奴倫。生一子而卒。後娶郭氏。中書平章政事不花之女。俱封趙國夫人。子男子五人。曰刺哈。咱識理。公卒後。特授榮祿大夫。利國監太卿。曰答兒麻八。大中大夫。僉遼陽行樞密院事。其三卽吉昌。初名達爾麻識里。上賜今名。曰寶山。曰寶座。女一人。濂昔論。次元史。未嘗不歎其敗亡之易。由於內外壅絕。將相非人使然也。嘗亂之始興。誠得數萬之兵。使一猛士將之。可立見其撲滅。而顧依違不斷。養致大釁。其中有足任如公者。又卒俾之孤危無援。不足以成功。豈非自致哉。惟公忠義果敢。出於天性。歷踐要職。聲績彰明。提千百未試之卒。轉戰湖江間。復城破邑。懾敵人之膽。雖勢孤力微。大功不竟。然忠義之氣。猶足以立萬世之防範。使亂臣賊子懼。宜乎皇上褒其後人。而以銘文命濂也。其辭曰。

朔河之西。正氣烈烈。摩盪日月。乃生英傑。其人謂何。爲忠肅公。偉貌長髯。猶人中龍。當元盛時。出入禁闥。壹志小心。不自矜伐。歷事三宗。登于顯融。正色厲言。以折姦凶。旣司行臺。亦尹京邑。貪邪宵遁。鬼神晝泣。湖湘之間。名王所都。納貨掄姝。蒸黎告瘡。公聞蹙額。盛服往謁。以笏畫地。再拜辨說。弛其嚴威。謝以巽辭。子實無良。非公不知。盛極而弛。孽生釁起。帕頰持戈。蔓延千里。公駭而咨。聘帥與謀。始剪始屠。天子召予。止馬北馳。狐鼠相賀。大城巖巖。一蹴而破。民泣且號。吾實不辰。公如在斯。豈爲盜人。當宁載詢。亂實誰致。稽首告言。權臣喪氣。公喪其氣。彼斥公身。朝辭暮行。禦魍魅羣。公曰。予家世承國恩。先臣在天。敢負吾君。我兵二千。以義爲勇。盜雖如林。逆不能衆。旣復池陽。遂徇銅陵。呼聲如雷。江水晝凝。左鹹右禽。轉戰日亟。扼江湖咽。以掃南極。氣吞逆雛。奈力之痛。孰謂猛虎。制于羣狐。人或謂公。盍往它所。公曰。受命死則于此。

烈焰燭雲勢無全軍志在誅夷罵聲益振羣僮羅拜來饋飲酒叱之不御以死報國公死者身不死者名相贈王封以愧苟生豈惟當時愈久愈著元廟既墮公尙有子公子克孝天子是庸匪惟私公以勸盡忠惟公至忠天子至仁刻辭豐碑垂訓萬年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皆爲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善雄辨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快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槌案大呼嘩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俊間出遊四方君旣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齷齪伍耶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口語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上甚悅辟爲掾每間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爲華陽府卽拜君爲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爲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卽賊營老酋點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踞階下諭以元將亡及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

否必爲蓋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爲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由是投兵來降者相繼于門。數月皆化爲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爲兵。時肄習之。拔其服衆者爲長。有寇則率以禽寇。事罷散歸爲農。有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斂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材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材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葉君琛尤爲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耻爲它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君。君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劉君無以荅。遽巡就見。君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凝滯。劉君乃深歎服曰。基始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君旣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壬寅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紿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燭鴈斗酒饋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飲曰。嗟乎。丈夫乃爲鼠輩。禽然我死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臥。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口。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上卽帝位。念君死事之

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爲可稱道。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爲君憾也。君所爲詩若干卷。門人蔣敬編次傳于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蠹。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輔之。惟羣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牙差差。萬劍鋒。陛前論事。聲震鏞。帝一見之。爲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鋤姦剔蠹。別罪功。括蒼告降。內猶訐。詔君持節。總兵戎。正馬三矢。韋一弓。徐行直火。如涉空。羣酋噤伏。偃且恭。大開城門。滅燧烽。口宣檄告。燄頑兇。敢有弗悛。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魚。脫置拔。諸水火。哺殮饗。莫徭內。蝕據崇墉。乘其不備。襲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蟲。仰天叱月月。爲東。義不負國。徇以躬。游魂上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眼矇。大軍四來。若雷春。祈骸解頤。殲蕞蹤。死事上聞。帝哀恫。贈官復戶。頒爵封。生氣燁然。薄蒼穹。生爲偉人。死則忠。位卑壽。齋名譽。豐脫令耆艾。登侯公。死而無聞。鬼猶慟。取彼弃此。孰織洪。史臣焯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帝王受天命而興。默運玄化。施陽歛陰。日月爲之卻行。山嶽爲之震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羈理勢則然也。今皇帝之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師。旌旄所向。鉦鼓所戒。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賈江淮間。道廬之巢湖。溺死。死而爲神。巢民奉之甚謹。上初

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事聞于上。歲戊戌某月。命南安侯俞某。卽龍江盧龍山爲廟祀焉。擇清脩道士汪與權、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及旣登大位之六年。爲洪武癸丑九月。大駕幸盧龍。時與權已化去。詔德輝葺廟室。樹名木。且勅改盧龍爲獅子山。德輝等承詔奉祀益恭。甲寅某月。復相與建祠。奉其教。所謂玄武神于廟左。殿堂門廡略具。咸以爲斯廟與國同興。將軍之功。格知聖主。耿耿不誣。其本始固不宜無考。而玄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來請銘。其銘曰。

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麾斥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鼙鼓龍旗。敵城頽頽。大將攸克。示以神兵。暗褫其魄。軍聲如霆。日無全城。一日十勝。斬寇率平。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帝曰異哉。何以勸賞。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之陽。山廻岡翔。作鎮于京。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筵有几。神之戾止。冷風如水。鄙人來觀。天子聖仁。天子褒功。及于鬼神。鄙人來言。神之威武。洞于幾微。以佐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並洞實宜。精神上通。合慶同體。以贊化工。時清歲康。烽燧不芒。鄙人薦奠。黍稷豆觴。人神相依。其德弗愆。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 李都尉字辭

皇上卽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于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爲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旣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



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爲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鄴侯。宋之趙韓王。皆是矣。至於連姻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爲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爲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爲義。爲祥。爲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爲字實宜。雖然。尙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爲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旣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昨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旣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文駟錦衣。其儀記都。出入金門。不敢咲嘩。躑躑公子。交趨兢諾。都尉口口。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爲祥。祥則旣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天。罔爾違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旣定。

爵號之隆。冠于當世。褒寵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蔚乎其盛矣。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帷幄。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定遠人。初從上爲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上旣位。追爵爲公。命其子誠。侍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旣冠。三擢。遂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郢公職。累建大勳。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爲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篤好問學。能爲詩章。以嘗受學于子。間來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爲之辭曰。江淮之間。眞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郢公。熊虎之姿。大劍良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驥萬里。僨于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膺。有子克承。以宏厥聲。烈烈宋公。爲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爲子。爲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難能。上則天君。下有衆庶。苟弗以誠。曷以宅位。惟誠之德。貫通于天。何感弗應。何鬱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口光無愆。四序靡瀆。苟或不誠。宜暑而寒。人其怨嗟。歲功斯瘵。况我伊人。不誠其可。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爲僻爲謬。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維擇其善。惟忠與孝。則允蹈之。維悖維惡。絕而弗爲。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旣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爲臣之良。以之立身。爲邦之光。匪光于邦。丕爾先人。郢公有子。聖主有臣。



#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二

## 朝京藁卷第一

###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季君墓銘

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處州以士大夫倡義兵堅守而完。及今上渡江。始降其城邑。故處稱善郡。是時起兵之士。麗水有葉君琛。青田有劉君基。龍泉有章君溢。與三君並稱者。曰季君汝。亦龍泉人。其舉謀興事。不甚相遠。其後三君在國朝爲顯官。故天下皆知其名。季君早致其事以歸。是以其功不顯。然其鄉人至今以之儼三君。則不以其位也。君諱汝。字彥父。氏爲季。元至正中。率壯士從石抹忠愍公宜孫討賊。數戰。數有斬獲功。授義兵萬戶。經略使李國鳳承制改龍泉縣尹。不就。國兵破處州。擢安南翼總管。會賀李二將叛。殺總制孫炎。處大擾。君勒部駐白岩。出其不意攻之。已而中書平章政事邵某亦引兵至。左右夾擊。遂誅賀李。復其城。事聞。陞處州翼同知元帥。賜白金孟文綺。青田盜葉賢三燒涌城。政和兩縣掠婦女畜產而南。君告胡總制深。伏兵平山嶺。邀擊斬之。出私財贖軍中所掠老倪。遣還其家。民德君。肖像而祝者甚衆。洪武元年。上卽位。君入見于便殿。辭疾乞骸骨。上亦老。君遂錫宴儀曹。賜襲衣冠帶。金帛。遣歸。居九歲。以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壽六十。君少讀書。多智略。事親孝。服喪如古禮。族人貧者。買田以贍之。不能學者。延師以教之。外王父無嗣。爲立其宗人之賢者。且割田畀之祀。鄉民老無以養者。月予粟。

病則施藥。死則給以嚮櫬。民若嫁女。育女多溺死。君說以父子至理。有育女者。以粟六斛養之。嘗出見羣。姬灌苗。色饑甚。遣以囊中金十兩而去。其爲人望之凜然。與之語溫然。久而知其爲豁然長者也。君曾大父諱泰來。大父諱僅。父諱鏡。其先在宋時多顯者。娶張氏。先卒。晚娶葉氏。二男子。槩。槩爲母弟。漳後一女。適張守成。孫男四。炳。允頤。允齊。允忠。余與劉君某遊。固聞君事。及君卒。矩復奉工部員外郎劉君狀。趨京師請銘。且言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劍池鄉大連里某山之原。不可無銘。乃爲之銘。銘曰。

元運將傾。四方震驚。海恠山妖。執戈逞兵。括有季君。實奇壯士。手麾義旌。從者如水。左捕右攘。朱衣銅章。卻而弗居。以待真王。真王之興。雷轟風行。執戕守臣。敢觸天刑。長劍如林。萬夫一心。扼其咽喉。執斧礪平。帝念峻功。賜金賜爵。掃除東南。罔敢不恪。飛龍御天。虎拜陛前。禍亂旣息。乞身林泉。帝曰歸乎。齒則旣多。大帶巍冠。輝于鄉閭。鄉閭有言。君績孔偉。死而弗朽。不在太史。揆行考勳。以焯以宣。遺德在焉。彌久而傳。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譽者。宋紹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君保。父諱高。有學行。學徒私謚曰靖逸。翰林侍講學士晉安張公以寧銘其墓。母林氏。君季父諱齊。早死。無子。君以祖命後之。少受經于溫陵盧公琦。公以文學著稱。君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躉月滿。莆士皆歎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集經生試。君輒魁。諸生會張潞公蠹以脩撰使莆。見君文。誦而奇之。由是君名益著。然就有司試。卽不利。君語人曰。我命薄。故爾。非吾文之罪也。遂隱居。不復有仕進意。晚乃結廬壺。

山年五十有三。以國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終于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息。初君之祖暨父。欲營義塾。以教里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君繼先志。創廟建學。學後爲祠。祀艾軒。晦庵。夾濂三先生。復爲祠廟。右奉其師。盧公之主。講說有堂。燕居有室。凡學之制。無所不完。割祭田十餘畝。以食爲師者。儲山園之利。以資春秋之祭。凡爲淑人善俗之計者。又咸極其慮。君日陳經傳。爲學者剖析聖賢大旨。鄉人賴之。嗚呼。世之爲士者。其未遇也。常以無位不足施其所學爲憂。及旣得位。則又顧畏怯縮。爲其身謀。終無所益於人者衆矣。夫豈知君子之爲善。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者。一介之士。未嘗受釜廩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爲心。其亦異於懷祿尸位者多矣。君配國清林氏子男曰堂。曰基。女二。長適郡人顧初。幼在室。皆林氏出。堂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某山之原。請銘于太史氏濂。濂嘗銘君母墓。聞君行宜銘。乃銘曰。維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媮位斯貴。貴而無能冠狗彘。豈若夫君賤爲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闢廬建學。躬訓洎。鄉髦如雲。聆且肄。少長斷斷類。洎化。醫爲良暴。更懿醇儒爲功。斯小試。嗟哉。後人繼其志。廟祀勿忘。欽永世。

### 戴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胄。字養和。戴氏。台之黃巖人。其先在宋季。以詩書家著稱。嘗有顯者。自府君曾祖敬老。祖天鑑。父開孫。皆不仕。府君生十年。父稱古賢子事爲訓。府君指問其父曰。此何如人耶。父以賢者應之。府君曰。某以爲神人耳。固亦人耶。其父異其有志。旣長。闡毅通達。學周易。尤精推驗測究之法。他若醫藥。兵刑。律曆。

皆習知之。壯歲嘗自奇其才。走燕京。謁元左丞帖木兒。一見語相投。留教其子。府君時時以計干之。左丞每稱善。號之曰鵬飛先生。言其才當遠致。故云。將薦于朝。府君私歎曰。吾以數推之。中原將亂矣。遂以母老辭歸。益攻其舊學。曰。吾非不欲聞達。吾才非不如人。然而不得者。有命也。已而亂果起。坦然不憂。若素知之者。年七十有三。將卒。速諸子具酒爲樂。引杯劇飲。焚其所爲文。謂家人言。死乃常事。何以憂爲。凝坐而逝。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可謂達生者矣。府君娶李氏。宋將仕郎應發之孫女。子男二。建心。建則。建心爲某官。女一。適某孫男。宜誥。宜民。葬在卒之明年二月二十有六日。墓在靈山鄉。覽輿大嶺之東。銘曰。

孰揭其衷。俾周以通。孰闕其逢。俾寡且窮。始若有爲。而竟靡庸。維其靡庸。乃潔其躬。乃洞其終。惟胤嗣之隆。

吳郡廣記序

吳在周末爲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爲南東最盛。歷唐越宋。以至于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因革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與憲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慙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頗散軼。元趙儀鳳爲摠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閱前志之紛非。以爲苟不合而壹之。恐不足示來者。乃覽衆說。摭遺事。

芟煩取要。族別類分。爲序例一。以舉其凡。爲古今記一。以記其事。爲總序一。以覈其名。爲表二。以著職官。氏族之詳。爲志八。以述地理。都邑。文學。祠祀。食貨。禮樂。兵防。天官之屬。爲列傳若干。以見古昔人物之美。其目曰名宦。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伎之良。及其事有不可弃者。爲雜傳附焉。總之爲卷五十。其後有集文十卷。以備文藝之實。爲外記五卷。以存神仙浮屠之可考者。題之曰吳郡廣記。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知府某郡李侯某。嘉是書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繼其職。遂督成之。能用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爲中書舍人。以余有同朝之好。請叙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爲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後世之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施。嚴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嘗爲封國。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熊獨能毅然以筆削爲己任。倣史漢之法。損益舊典。爲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是書。治身居官。取前之人成憲以爲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勾吳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爲教。不亦大哉。余善熊獨能急世俗之所緩。而篤於好古也。爲序其概。俾刻焉。

###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



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君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敢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于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庭。承顧遇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味梅齋彙序

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于時預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爲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噓。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以爲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爲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乖殊。或得州縣官。散之南北。或以老癯疾疢。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況余年愈耄。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

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爲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爲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臺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其何可少乎。

###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黃氏事，欲爲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爲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秦發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貳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千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爲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況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爲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如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 惜陰軒記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爾。苟徒飲食以生死。生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乎。古君子所以汲汲而不懈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於庸常之人。非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蓋天之生君子。所以爲民物計也。凡民之生。豈皆怠而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乘隙。以徼十一之息者。汲汲於財者也。朝造而暮謁。曲譽而巧頌。眴俟顏色。以覲人之喜悅。信任者。汲汲於勢者也。銜長而飾智。本能而逞功。上以欺乎人。下以欺其心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爲之。莫不窮心力。竭思慮。日不暇瞑。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何取乎。君子之所務者。徇乎道。不徇乎人。利乎民。不顧乎身。若禹益之治。逢水。焚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待飽。而衣不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爲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君子之所爲。固如是也。會稽翁昌齡。由國子生。再擢爲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學。而妄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獲爲。今昌齡沈篤而專懃。非無志也。讀書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可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爲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昌齡且興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爲。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惜陰之名。爲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則衆人之事爾。雖勤且勞。余何取於昌齡哉。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哉。何其寥邈而未之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產者。尤盛於元。今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況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卽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爲通事司丞。子貞涉遠道而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須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慎無自弃哉。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恐人忽而不加之意。自夫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告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豈事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甘肅之養人所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存焉。敬而婉悅之意備焉。斯可以爲善養矣。凌江劉復初。父及繼母具存。思盡事親之道。名其堂曰怡養。而請余記。夫記以紀事功。著其可見者。堂之作。吾不得而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

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爲復初言乎。復初好學。慎行。不待余言。以余事親先於復初。則知事親之難。莫余若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俾書之壁。使後人有所興起焉。

錢唐沈君墓志銘

司馬遷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遷蓋自謂也。非所以論儒者也。夫自唐虞以來。載籍世有。欲盡而窮之。信若博矣。苟得其道焉。一言可用之終身。而行於天下。奚謂寡要哉。然近世師喪經晦。爲士者以強記多識爲高。而昧於力行。問之則無不知。惜之於政。則患不能。於是遷之言若可信矣。吾嘗私病之。以爲儒者之道。豈以多識強記爲哉。亦論其行與事而已。其行誠非也。雖多識強記。烏足謂之儒。其行誠君子也。爲身則端。爲家則和。何暇計其餘哉。吾以是求士於今之世。生者樂與之交。不幸而歿者。亦樂爲之銘。若錢唐沈君者。固余之所願有述焉者也。君諱禮。字仲和。沈其姓。錢唐其所居。少喪父母。劉貧不能自存。挾其弟妹歸金華康氏。君獨泣曰。我沈氏嫡也。我去。沈氏鬼安所求食乎。顧謂弟妹。汝善事母。我將求孟飯。歲時洒先人墓上。勿餒我先人爲也。母子相抱持。慟哭而訣。君家居。素善書。以應四方之求。至君益刻苦。節縮。廣致奇異。罕有之書。列度左右。身處其中。晝夜研索。遇格言偉論。可見於行事者。則執筆書之。坐右歲久。至無虛處。每日省觀。期不愧於古人。行一善則喜。否則若不能自容。其家人事之終身。而不見其悖言。戾行。其同里之人服之。有所爭訟。必就而取正。凡求書於君者。覩其色。聞其言。未嘗不歎以爲君子人。而君常以不得養母爲戚。元至正中。欲徒步往求。而浙水東西兵亂。不果。及道頗通。而母死矣。故君尤過哀焉。

平居多疏食。不啖葷肉。祭享之日。悲慕如初喪者。君尤善教子。次子新民。年十七。入國朝。由鄉貢進士。爲太學生。君遺書多至數十通。皆勉之以忠國事上之道。瀕終。告其長子貴誠。猶以孝友爲言。嗚呼。是非儒者之行耶。君之卒。以洪武九年七月十二日。葬以是月二十日。墓在錢唐城西之金固山。年五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娶王氏。能輔君爲善。二子。貴誠。新民。一女。適姚某。新民嘗從余學經。來請銘。余嘉君。故不辭。銘曰。

儒道廣博而周通。小無不在。大靡窮。擴布天下。叙一躬。得之成德。推建功。彼胡不知許以攻。非儒之蔽。乃其庸。沈君好學守厥中。六經諸子爲垣墉。聞義則喜。善則從。敦愿不伐。持敬恭。家化里閭。服且宗。使躋于位。績愈崇。抱德孔多。壽不豐。天實嗇之。匪其凶。刻辭昭潛。鎮幽宮。

### 謝節婦傳

節義。人性之所有也。豈以所居而變哉。南雄在嶺之南。山毒海悍。風氣與中州殊。論者或從而訾其習俗。其言陋矣。若謝節婦者。安可輕耶。節婦謝氏女。南雄人。年二十八。適郡士鄒永泰。居四年。生子忠。甫十月。永泰得疾。危懼或死。有父母存。且子幼。莫爲計。以語規婦曰。吾旦夕死。然吾家貧。安敢以老親幼子累爾哉。婦流涕曰。君豈病而狂易耶。君萬一不幸。養老撫孤。妾職也。妾一移足。忍見鄒氏兒爲人奴隸乎。已而永泰卒。窶愈甚。甌益無朝夕儲。節婦躬力蠶織。爲布帛。易粟以奉舅姑。忠八歲。使就鄉師學。節縮服食。以資束脩禮。其舅姑不知其貧。及舅姑卒。鬻所居廬。以易槨。行喪治葬。務合儀則。或閱其艱。勸其再事富。

人節婦曰。我豈不知富人勝於鄒氏乎。然鄒氏我所安也。使我食它人八珍九鼎。不若飲鄒氏杯水耳。益自操守不少變。教其子爲儒。節婦少嘗讀孝經小學書。通達義理。故能盡婦道云。

史官曰。嗜慾之性。人孰能免哉。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於邪僻矣。婦之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誓生死不相違弃。及遇變故。能如其言者。蓋鮮矣。豈非不達禮義使然耶。若謝婦者。夫死困厄。幾不能爲生。而處之欣欣然。行其自誓之語。如合符契。非禮義淪於心。能致是耶。嗚呼。禮義足以治人也久矣。

經畚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爲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夷狄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僞。未有不合乎道。而不可行於世者也。故易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爲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它諸子所著。正不勝誦。醇不迨疵。烏足以爲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說滋橫。凡外夷小道。以及星曆地理。占卜醫藥。種樹養馬。詭誕淺近之言。皆僭以經名。千餘年間。時益歲加。書之以經名者。布乎四海之內。學者眩於其名。趨而陷溺焉者甚衆。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

臯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剽攘摹擬其辭爲文章。以取名譽於世。雖韓退之之賢。誨勉其子。亦有經訓蓄奮之說。其意以爲經訓足爲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學經矣乎。學經而止爲文章之美。亦何用於經乎。以文章視諸經。宜乎陷溺於彼者之衆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爲來世法。達足以爲生民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錢唐錢鈞。質甚敏。好學甚篤。取退之經奮之言名其齋。會余過其郡。造逆旅。徵文甚力。余美其志。恐其泥於退之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元武略將軍荆王位下鷹房總管府副總管王府君墓誌銘

初上卽文華堂教育英俊之士。余奉詔據席爲師。太原王璉。蘇流寓試山東。行中書以進士貢上禮部。上奇其才。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俾就學堂中。則以其先祖墓銘爲請。已而除監察御史。超山西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復以爲言。未果爲。後璉再入爲御史。除福建按察副使。書來請曰。璉嘗獲受經。有師弟子義。先祖之銘。不於執事是徵。而誰徵。願弗辭焉。余重違其誠。乃序而銘之。君諱天錫。字良卿。姓王氏。其先居平陽霍邑。至大父徙太原。崞州武延之建國鄉。曾大父諱仲彰。大父諱寧。父諱輔直。俱善士。母崔氏。君少膂力絕人。善騎射。讀詩史。曉其大義。恢廓有氣度。家有田千餘畝。季父欲以磽瘠易其善者。君諾諾從其意。久之。易殆盡。卒無一言。人以問君。君曰。季父猶父也。子可與父爭耶。鄉里少年從君學射。君不肯曰。射不



易學苟非其人。祇足助虎翼耳。豎子不足教也。君居家不問有無。日招善己者飲。飲醉無慮日。既而歎曰。丈夫不取封侯。佩銀印。死蓬蒿下。何益。跨一馬。攜長劍入秦。遊延安。謁元荆王。以藝自薦。王語合。署鷹房總管。府副總管。階武略將軍。某年月日。卒于官。年若干。夫人范氏。生一子。中元。天長縣尉。一女。適汴梁翟鵬。孫男二。長卽璉。次琮。中以今某年月日。葬君某于縣某山。太史氏曰。君子之觀人。於其器。不於其位。以位觀人。斯下矣。若君之器。豈非豁然偉丈夫哉。而所得僅若此。則璉之顯庸于今者。非君之餘德也。耶。來者能勉於德。斯善爲君後矣。銘曰。

黃虬髯兮力扼兕。佩利劍方扶長矢。騎騏驥兮如龍。射封疆兮殪豕。材旣具兮善又多。位則卑兮吁嗟。奈何身不享兮報則在後。繼自今兮寵光其加。

贈夏安禮序

樂昌丞廬陵夏君安禮。見余於京師。請曰。安禮嘗讀古人之文。見其聲烈垂於後世。若日月之在天。心甚慕之。然年已不逮矣。而每觀其同時之人。多托名於文辭之中。至今亦賴以不朽。一何幸哉。自意此由托得其人而然。庶或可以自致。而先生信今之傳世者。願有以贈我。使得置名於其間。俾來世有聞焉。余告之曰。文辭固足傳世也。然非君子之所得已也。古之人道德備於身。遭時居位。而推之於天下。若臯陶伊傅。初未嘗自有所著。而被其澤。聞其風者。相與紀載其言語行事以傳。其次若管仲晏嬰。爲一國之政。亦未嘗著書以傳。而後之能言者。反假其名以取信於世。又其次若秦漢以下將相之獲書於史氏者。或出

於編葦販繒之流。或起刀筆介冑漁鹽之間。計其人或目不知書。而口不能談。豈暇爲後世計哉。而卒之顯名者。其德行功業有足稱也。又如班氏所傳循吏。以及近代以循良稱者。未必皆自能言。亦未必托人爲紀述。而其事愈傳不廢。是豈偶致之哉。亦能盡其職而已。故仕無崇卑。能盡其職。則榮於當時。而傳於後世。今安禮思自致於烜赫。奚以它人爲哉。極乎材之所能爲。充其貨之所得爲。則可矣。然世之治民者。強者酷虐以立威。懦者弛緩以息事。而汲汲惟其身之謀。是皆不顧來世者也。使稍卻慮深思。而惟恐其名之泯沒。則豈不慙且懼哉。安禮處乎下位。能不自卑。而思善其名。亦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士恒患無志。有志。未有不至者。安禮昔嘗佐澄城。知武強。赫赫以政事聞。民交口稱之。繼自于今。苟能愈自奮厲。他日史氏紀循吏之績。以備國初之政。其在安禮也夫。其在安禮也夫。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執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一言。而不見其不足。以本

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靈。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瀟。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姑蘇林君母墓銘

姑蘇林君以義請銘其母張夫人之墓。其容戚然。若有所遺。余問曰。夫人始卒耶。則曰。吾母年五十有四。以元至正丙戌二月十三日終。今三十餘歲矣。然則夫人鮮子孫耶。則曰。吾母生四男。曰以仁。以義。以信。以誠。二女。適某某。孫男十有二人。孫女十人。曾孫男女又十人矣。非鮮也。然則懼其無聞於後世耶。奚爲爾戚戚也。曰。吾母事吾大父母如子事父。敬吾父猶大賓。撫子與孫也。愛而能節。以禮。其御媪媵也。未嘗厲言暴色。其可稱者甚衆。得其人而書之。則傳矣。吾非懼是也。吾之所甚戚者。吾不忍言也。余固問之久。之則泣。而曰。蘇之俗。嗜浮屠法。喪親。以燼骨水瘞爲貴。吾昔無聞知。而徇於俗。卒後六日。奉柩化於吳江之東門外。遂之垂虹亭。觀音閣下。歸骨焉。時未知其不可也。于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噫。已莫逮矣。每念及于茲。心腑摧裂。而不知天地之廣。吾身遑遑乎。若無所容也。噫。誠莫之奈何矣。昔有葬衣冠之禮。吾嘗聞

焉。吾母遺衣存。吾已卜地於長洲白馬澗南之高景山。將以今洪武某年月日歸葬。所以慰吾心焉耳。不合於禮。吾不暇計也。惟先生刻文於墓左。以塞吾悲。且俾後人毋蹈吾之過焉。嗚呼。先王之禮。亘萬世而無弊者。揆諸道而合。驗乎心而安也。世遠教微。外夷他說。得以亂之。於是先王之意亡矣。然行其說者。未嘗不安之也。而林君獨能惕然不慊于心。天性之存。其何可泯哉。孝子仁人。欲盡事親之道者。視乎林君。亦可以知慎矣。夫人諱妙清。林君父名某。林君通醫。有儒行。選爲某官。銘曰。

夫人衣冠葬于是。孝子刻辭昭厥美。嗟哉後人慎由禮。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金溪吳君仲實。省其兄國子助教伯宗于成均。伯宗以余友也。偕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溫。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慎而甚文。固已知其才矣。旣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辭繁而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歛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鮮不能通。勸之仕。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盈信焉。士之患常在乎內。虛而外銜。學未聞道。而慕乎爵祿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動人。猶以縹緲錦也。久則著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中。譬之土木之質。而文綉加焉。其始非不眩目。凝而視之。則可醜矣。古之君子。是以勤乎其所當修者。而不敢計乎其外也。今之士。則不然。未有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用。其未得則咕咕。以自銜。旣得之。則又薄卑而思尊。此崇替起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之旣至。而以爲不足。年及可仕。而以爲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賈乎。當衆人競取之時。則弃之。競鬻之時。則資

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鬻則已。鬻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弃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乎。仲實歸其兄之僚。咸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也。故鼓以贈之。

文右相像贊

才優德純。山峙玉溫。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陳經術而侍青坊。或秉霜簡而立紫宸。終受知於聖主。宅右揆而相秦。深沉有謀。真路國之裔。剛毅忠信。誠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猶可作懦夫之氣。而褻邪佞之魂。嗚呼。此所謂邦家之重寶。廊廟之大臣也。歟。

題張泐和陶詩

陶靖節詩。如展禽仕魯。三仕三止。處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合於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衆。然樂澹泊則蕩而弛。慕平易則野而穢。惟蘇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材。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辭旨。則亦遠矣。豈不誠難乎哉。今之和陶者。余嘗見數家。最後見句容張泐文伯。自九日間居以下。皆和之。至詠荆軻而止。諸四言及形神釋桃源等什。則不和。恐難繼也。文伯產江淮間。喪亂之餘。獨能致力學問。以追古之作者。其亦有志者哉。

王宗普像贊

以子爲貴介公子耶。何其神清氣和。無綺紈之態也。以子爲仙翁釋氏耶。何其與時俯仰。遊乎方之內也。以子爲詩人韻士耶。何其清奇勁直。訥然而謙退也。然則果何爲者耶。蓋跡混乎三者之中。而心游乎埃

墟之外。此吾嘗謂空同子以古之人而處乎今之世也。



#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三

## 朝京彙卷第三

###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羣書。旣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縕袍弊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



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譔長書以爲贊，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元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濂少時，卽見莆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十年，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閱二十餘年，公之孫瀟以墓銘爲屬，問公之死已十七年，而濂亦老矣。嗚呼！其何忍辭。公諱文寔，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君岡孫學經，每日暮，須諸生出，獨援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癸亥，以尙書舉進士，丁外艱去。至順壬申，再舉，遂上名南宮，對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擢同知瑞安州事，階承事郎，改汀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甌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交薦于朝，除福建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議大夫，福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陞奉議爲奉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于家，年六十九。公同知瑞安，大府檄公均瑞安平陽永嘉之役，不爲權沮財奪，民服其平，爲甌寧行均役法。上官以其舍人爲屬，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誣構公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荅，而退不能言。其知瑞安，盜起旁境，陷陶山天門諸堡，募壯士攻破之，斬其酋，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

廬舍公發官廩。按行漂所賑之。其提舉學事。遂其苟職者。易以儒。儒悅之。公孝友切至。以父不迫祿。養言輒涕泣。事母惟恐拂其意。撫五弟。教而有恩。居官無廢事。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閩浙江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爲文本於理。不爲浮辭曲辨。陳監丞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潭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醫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驍騎尉。追封仙游縣子。母林氏。贈仙游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卒于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牌山之原。及公卒。穿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男一人。鏞。古田丞。六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王謹。惠安尉胡顯祖。及黃孔脩。李某。王某。孫男一人。卽瀟國朝鄉貢進士能世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爲誰。或哲或愚。或以微類。弃照乘珠。及其旣獲。爾州爾邑。有所不通。爲吏侮執。有美朱公。游薦而登。左律右經。吏駭且偵。剔蠹平徭。如衡稱物。有撓之者。正色不屈。旣典方州。亦司儒臺。黜士之賈。誅盜之魁。曷其致然。維學知要。學以爲政。天下猶小。彼何弗思。營儒爲迂。刀筆拘拘。視公何如。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銘公。告其後昆。維爾後昆。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尙食其報。

### 玄潤齋記

信之龍虎山。爲漢天師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無虛時。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耆德朱君某。以謂學者之來。爲求道也。不博以文。則道何由成。博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

具奚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腴田若干畝爲學田莊。俾其曾孫李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由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私田百四十畝。命弘範興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卽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爲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爲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玄潤。於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番禺。兄弟皆夭死無嗣。不圖祖禰將無所食。吾責何辭。復選從弟之子義實爲嗣。作室數楹於琵琶山之陽。扁之曰思堂。以奉其先。堂之旁構齋。題曰玄潤。以教其後人。亦以田百五十畝隸焉。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清宮之祠。附祀其師某。而以其禰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托之文。烏足以知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緝之力哉。乃屬其友鄧君仲脩來請文記其玄潤齋。欲著二師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闔闢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咸北面師之。夫其學之博。必非守一術以違世。其習禮之本。必不弃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因爲善於學道。弘範旣述二師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達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余嘉弘範之所爲近道。而得先後之序也。并書以爲學者法焉。

金陵杜府君墓銘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水。與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土俗。遂居之。而爲金陵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爲詩。元重紀至元中。張文穆公起巖爲江南行臺中丞。見君

詩願掾君。君不可欲以茂材異等薦。又不從。年若干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鹽疾。夜數驚。君冠帶伏父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父疾數月。君目不敢瞑。至愈乃已。母沒。服喪得古禮。甚聲問。日起。貴人賢士多樂與君游。君未嘗以事干之。及有罷黜失志者。則爲之力不怠。行臺都事楊惠被劾去。人莫造其門。君獨持酒與飲而送之。趙弘中爲御史掾。坐法罷。君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儒學教授張鉉以事黜。君出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君命婦鞠之。不異己子。兵部主事常允恭家人夜失火。允恭方醉臥。衆怖懼散走。無賴子利其貲。將劫之。君率少年數十輩。爲出其篋笥寶貨于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乎。隣人陳鼎舉室死于兵。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君曰。脫并殺大兒。則陳氏絕矣。卒爲抱匿。它所以免。吉之部運吏輸糧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榜。號泣莫爲計。君閱之。爲貸於大賈。以償。吏德君。以物來謝。君卻之。蔣山僧爲御史所誣。夜竄君室求救。君藏之。故人家僧獲全。宋楊忠襄父邦又廟在城南。君以公吉人。歲時率吉士游寓者。具牲酒祭之。君之爲義多類此。君嘗攻醫。尤良於治證。疾病造君者。不問有無。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走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衆。由是人多稱君美。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於至正丙申七月九日。以丁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清涼山右。國朝洪武壬子十二月九日。復改葬南門外之鍾家山。夫人劉氏。附焉。君曾祖若海。祖懋。父文輝。母周氏。君二男子曰珙。曰環。珙早卒。環承事郎。晉相府錄事。賢而能文。精於書。得晉人筆意。二女適蕭伯高。鄧世良。孫男二。某。某。孫女四人。皆在室。環與余交頗久。以銘爲請。余惑乎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

則趨有小害。則避去不肯留目一顧。或道上相值。輒引袂掩面。陽爲不識。倘以事過其門。策馬疾馳。惟恐爲所汙。況望其拯卹乎。若君者可謂無讓於古君子者矣。烏可不銘之以爲世勸乎。君所爲詩。凡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杜裔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旣多。胡不祿仕。非不樂仕。義不屈己。養氣爲文。五色有煒。孰非公卿。接跡交軌。彼徼其權。權銷志沮。吾守吾義。夷險一揆。章服之加。繫帶之褫。所交者心。加褫何與。拯難濟危。存孤起死。匿名之求。惟義所止。兵戈如林。白骨千里。君若不知。左孫右子。斯豈人爲。天錫嘉祉。天曷私君。惟善之致。貴有不聞。賤有足恃。刻文昭美。以諗多士。

會稽陳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陳煦。述其先祖之行。拜且請曰。煦之先本儒族。至于先祖。遭家多艱。始屈身爲吏。卓卓有可稱者。先祖年六十有七。以元至正己亥十二月十八日卒于婺之金華。越一年辛丑正月某日。權厝金華照水里之原。今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會稽某山先隴之次。然先祖之卒。今二十年矣。相去日遠。人之及見先祖者。日益微。稱先祖之美者。當愈疏矣。儻又越十餘年。安復有知而稱之者乎。惟托文辭之傳。可以不朽。而文辭之不美者。又不足以傳。煦嘗聞人咸推先生所爲文。必傳。先生文傳。則先祖之事愈久而不墜。惟先生閔焉。而賜之銘。余曰。余文豈足傳而祖耶。然而祖之事。信有可稱者。乃受而銘之。君諱克和。字惟中。陳姓。陳爲固始著姓。唐末有遷泉之南安者。宋太常少卿侁。始自泉遷會稽。君七世祖也。曾祖一新。文林

郎祖麒。左宣教郎。父德星。母李氏。君六歲喪母。十九而父卒。能自振拔。讀書學法律。挺挺不肯出人下。元貞初。補三江鹽場吏。覈收所積鹽。得羨餘數十百引。以代亭戶貧不能輸賦者。流亡相率復還。旣而調。慄縣吏。縣民誣鄰人盜其先塋珠。君曰。珠入土必壞。汝先塋葬幾何年矣。豈有完珠耶。富族僞爲券書。奪細民田。君辨其券曰。是歲某月改元。何謂正月耶。皆無以應而退。轉吏上虞。會歲饑。民道死相望。君言于令尹。發公藏易粟。勸巨室啓廩賑貸。存活者甚衆。上虞下蓋湖廣百餘里。溉上虞餘姚二縣田。夏旱。二縣民爭決水。至相毆擊。君白尹立石表湖上。而中分之。爭遂止。復有梁湖者。旣民田甚博。右族利其腴。將墾以爲田。民病嘆。君浚復之。改平準鈔庫司庫。爲會稽縣吏。紹興路開。君能辟爲掾。山陰墾埭塘。圯海水禍。稼郡公屬君治。君役多田家。斲巨石穴其中。貫以堅木築之。歲乃有秋。錄事吏闕。君攝其事。樊氏叔姪爭先廬。不決相訟。前吏利其貲。故緩之。不爲析。君登之於庭。告以古孝弟禮讓事。投鈎于地。使各取之。叔姪悔悟。叩首泣謝。讓其廬不必居。踰年。移吏婺州。守熟。君名不敢以吏待。君每相可否論事。民陰受其惠。武義民欲誘饑民爲亂。事覺。欲悉捕誅之。武義大擾。君走告廉訪副使伯嘉。訥曰。謀亂者一狂豎耳。餘人果何罪。今不因而輯定之。亂且見矣。賴以生者三千餘家。義烏徐氏。率少年七十餘。剪髮爲信。劫其仇家。旣而仇遁。其黨怒。遂火縣治而去。郡議以爲亂律置之死。君復告伯嘉。訥曰。愚民負氣縱火。罪雖有之。豈如議者之重耶。且剪髮者皆脅從耳。欲置之死。不已酷乎。七十人者。皆賴以免。聲績益彰。至正乙未。江浙行中書省以君爲慶元路市舶提舉司都目。戊戌。奉檄使泉。還道婺。會國兵圍城。君縋以出。問道之會稽。遇

剪髮民相率邀致其家。出婦子拜曰：生我者君也。爭具肩輿護君歸。明年之金華訪其二子敬，升遂卒。時告其子皆善言。聞君卒者爲之歎息。君爲吏至老，毫毛無所私家。無儻石儲，弗郵也。然遇事敢言，言必當乎理。故所爲輒可稱道。娶呂氏，生五男子：長源、國朝、知完、縣事。次卽敬，福建行省員外郎。次復，元山陰縣儒學教諭。次卽升，今爲儀封縣儒學教諭。其一曰瑞，出後上虞梁氏女。一適同郡王克常，孫男六人，長卽煦。由太學生爲吳王府伴讀，擢今官。次曰杰、烈、默、熊、孫女五人。古之仕者將以行道也，非以榮其身也。然而所居卑，則所被者狹。故君子樂得夫時位焉。苟幸時竊位，以富貴其身，而無所益於世，則君子何取乎？若君者，雖老死於下位，然所至而民受其惠，其過於世之食厚祿而無善可稱者遠矣。使天道可必，君其有後哉。銘曰：

萬鍾無聞，彼爲何人。吁嗟乎君，下位終身。雖則位卑，善政孔殷。誰曰不信，視其子孫。

莆田方時舉墓銘

余始銘莆田方君應元之墓，則知方君有二賢子。其長諱槐生，字時舉，尤以文名。心固識之，後聞時舉以郡守辟爲郡校師，人尤稱之。余愈熟其名，而未及見之爲恨。然頗自意，余官京師，去莆不甚遠，以時舉之才，校師豈足以老之哉。余雖耄，見之必有日。及余引年告歸，有以狀徵銘，署其後曰：文情者，則時舉之子。省其狀，當銘者，則時舉。而時舉以洪武六年六月六日已死矣。及考論其死故，編民有怨其郡丞者，誣訟之于部使者，辭蔓連時舉，已白其誣，遣歸。及上官疑其獄有賊，再逮之。時舉恐，遂拜辭孔子廟及其先

祠遍與朋友訣。夜半。給其妻子就寢。沈井中。嗚呼。其可哀也乎。按狀。時舉。儒者也。少資稟過人。受業于進士方君德至。及鄉貢進士鄭君稷。通春秋書詩三經。年二十。輒爲人師。善講說爲文辭。元至正中。方岳大臣交章以舉行隱逸薦之。不起。擢爲漳州路北溪書院山長。不赴。授泉州路儒學教授。卒不從。及國朝以校師辟。辭不獲。乃就職爲師。七年。惟以推所學。淑髦士爲務。恬不以祿薄勢卑動其心。嗚呼。時舉之所守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嗜義如飢渴。蔡忠惠公襄之祠。林文節公光朝。劉文定公克莊之墓。皆圯壞。時舉請于有力者葺完之。其先宋光祿卿偕爲郡名人。則祠之于學官。晉江知縣深道慕爲盜發。則治而瘞之。其族祖。族父。及外王父母四喪未舉。則葬之。莆之郡乘。自宋南渡以降。廢而不脩。則陳于上而脩之。其家譜牒未備。則備之。嗚呼。時舉之所爲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謹愨有禮。平居未嘗去衣冠。出言秩秩有章。與人交。薰然和翼然恭。悠然而不變。聞人善。則揚之不置。有不愜意者。必論折之。使合理而後已。其務德如此。而年僅四十有五。寧不誠可哀乎。與時舉同時之人。有學不若時舉。文不若時舉。言論不若時舉。而都顯位。享豐祿。得上壽以死者矣。而天獨窮時舉之身。又闕其壽。豈非命也耶。然命者出於天。惟君子能安之。而小人皆反之。安乎命以行。而所遇有橫逆者。雖夭猶壽也。雖賤猶貴也。以能全其天也。不能安乎命。所爲戾乎天。而僥倖得福者。雖壽猶夭也。雖貴猶賤也。以弃其天也。然則時舉雖不獲一命。不登下壽。而所受於天者。白于鬼神而無愧。質于聖賢而可徵。又何足悲乎。辨而銘之。所以慰時舉。亦以慰其子也。時舉娶朱氏。故宦族。二子。長卽文煊。次文烜。二女。適柯廉。龔璠。曾祖諱寓孫。宋某官。祖諱塾翁。父則諱



應元其世見應元墓銘。茲不著時舉之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山之原。銘曰。麟或死于斤。豚或被繡紋。天道茫茫。孰知其門。命之方屯。雖賢哲莫伸。自昔皆然。豈獨乎君。君勿尤乎人。惟命是信。我銘君墳。以列清芬。以告鬼神。以貽爾後昆。尙其不泯。

嚴陵汪氏家譜序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爲文獻國。及秦火之餘。廢亡略盡。所僅存者。自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以太史公之傳。迄不能自有所論載。蓋慎之也。況去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吾讀嚴陵汪氏家譜。未嘗不歎其紀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於魯成公之次子汪。其後遂以汪爲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郎之戰。與孔子同時。見於禮記。其來邈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咸述其字名。官位。壽年。墳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銘。朝廷之命。爲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秦漢以下。至于今七十有餘世。粲如目見而耳受。此不惟過乎太史公。天下之述姓氏者。未有若斯之備者也。豈周公之子孫固多文哉。雖然。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華而大著。越公之後。以詩書起家。而顯于宋。登政府。列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固異於它族矣。宜其譜之脩。非它族所能比也。然譜者。記其名以傳。不亡其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忘其先者。不特脩譜之爲難。而脩其身之爲難。譜或不脩。其爲患小。身或不脩。則辱其先矣。汪氏之先。莫大於周公。周公之禰文王。斯二人者。身爲天下準。言語爲後世法。爲其子孫者。豈易易哉。今夫閭巷驟興之人。身賤宗微。其所爲或有不至。人將貸之曰。其先亦若是耳。以文王周公之裔。列於斯譜之前。人閱之。則曰。若聖人之冑也。聖

人之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如是。何以爲聖人之後哉。則豈不尤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脩身慎行。宣昭令聞。以法周公爲志者。上也。善守先訓。不爲匪彝。以辱先者。次也。苟弛然雜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斯爲下矣。與余交者。國子助教中。自言爲汪七十二世博學能文。其所謂宣昭令聞者。歟。其以譜請。敝也。余故樂爲之言。

###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固未有所謂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治水然。左淪而右疏。排險而導下。惟適水之性。使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禮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庶人惟祭其禰。禮也。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蓋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蓋竹。自名箴者始。箴卒。葬于華蓋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閭。服微情。強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于墓。而未果。淳卒。其子今刑部主事陞。遂作祠奉箴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爲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於左偏。祀晦菴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千之。知南劍州起龍。及其父陽江君配祀。卽祠之前爲學。聘鄉人之賢者爲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爲。未必皆合於古。而

余獨有取焉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止慝。導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豈刑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爲速也。夫以既遠久疎之族。有貧富弱強之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乖背。必有不可止者。今也立一祠于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疏者可以復親。遠者可以不散。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有所仰濟矣。其族寧有壞乎。況於有學以爲之教。有先賢之祠以爲之則。其爲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氏之嗣人。祭于祠。學于學。而能脩其身。睦其親者。善爲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它族之人。豈不負陸之望哉。陸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爲能合於禮。其徵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蒼雲軒銘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爲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況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爲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爲。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爲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爲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旣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爲高也。苟徒以隱爲高。孰不可爲子陵哉。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爲學。志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爲。卓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爲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弃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斂與施。或不盈握。或雨四垂。庶乎于道之歸。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爲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璽不華。僅禦雨風。環度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卽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襲封衍聖公魯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斲木。炭就火。猿撥木以升。兔走壙而攫之以鶻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余縱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頰泚。人之所諱。余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余不知耻。余言之拙。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緇。未入其庭。已覘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緼奧。福來熒熒。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余夢夢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爲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爲織絲。虎豹在後。吾以爲犬狸。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癡經。繆緯。錯綜紛披。良平不能策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沒。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無涯。窅乎無塗。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舐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

搜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爲六府。合爲三事。周公旣亡。本摧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瘍擇類。取巨捐細。德脩政舉。禮成樂備。廣廈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爲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爲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送王文閣序

上旣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諭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今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攜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

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罔承命將還。造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罔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才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效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罔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尙從而質焉。

### 樗散生傳

樗散生者。錢唐人。李氏名。諱字孟言。少受學。越人楊君維禎。負氣尙節。善爲詩。賣藥金陵市中。名其室曰樗亭。而自號爲樗散生。市人病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樗散生。美不置口。或問樗散生。今人莫不願爲材。有寸夸尺。有尺夸尋。惟恐人不已才。不卽用。旣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爲戚。今生乃以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其嗜好與人不同也。所惡乎樗者。以其無用也。今生脩善藥。以活疾疾者。有功於民。甚博。何爲以樗自汙哉。樗散生曰。吾計之熟矣。名之美者。吾豈不欲居之。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爲禍。吾苟自以爲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則爲妄人矣。吾今自以爲樗。彼亦從而樗我。不虞我足用。而我足用者固存。何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者也。夫名。虛

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斷斷然欲奪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者。醫醫之。書易知。醫之技易學。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肯自負吾才。而享釜庾之祿。豈皆不若乎人。然吏胥操法。而迫吾側。民庶持牒。而聒吾前。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易能之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是問者謝之。咸稱樗散生爲知道者。余聞於建安黃仁云。

史官曰。樗散生之傳不虛矣。生豈果知道者哉。君子之道。貴乎食焉而無愧。吾觀世之人。有愧者多矣。生豈無見者乎。孔子強漆雕開仕。開自以爲未信。而不願爲。孔子悅之。樗散生豈學漆雕開者耶。然則謂生爲知道。豈不然耶。或謂生慕樗以不才而壽。彼莊生寓言。生蓋不取云。

南海高君墓銘

廣州南海之蟾溪。有士曰高君瑛。字季卿。年六十有四。以今洪武十年十月三日。卒于家。其存時。南海人稱其爲長者。旣沒。舉邑聞之。咸哀痛曰。長者亡矣。其冢子彬。居金陵。聞訃哭服。喪來請銘曰。先考之德多。彬不能悉舉。縱悉舉。恐人以彬私其親。不之信。言之公者。莫如衆人。衆人知先考者。莫於南海人之悉也。南海人之稱先考者。彬亦不能盡言。惟常稱曰。長者長者。彬自少聞而熟焉。願有以昭之。使弗失墜。又曰。先考居家。寬愿愛人。貧者有以濟之。患難者。隨力所至。必卹之。故人稱長者不虛口。惟先生哀焉。夫長者之名。莫盛於漢。或曰。以其有長民之德。可爲人長。故云。或曰。其德和善化人。如長養萬物之爲。故云。或曰。

君子之別稱。其義之重如是。在漢時。大臣惟曹參周勃稱長者。萬石君之流。亦可爲長者。其他以蕭韓張陳之功業。不得以長者稱。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之文章。亦不得以長者見稱。其不易以許人如此。高君一布衣。人交口以長者稱之。則其德足以化人而然。不可以位論輕重也。自古國家必以用長者而興。蓋其敦厚可以鎮俗。和易可以近民。其所爲若遲鈍。而知大體。似無能。而有遠效。非刻薄輩。徼目前功者比。故賢者貴之。若高君者。未嘗有祿位。且感人若是。使稍假之位。其功德豈少哉。是宜銘之。以爲流俗勸。君曾祖某。祖寶錄。寶錄之兄天祿。仕宋季爲茶鹽司口舉。父與立。母黃氏。娶李氏。先十六年卒。子男三人。家卽彬。次曰晉。蚤死。次曰宏。女三人。二適邵伯齡。黃仲賢。一在室。孫男若干人。震節。某。孫女若干人。彬尙氣節。元季嘗集民爲兵衛其鄉。旣而遷金陵。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君于某山之原。銘曰。漢治尙質。多任長者。淳風茂德。化成天下。長者之化。喬嶽大川。莫知其功。生物資焉。世頽俗壞。小智利口。取效目前。遑恤其後。我思高君。長者是銘。告爾子孫。維德之程。

###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岡之裔。方雷。比它姓爲最先。黃帝時。有曰明者。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爲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爲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爲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弃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儋。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繇



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木莆人而莆之方氏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達達歛裔也漢祥之孫蕭以國子生仕于朝三轉爲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它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裔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爲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奮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知所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賢丈夫哉蕭有學問多才能善爲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蕭始武昌之方自蕭而著其將在斯乎其在斯乎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思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書布爪滌壺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旣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問抱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

聽之。悽焉而秋清。盜焉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鶴鷺鳳追而和之也。砢砢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旣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余重有感焉。樂之爲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遠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寢久寢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嚴宗爽小傳

嚴盛宗爽者。會稽餘姚人也。其裔於漢隱士子陵家姚江之西。性坦質。待物無町畦。善飲酒。然未嘗與庸俗人飲。薦紳先生過其門。不問識否。必邀致其家。爲具飲之。妻子告無貲。宗爽解衣付酒家奴。持去取酒。酒至。撫掌曰。吾無憂矣。傾所有奉客。務得其歡。不爲它日計。或勸宗爽仕。不應。朋曹招與飲酒。卽著巾往。輒盡醉而返。宗爽作軒于舍西。號曰臨清。而自號曰客星樵隱。且曰。山水吾所樂也。亦將以矯夫汗濁。

而冒利者喜讀陶靖節詩。撫卷謂人曰。是翁可人意。或疑宗奭樂隱。宗奭曰。靖節豈隱者哉。或又疑宗奭自放於酒。宗奭曰。舉世無知我者。惟酒知我。吾與世人言。口液乾。不領吾意。與酒未交口。心已相醉。故吾得酒。寢加安。食加旨。神充而氣完。酒誠我益友。何謂放耶。疑者愧之。宗奭今老矣。吾聞於上虞魏彝仲云。爲說者曰。吾始讀陶靖節詩。恠其喜飲酒。而又時時稱嚴子陵之爲人。以爲子陵清苦高勁。如喬松秀竹。豈飲酒者比哉。及求靖節之志。固不爲酒。特托酒以自適耳。無害其爲同也。今宗奭以子陵之裔。而又慕乎靖節。其事與靖節不甚相類也。豈亦靖節慕子陵之意耶。非耶。且宗奭謂酒爲知己。其亦有所見而云耶。抑有所激耶。列之以示好事者辨焉。

危雲林像贊

文繼虞歐之盛位。居廊廟之尊。天下譽之而不爲喜。衆人毀之而若無聞。此公所以爲大雅之君子。傳百世而長存者乎。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

古今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乎經史。道散文繁。歲益月增。欲窮其全。厥惟難能。在昔先覺。示我要旨。挈其宏綱。衆目咸舉。苟弃其本。而披其枝。力瘁心勞。彌久卒迷。仁恕于民。孝慈于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惟爾陳生。嗜學克孝。不形于言。已達其要。尙虛厥心。以誠爾躬。聖賢何人。敢不慎恭。

#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十四

## 朝京彙卷第四

### 萬孝子詩序

清苑葛孝子守德。仲謙事母有聞。薦紳多其行。頌美甚殷。其胤師曾請序以文。余謂孝子云何。曰。母病痿痺。四體莫能屈伸。衣帶筋七。孝子必躬事。不屬諸人。躬舂色養。如是者終其身。母恚性嚴。或少失其意。叩額謝過。務取其歡欣。身處疏淡。奉養極旨溫。假貸勞動。口不稱難。母弗知其貧。燕南部使者高其行。欲薦名于朝。辭疾不起。不忍違其親。貴臣知之。俾師鄉校。後教授中山保定二郡。車載母以行。徒步推挽。見者稱其賢。出遊于外。獲味頗珍。必持以遺母。己不敢先嘗。醉而歸。母不悅。以噴。輒戒不飲。非尊者賜。未嘗染唇。母以壽終。哀號頓擗。治墓與祭。必傅于禮。哭泣三年。孝子有兄。母沒求分力。諍不能得。恣其所取。不忍與論。兄寔且老。迎以歸。養死。嫁其孤女。待之有恩。姊貧無子。事之如兄。而彌敦。惠于同姓。施及外嫗。鄉人稱孝子之行。父以訓子。祖以語孫。曰。若葛孝子。古篤行與倫。元至正之季。盜起中原。舉家避亂。唐明府山采樵以餐。忽逢大風。西南來。勢若萬馬奔。家人懼走逃匿。既而兵至。餘皆遇害。孝子家獨存。人咸謂孝子至行。可感鬼神。嗚呼。人孰無母。孰無弟。昆何獨孝子。生有美名。既死而不泯。嗟哉。恒民。逐逐生耳。死生無可稱。死則澌盡。何異于萬蚋與蚊。孝子之名。宜載國史。宜勒貞珉。光明炳耀。有若景星。縣彼高旻。嗟爾後

人勿謂孝子之行不可以臻。天衷萬古炯如朝暉。

周君墓銘

周君諱德驥，字仲良。其先汴人。宋靖康亂，諱詢者始遷杭之新城。曾祖諱曾，國學生，授迪功郎。祖諱藝，父諱誠，孫母汪氏。君少喪父，能自力學問。事母貧無以養，去就吏，得祿以奉母。及母患危疾，遂棄歸，躬調煮藥物，問所苦好，而順適之。晨夕涕泣，叩顙籲天，夢神語以禳禁之法，亟如其言，疾果愈。念母已耄，絕意不復謀仕。有薦之者，不應。惟日以求母豫悅爲事。食必俟母舉筋，然後食。夜俟其就寢，然後寢。見其色和，卽喜以告妻子。或有憂戚，輒懼，自外歸，倘不見母，驚走問故。家人曰：「在臥所趨床下，問體安否。」安則悅，否必如疾在身，終日不食。平居必稱名，有問起而對，髮斑白，未嘗言老。及母年八十餘終，君哀號頓擗，過者不忍聞。居喪治墓，咸如古禮。君有兄，亦老病，足不良行，嫂喪明，無子，事之如父母。元末兵亂，奉兄嫂以逃，不辭勞勩，沒皆卜地葬之。人服其行，稱其爲孝弟。及年五十八而卒，復以節孝私諡之。君娶武都章氏，其孝儉如君。年六十，哭君過哀而終，生一子，昉。養君如君事母。一女，嫁白劍側室龔氏，遇盜不屈死，生二子。一天一死于亂，昉旣葬君，來請曰：「先子之卒，以元至正己亥三月四日，吾母亦卒於後十五日。初合葬潘村先隴之左。今洪武甲寅正月三十日，復遷葬于昌西鄉下汪山之原，而墓石無辭，敢請銘。」余曰：「節孝君之行如古人，固宜有後，昉真其人也。烏可以辭。」銘曰：

人咸樂乎生，而愧於苟生。人咸惡乎死，而尙於有名。生以孝稱，其生不苟。死以孝名，其死不朽。昉以爲之。

子是謂天道而余以銘之告于悠久。

### 敦睦堂記

台黃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氏居焉。故有堂曰樂善。至諱遂者屬其子光祖與璣。爲歲時合族之所。諸孫若奎等五人謹守之而不敢廢。元至正壬辰堂燬于盜。嘗欲作之而未能。越二十六年爲國朝洪武丁巳。若奎之子昭與羣從兄弟謀以爲自斯堂之廢久而不復。則親義疎而友悌乖。將始諸此。可不亟圖。乃各出錢粟材木金石之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息。如營其私。越明年堂成。旣行會族之禮。復更其名曰敦睦。其在京師者。太學生昇。遂來徵余記。昔者先王盛時。制民之具旣備。又爲井田以聯其心。爲鄉黨州閭以同其俗。爲學校以化其暴戾。而樂其善良。又有月書歲考之法。以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之際。又必察其孝弟姻睦之行焉。故當是時。凡比屋隣井之人。喜相慶。戚相弔。疾病患難相調卹。如至親然。脫有災禍非常之事。狠虐不軌之人。皆無所自而發。發則親戚鄰保隨而撲滅之。故其時天下無亂民。以百姓皆相親睦故也。世遠法墮。人自爲家。鄉自爲俗。甚者兄弟父子不通假貸。憂喜不相問。逸樂不同情。事觸於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諍其兄。往昔之亂多起於此。非民性異於古也。制民之具不若耳。制民之事非無位者所得爲。有志之士能睦其族。化其鄉。而不陷於非義。豈非善學古者乎。若張士之爲。蓋近之矣。賢人君子豈必皆假乎位。而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頑嚚化爲純慤。愚昧者不失其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

孫多賢能。其鄉咸稱之。它日海東之邑。聞有民淳俗厚如鄒魯者。必張氏之化也歟。試記其堂以俟焉。

連槐堂銘 有序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人事乎。則大舜閔曾之行。未聞形於草木之祥也。然則將何所定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養吾氣以感之。寒暑可自我而平。日月可自我而明。山川可自我而不震驚。鳥獸可育。四靈可致。況草木乎。然而有得有不得者。變也。物隨以應者。常也。變者天之權。常者天之經。天以經示人。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德。蓋爲人之道。固其職也。雖勿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於道。烏可以弗旌乎。是權也。或因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之教人者也。苟逐逐焉而報之。仍仍焉而見之。智者可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以爲天矣。天道之權。吾於會稽周氏有徵焉。周氏兄弟曰彝允。皆賢而文。居新昌彩煙山中。事母甚孝。入其門。少長秩秩有序。其氣穆然若陽春然。鄉人稱之爲孝弟。舍旁樹槐一章。高尺餘。岐爲二榦。及肩。交合爲一。左右之枝各三。上挺可數尺。再合而再交焉。於是觀者咸歎其異。以爲彝允孝友之徵。乃以連槐字其堂。其友王宗成來京師。爲之請銘。槐之爲音。近於懷。懷者思也。所以旌其孝友。而教其後人以思也。後人視斯槐。寧不有思乎。其枝歲繁而時茂。時子孫之愈久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本於祖則一而已。猶槐之衆枝本於榦也。嗚呼。周氏後人視於斯槐。孝友之思。其能忘乎。此天之所以教也。烏可以無銘。銘曰。

周氏孝友。德斯植。天旌厥槐。世希覲。巨木數圍。去地尺。岐爲雙榦。挺雄特。及肩而交。交復副。旣副羣枝。合

如織。鄉氓里耆歎以嘖。炯哉奇祥。古未識。吾知玄化彰爾德。俾爾後嗣思作則。枝繁榦別勢莫抑。同氣殊分麗千億。槐枝能連人可析。

### 李疑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目眇眇未瞑。卽輿弃之。而致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尙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汗衾。席裊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殮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



塵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爲。貴乎有徵。昔者孔子脩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繫以辭。或從而定之。未嘗敢增益也。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泝博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爲誣。何取其能博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爲尊祖。僞則爲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銜博。或妄爲字名。加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它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爲觀美。其心非不以爲智。卒陷於至愚而弗悟也。壽昌胡氏則不然。於旣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略疎。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蔚然有敍。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斯哉。脩譜者名榮。來京師而以示余者名翰。皆善士云。

贈鄭院判序

有其術而無所於用。值可用之機而人不能任之。欲望其以有成者。百家之所難也。惟醫爲甚。扁鵲華佗。天下固不常有也。使有之而值淺易之疾。遇難語之人。上之不足展吾術。次之不能從吾所欲。爲法宜鍼而責我以砭。法宜實而命我以虛。乖迂拘執。卒之與恒醫無異。是豈醫之罪哉。勢使然也。誠有善任人者。惟吾所用而不較。期以成效而不泥於私謀。人人皆可得而勉矣。故疾有死於過愛而生於達理。過愛者。恐其危而不肯任人。達理者。知非己之所能爲。則信人而求其成效。其達者乃所以生之。而愛乃所以殺之也。若福建承宣布政使陳君彥銘。其達理者與。陳君之妻免身。得寒疾。羸弱已甚。徵太醫院判官鄭君某藥之。鄭君請曰。愈否在吾。幸無撓我。陳君許諾。鄭君乃視脈所宜。集藥之良而療之。或謂藥性與疾戾。以語懾陳君。君不聽。任之不變。已而果愈。陳君出金帛謝之。鄭君辭曰。子善任我。故爾。使子不我任而自用。雖欲愈可得耶。且金帛非所欲。子嘗善太史宋公。得其文畀我足矣。陳君以其言告。余謂陳君之善任人。鄭君之不伐。其事皆可稱。且類古之爲治者。蕭曹房杜。雖爲俊傑之士。使其時不善任之。黎庶何以享隆平之澤。而其名聲事業何以垂至于今乎。然則二君之事。取喻則遠矣。序而傳之。豈特可爲任醫者之勸乎。

###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灘瀨之虞。跨馬行篋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顛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

舟一失尺寸。輒糜碎土沈。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咏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余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善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尙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贈承事郎知吳縣事周君墓銘

蘇之吳縣有士曰周君諱文敬。字敬之。少攻詩書法律。食吏祿於瀟河東西。晚爲平陽州吏目。滿歸。元末盜據吳。遂居崑山。年七十四。以至正壬寅十一月十五日終。有男二人。克讓。備女四人。初君之夫人張氏。以先十五年戊子八月十八日。年五十而終。君擇地於吳天平山陰之龍池塢。將葬之。卜於玄武神。自始擇至啓壙。三卜襲吉。其繇曰。利爾後人。忠孝且賢。遂葬。及君卒之明年。克讓將合葬。復卜得前繇。乃以某月某日。穿壙葬焉。元亡。國朝有天下。次子備。以才薦爲和順令。三遷爲通政司經歷。得推恩贈君承事郎。

知吳縣事。張氏爲孺人。於是咸謂玄武之繇有徵也。備詣余泣告其故。且曰。先君之善甚衆。備不能詳。其居家。妻子未嘗見其過行。接士大夫有禮。字矜寡有恩。常教備曰。吾惟不思自立。以陷於吏。耄老無所成。惟脩身治人。恒道莫大於儒。爾其勗焉。以顯爾前人。否亦足爲善士。無效吾爲也。備謹服于心。不敢怠。至于今。藉以祿食于朝。皆先君之訓。而先君已不逮養矣。今旣被寵命。爵爲鄉邑大夫。倘不刻文于墓。何以侈國恩而昭先德。願畀之銘。余曰。吳縣君生雖不遇于時。然善格鬼神。而告以吉壤。德遺于後。而享茲寵贈。其得於天者。不亦厚耶。爾後人能繼忠孝。以承以昭。斯可以銘矣。君曾祖某。祖某。考必亨。孫男曰庠。孫女二。一適顧某。一在室。銘曰。

挺挺令士。世不祿之。巍巍佳城。神具告之。世雖爾遺。神不爾欺。厥胤孔良。榮命是推。善格于天。亶若蓍龜。有不信者。來考豐碑。

### 柳氏二節婦傳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其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一子。桂而宗遠卒。或少唐。恐其難寡居也。以語試之。唐忿曰。吾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天使然。義出於人心。吾縱不畏天。能昧吾心而負義乎。且吾姑老。吾子少。吾去之。將安求乎。益苦心瘁力。營粟帛以養姑。命桂學詩書於鄉先生。姑年八十餘。乃終。而桂長。遂娶陳女爲婦。陳歸桂逾年。桂亦卒。陳年甫二十四。或閔陳無子且少也。勸其再配。陳哭曰。此豈人所言乎。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寧卽死。柳氏牖下。不

願聞此語也。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依以居。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後行。姑婦孝愛如母子。歲時具殺醪祭，柳氏亡人，二婦煢然拜階下，輒涕泣不能相視。後以某子某爲桂後。今唐年六十，陳亦四十，鄉人咸稱爲二節婦云。

史官曰：夫婦者，相扶以生者也。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幸遇夭折，臨患禍，夫不獲婦，婦不得夫，其夫是豈人情所願也哉？斯變故也。夫人處平居無事，雖至閭劣，皆可以勉。事有出於難處者，雖奇偉丈夫，時時猶有失焉。況婦人哉？若柳氏姑婦，皆在少年喪夫，處人之所難堪，以至於老，余讀其事，未嘗不爲之歎息也。人常患後世俗不逮古，是烏可槩言乎？二婦之所爲，擬之古賢婦，何讓乎？余因門人朱瑾請，爲列其事，使繼此執筆者有取焉。

番禺蒙氏譜序

太學生番禺蒙安以其譜圖請曰：安之先齊人。秦時恬毅兄弟俱士，被信任，後皆死，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千餘載未有大顯著動人耳目者。番禺之蒙始於有宋諱甄者，自北方來，知廉州，遂家番禺之海陽里。至安八葉矣。在宋世有祿仕，自元得國，始無仕者。今閱三世而安復以儒生貢太學爲弟子。員竊懼不能承其緒，嘗考次八葉字名枝裔爲譜，使後人知所自，願先生序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姓氏固人之所甚重也，然其著於時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亦不以有人稱之而傳，在乎孫子之賢耳。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侯之裔，而今世載之簡策，以爲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胤燕齊氏也。苟以人稱之而

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曰伊傅管晏蕭曹房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者尤多。三者皆由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蒙氏自恬毅始顯，恬毅雖賢，然其所爲未能皆當於人心，而卒死于亂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況有過於恬毅者乎？方恬毅被禍時，呼天地神明而自列，其意豈自虞不遂泯滅哉？而太史氏悼其忠，悲其志，尙不忍廢而著之史傳。況夫道德之士，仁聲義聞，足以厲俗而化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溫而有文，慎而達禮，可謂有學道之質矣。前之三者，苟知所勉焉，未有不至者也。況於恬毅乎？其名誠顯于當世，而著于方冊，後之人必曰：此番禺之蒙氏也。蒙氏之後人必曰：此吾蒙氏之聞人也。番禺之人必曰：此昭吾邑者也。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患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爲乎？安曰：此足以序斯譜矣。請書之以告族人，使知勉焉。

### 送會稽金生序

余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晚得某生之才，余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里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余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同舍會稽金文舉訪予，且稱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爲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野蒿山櫪，不培而自長；才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苟不

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于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況今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爲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蔽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某與郭之交薦。其友爲可愛。而喜文學愛才之心爲足取也。及文學將歸省其親。某生爲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學者。若觀靈芝瑞木。然而毋蹈余之所恠也。

遯耕軒記

番禺樊君德新。以美材擢爲戶部主事。每欲然有不勝任之言。題其舍曰遯耕。而謂人曰。吾昔避地荆南。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躬耕以養吾親。甚自得也。今繫官於此。材薄不足以勝祿位。勢微不能以施惠澤。吾心未嘗不念躬耕時也。行將陳於上。乞身而歸。反乎故廬。此名所以識之耳。聞者疑之曰。署居與氓廛孰安。章綬與民服孰華。耒耜耘耔之業。與簿書之政孰勞。事人主而友卿大夫。與居閭巷孰榮。而曰遯且耕。非有激而然耶。且君子出處何常。惟不失乎義而已。昔之居田里。共民之業。義也。今仕乎朝。共乎仕之職。亦義也。以民而有祿位之思。則爲僭。以仕而懷其故土。願爲齊民。庸非過乎。天之生人。不皆賢。不皆不肖。將使才者治不才者爾。故細民者耕且蠶。爲粟帛以奉上者也。君子者出智謀計畫。均之使勿爭效。教之使知禮義者也。使人皆欲爲細民。則誰爲治。使皆欲爲君子。則上安養。今樊君以治人之才。居乎位宜也。而必欲爲遯且耕。何歟。樊君曰。仕之優於農。吾豈不知之。然國之祿位。非以優仕者也。使仕者勞其心。

以優細民耳。故祿者出於民，所以備我之心力；位者出於上，所以使我自別於細民。夫位高於細民之上，而德不稱，則爲尸位；受民之傭而無功以報之，則爲苟祿。吾惟是二者之懼，愧交於心而不釋，思其易稱無愧者而爲之，以爲莫農若也。故以見吾志焉。且世之居位而肆虐者，不知稼穡者也；吾今不忘乎耕，使目之見者耕也，心之思者耕也，烏敢自逸哉！他日或得舍此而去，放乎山澤之間，求抱甕丈人之徒而友焉，作爲謳歌，以慶夫天下之平，此吾之志也。云云者，吾何暇計哉！於是金華宋濂聞之，嘉其存心之仁，自待之薄，異乎患失者也，記其事，以爲仕者鑒焉。

### 毛德玄傳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良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跳走出山，乞口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弃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忍弃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塋，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緄，皆好學。紘今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慎同官，相友善。



史官曰。孝弟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萊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爲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烏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爲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昌者耶。

臨海方府君墓銘

君諱濬。字德明。姓方氏。台之臨海人。五代時。有以武顯者。居臨海仙華山之東。號東山方氏。君其後也。曾大父仲。大父賢。父奎。母韓氏。君少孤。能自拔擢。超出流輩中。誦書不求多解。務見于用。持身有威儀。不妄嘩笑。儂薄子過其家。踏步傾耳。不敢出聲。喜延攬賢士。至則沽酒與飲。取其歡忻。不顧惜貲費。人有過。弗匿於心。輒面折之。遇流俗。則不肯舉目視。至門。亦不與語。是以所交皆台之有名者。无季。或薦名于朝。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會方左丞據海上。賤儒多倚之。求利祿。君獨避匿。日與里中故老緣躋山水。間歌吟忘返。庭有鉅楹。每醉餘。盤旋其下。晚乃別號楹屏翁。一旦得疾。正衣冠危坐。抗手與視疾者訣。頃之乃逝。年六十。時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日也。娶牟氏。諱巽。事姑孝。宗族稱之。年五十有八。以今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五年十二月九日。台葬于仙華山之原。四男子。仁、義、禮、本。禮本爲浮屠。本以才薦。擢起居注。遷徽州府通判。改知金壇縣事。有政譽。一女。適董宏。孫男六人。組、忠、良、桓、金、瑰。女三人。長適韓載。二尙幼。本爲起居注時。與余同朝。屢以銘爲請。未果。爲及余致政。朝京師。本至自金壇。重以爲言。退則自狀羣行。使忠來速銘。其辭文甚。於是知君善教子也。銘曰。

維蔓方氏。本於方雷。事軒與舜。曰明曰回。叔佐周宣。功侔尙父。紘在。西漢。始徙南土。南土之方。皆祖於紘。派別支繁。維欽爲宗。台之方氏。始自欽分。或昭或泯。不大有聞。君之先人。嘗以武顯。君隱不仕。乃篤爲善。善積在人。彰善者天。其將熾然。胤子孔賢。

### 新雨山房記

諸暨爲紹興屬邑。與婺鄰。國初得婺。時伐僞吳張氏。相持未決。兵守諸暨界上。張氏恃諸暨爲藩籬。乘間出兵侵掠。兩軍屠戮無虛時。故諸暨被兵特甚。崇蔓巨室。焚爲瓦礫。灰燼竹樹花石。伐斲爲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懲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弃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修飭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脩爲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門之外。故宅昔已燬。及兵靖事息。始闢址夷穢。創屋十餘楹。旁植脩竹數百。四時之花。環藝左右。琴床酒爐。詩畫之具。咸列于室。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食。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不赴。以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雨山房。願得余文記之。一室之廢興。爲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逸。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寧暇完葺。而知其安乎。糗糧芻茭之需。叫號徵逮者。填于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窮性情之安。果誰使然也。非上之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運于上。隴畝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飫飽歌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耶。仁傑其試爲之。余它日南歸。駕小車。過北門。求有

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尙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燦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譬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脫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持敬齋銘

吏部員外郎翟君大年。謂余曰。大年頃註于吏議。繼蒙大宥。預有祿食。列于英俊之後。追思舊愆。未嘗不

惕然惴慄。因以持敬名所居齋。庶或善其後也。請爲銘以自勵焉。銘曰。坦途不戒。驥或蹶。羊腸畏懼。驚可越。靈臺孔微。役萬物。物來不制。昏以逸。持之以敬。志斯一。古之明訓。作自哲。曰。人敬勝怠。則吉。心不持敬。中蕩。滴四體不敬。形縮瑟。不敬而言。枝以怵。行而不敬。遭價跌。矧茲有職。紛轆轤。近有嚴臨。下羣列。苟或不敬。衆爾咀。鬼神遼哉。口愒恍。語之無聞。罔由詰。敬以格之。迅如驛。況均爲人。視聽徹。事之以敬。寧弗悅。告爾持敬。久愈晰。德樹名彰。底崇秩。

### 貞白堂銘

古君子於治身之道詳矣。而居室未嘗有名。近世之士。略於自治。至於居室之名。則務極其美。昭而日月。風雲雨雪霜露。大而江河山嶽。林泉丘壑。細而竹樹草卉。鳥獸魚蟲。凡可以托情而比德者。皆取以爲名。名則美矣。於身何補哉。誠能揭仁義道德之要。著之於目。而存之於心。禁邪而止隱。服之以終身。而不蹈流俗之弊。此不猶得古君子之意乎。臨川許仲孚。篤志耆古。以貞白名其堂。蓋將矯夫側媚汙濁之弊。以治其身。是可謂善爲學矣。其友芒文縝來徵銘。銘曰。

天不貞。天柱傾。地不貞。地軸騰。日月不貞。乃蝕其明。陰陽不貞。寒暑潛行。况伊人斯。敢不貞。有不貞者。殞厥生。天以白物罔惑。地以白庶物育。日月以白。四海昭燭。陰陽以白。民用弗忒。人苟弗白。爲暗爲僻。彼何人。敢弗白。有弗白者。戕身喪德。維許子學孔腴。揭貞白。銘堂隅。豈銘爾堂。將銘爾軀。匪徒飾外。宜銘諸心。矢弗渝。爾心之貞。爲道之樞。爾心之白。爲德之居。勿側以欹。勿口以汙。持之永久。爲聖徒。

贈張致中序

銜轡衡策。工之所以御馬也。馬非此則不足以致遠。然苟不用其力焉。未有能至者也。爵祿名器。人主所以御天下賢才之具也。有才之士。非假爵位。固不足以立功。然苟恃焉而不修其職。其能成名者鮮哉。余嘗讀漢將相表。見四百年間。登名于簡冊者。以千百計。而余能熟其名者。僅數十人。他或無事功。不見于列傳。或不久輒罷。不及有所爲。至于今。則寂然無聞矣。余每爲之掩卷竊歎。方其人在時。皆位乎朝廷之上。與人主相唯諾。可否。其威權勢力。可以禍福一世。使一世之人。低首側足。不敢視其前驅。當其氣酣。意得。語其故人賓客。亦未嘗不自必以爲傳世無疑。而今雖博聞多識者。且不能知之。況庸常之人乎。此其恃焉而不知脩職之過也。及觀卓魯恭之名。皆發於邑令。唐之元德秀。宋邵子張子之流。皆厄於下位。或布衣終其身。而名聲赫赫照宇內。雖小子婦人。皆習知而能道之。後世或跡其里居官守所及之地。爲之立廟奉祀。與其人尙存不異。然後始大悟鄙陋無能者。雖爵位不能顯其名。豪桀之士。自立於天下者。固不待外物而後著也。而世或恃之以夸於人。則豈不惑哉。四明張君致中。學甚富。義甚偉。有志於功名。思推其所得以澤物。其意甚美。繇奏差上書闕下論事。天子才之。擢爲宛平知縣。余嘉致中之賢。而欲見其功名之成也。故以所嘗歎者告之。使致中勿以位卑自忽。而益致思焉。然余固以德薄位尊爲懼者。亦可以爲戒也。

四明傅君其名曰行而字曰幼學問其字之說於余余告之曰子學後世之學歟將三代之學也後世之學士有以理財爲學者矣有以聽訟爲學者矣有以治兵爲學者矣有以文章爲學者矣有以訓詁爲學者矣然皆非所謂學也夫辨章析句剔抉細碎若馬鄭之流訓詁之學也研精極深融理放辭若柳劉之類文章之學也貴變務奇奮智鼓勇若孫吳曹操治兵之學也以察爲明以刻爲公若商鞅韓非聽訟之學也箕斂口稅不遺毫釐若桑弘羊之徒理財之學也是皆得一而遺十或不適於用或用之而不足以致治故君子弗貴焉三代聖人之所學者大參乎天地而小不遺乎事物妙可以贊化機而近不離乎云爲其本仁義其具禮樂政教其說存乎經而學之存乎人人皆知學之而不能行之者惑於後世之學故也後世之學譬猶稊稗然藝之易成而獲之不可以食食必有霍亂泄嘔之疾人悅其易而不顧疾之在後不亦惑乎聖人之道粟菽也用之於身則氣充而體安用之於家則家裕國用之則治天下用之則四夷格而庶物育而後世未嘗大行者或有其人而無其時或遇其時而不能盡其才通患然也幼學材敏而色和志篤而有容庶乎學聖人之道者矣而人生乎今之世其殆將有合乎夫不學道而妄行者無責也學道而不以行者自賊其心也得乎君而不以斯道事之者欺其上者也是恒人之所不敢爲況幼學之名若字出於父師之訓者乎幼學益自勉焉他日佐朝廷有以經術致治者吾知必幼學也夫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主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余嘗恠友道壞缺諛佞以爲容詐諛以爲智遇不若

己者。則狎而愛之。聞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異於古之所云矣。甘君獨有志於此。其過於人遠哉。雖然。三友世常有之。貴乎有取友之資耳。苟不虛中而拒人。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能自治以誠。則諒者將不顧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求友。其可致乎。然吾聞甘君善士。居官有美名。非能取友。殆不能爾也。然猶以爲未至。而以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得矣。余雖耄。尚將內交焉。

默齋銘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嘗被薦入朝。稱疾辭去。結廬太行之顛。題曰默齋。其友湯子士爲之請銘。銘曰。

昊穹上運。玄壚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順其軌。江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叙。不發一言。而莫敢失其恒職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固不能歸之於一默而已。然苟無誠慤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舌。取勝角靡。上陳爲諛。下喻爲詭。陰謀規利。邪說夸己。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恐。亟譽其美。彼由與賜。佞口多言。弃弗之取。其所尙可知也。絳灌不文。外若椎鄙。而功茂績偉。晁氏之子。號稱智囊。卒啓戎兵。身斃于市。惟躬行之爲貴。何言語之足恃。晉有和君。力學未仕。期實踐以自脩。獨默默而無語。此蓋將矯便佞之陋習。而庶幾乎顏氏者非耶。

#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五

## 朝京橐卷第五

### 長洲練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爲天下旣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堽。自謂其父文達。由睦來居。嘗有志而未果。今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篋謀。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間以爲講習之所。旁爲四室。以供寢處庖湑。延儒士高平范煥爲師。俾里中子弟就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爲宜。堽乃遺書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爲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爲盜。暴則去而爲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子家者爲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強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尙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皇上奮然閱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內之民。皆沾沐浴禮義。



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堯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爲，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吳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閭巷之民，皆知尙禮義，恥犯法，如成周之時，蓋將始於茲乎。姑刻其事以俟。

林氏詩序

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閭陋巷之民，皆能爲詩。其詩皆由祖仁義，可以爲世法。豈若後世學者，資於口授，指畫之淺哉。先王道德之澤，禮樂之教，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自知其臻於盛美耳。王澤旣衰，天下覩古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學而後成，於是窮日夜之力，而竊擬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意愈違，體調雜出，而古詩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無其本也。惟夫篤志之士，不係於世之汙隆，俗之衰盛，獨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樂備於躬，形諸文辭，能近於古，則君子多之，然亦鮮矣。至于今又鮮也。求之嶺海之陬，又鮮也。而有林君汝文焉，豈不尤可尙乎。林君居潮之揭陽，學詩三百篇，以求先王政教之善，治功之隆，賢人君子性情之正，道德之美，以治其身，其身醇如也，以淑諸徒，其徒蔚如也，以形乎詩，其詞粹如也。林君居乎潮，非有人諄諄然告之，而能致力於此，其所得不旣深乎。潮去京師六千里，林君身不出州里，而余知其名，其所爲不旣至乎。夫不資於口耳之淺而成文者，文之善者也。不資於爵位之顯而成名者，名之高者也。余是以序而論之。君名仕獻。

恭題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右解論語二章。乃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脩撰臣孔克表者也。初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詔賜名曰羣經類要。復裝褫所賜爲卷。以臣瀛嘗與聞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也。欽惟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壹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實率諸儒爲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上開物牖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爲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他日是書之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之詳。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御製勅符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爲晉王右傅。且親御翰墨。爲文勅之。識以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慎。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

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褒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爲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上嘗以儼臣濂。雖臣亦自以爲不及也。今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之職爲相傅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爲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王以德義。迪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矣。

正心堂銘有序

元臨川監郡芒侯。嘗名其燕息之堂曰正心。侯既以此自治其身。而化其民。又推以教其子。入國朝。長子文縝。司教成均。思嗣侯德不墜。復以堂銘爲請。三代盛時。凡有國有家者。皆不敢不學。其學未嘗不本於心。譬之操權衡。以制輕重。持規矩。以裁方圓。凡有形者。皆不能遠。是以事功成而習俗美。先王之道。旣息。居乎位者。不知學。學者不知所本。竊竊焉欲以私智小數勝之。而民卒不可得而治。前代之事。如此者多矣。而元爲甚。芒侯生乎其時。獨能取聖賢爲學之道。治其身。其天性之過人遠矣。文縝又能推之以淑諸人。非善繼志者哉。銘曰。

昭哉聖則。厥要甚寡。正其一心。以對天下。一心之量。天容地深。炯若日月。孰不照臨。其不正時。日月方晦。

昏亂迷惑。靡有攸留。誠其始萌。乃正之功。知不周物。思誠曷從。維知克誠。維誠克正。正以持身。罔敢違令。內以爲家。外以臨民。明盡禮樂。幽通鬼神。世降道離。人鮮由學。徇其私心。狙伺狼攫。偉茲芒屨。監于大邦。揭聖明訓。寘諸崇堂。崇堂嚴嚴。筵几具有。邦人君子。陳說古道。孰詭孰端。曷從曷違。折以片言。灼如蒼龜。豈徒其名。又能允蹈。旣政以施。亦身以教。侃侃嗣子。先人是程。緝其休聲。亶爲難能。勿謂已遠。千載一心。聖謨炳然。奚古奚今。

### 周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燕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諷九世孫也。令諷從高宗渡江南。居越諸暨。遂爲諸暨人。父孟德。有文學。生二女。節婦長且賢。尤愛之。授論語、孝經、列女傳。皆能通其義。年十八。求宜壻者。得祠邑周本恭。歸焉。始歸而姑卒。旣而舅及兄公妯氏亦相繼死。兄公子顯宗尙幼。節婦相夫飭喪治葬。咸盡禮。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三男。宗善、宗祚、宗政。宗政始生。時天下亂。夫嬰疾甚。恐不起。顧節婦曰。今兵革四興。嗣子單弱如此。我死。爾能自保乎。節婦嚙指流血。泣曰。天在斯。吾有不能保孤兒者。天實誅之。夫卒。節婦年二十九。鬢跣號泣。泣間含食哺諸兒。不暫出戶限。明年國朝克諸暨。與僞吳分邑拒戰。兩兵交。焚掠家貲無纖毫存。節婦抱兒及顯宗。從一媵出走匿。惟持田籍。以行深山窮谷間。飢餓頓踣。削木膚。采藜藿以食。或問其艱勩。勸之曰。呱呱者何足恃。奚爲自苦耶。節婦怒。不與言。剪鬢髮示之。益自裁戢。厲色峻辭。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至其田。殆盡。節婦持田籍與辯。卒賴以完。知州田若賦高其行。欲上其

事于朝。節婦曰：宜然耳。何足上聞。力辭不願。乃復其家。節婦感泣。日治麻縷爲布帛。以繼乏絕。市詩書教諸子。夜焚松脂于室。坐諸子兩旁。而口授之。或怠睡。首俯。輒咎咄不少恕。諸子皆廩然。畏憚如嚴君。覩其色變。卽惴恐。莫敢舉目視。及長。遣從名師遊。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之置酒。否則憤歎。竟日。節婦以兄公早沒。惟顯宗存。爲之昏娶。先於己子。羞服與諸子同人。不知辨。諸子遜弟。皆有士行。宗祚入爲太學生。以文行稱。人咸謂節婦善教所致云。

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爲難能。至於守義不二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于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竹塢幽居詩序

天台裴君日英。其先故宦族。好學多材能。嘗挾其所長游浙水東西。士大夫爭慕與交。性好竹。所居種竹數百。至它所。必擇有竹家。以舍扁其室曰竹塢幽居。留杭者甚久。杭守聞其名。薦于京師。京師爲天下大都會。廩居櫛比。求尺寸曠土不可得。逆旅家僅可俯仰。無從得竹。然裴君揭其故名不廢。且求能言者。咏歌之。或疑裴君以爲實與名常不相違。今在京師。非有園林之勝。安在其有竹乎。裴君曰：不然。有竹之竹。不若無竹之竹之美也。有竹之竹。適在耳目。無竹之竹。適在乎心。心之所得。非若耳目之淺而易忘也。吾方有竹時。笙乎竹。簫乎竹。竽乎竹。篋乎竹。所見所聞。日陳吾前者。皆竹也。然吾未嘗知竹之爲美也。今棄

之而居乎此。雖不接乎耳目。而心恆存焉。思竹之聲。以爲有虞韶之遺者。思竹之挺拔特立。以爲有壯夫偉士之節。思竹之歷寒暑而不變。以爲類乎有道者。其虛中不窒似仁。其直遂似義。其周於用似才。其高自騫舉。不屈儕類。下似智。取而比德焉。無不美者。然後知竹之不可得也。吾心日存乎竹。雖謂之有竹。何過乎。且古之聖賢。後世慕之如神龍威鳳者。以其不可見耳。聖賢道德雖高。使人得接而狎之。其不見慢於恒人者鮮矣。其與吾好竹之說何異乎。余謂裴君蓋善於用物者。非世俗玩物者比也。記其言于詠歌之首。使覽者知其人焉。

### 靜學齋記

三代以下。人物之傑然者。諸葛孔明數人而已。孔明事功著後世。或儕之於伊呂。固爲少儔。或又以孔明與管仲並稱。則卑孔明矣。以其事言之。管仲輔桓公。僅以齊霸。孔明奉昭烈於艱難之中。尺地一民。皆奪之於羣盜之手。徒以大義震撼天下。裂天下而三分之。使孔明後死。後主足輔。復漢之舊疆。致刑措之治。於孔明何有哉。在管仲未必能爾也。以其本心論之。管仲所陳於桓公。而見於行事者。皆微權小智。雖假尊周爲名。其意則富強其國而已。固君子所羞道也。孔明當干戈鞍馬間。所與其主論者。必以德義爲先。其忠漢之心。至於瞑目而後已。至今誦其言。想其人。真伊呂之亞乎。史氏不知其本心。謂孔明慕管仲樂毅之爲人。嗟乎。孔明豈二子比哉。孔明於聖賢之學。蓋有聞矣。其所謂學。須靜也之言。信古今之名言也。止水之明。風撓之則。山嶽莫辨。渾天之察。人撓之則。晝夜乖錯。况方寸之心乎。古聖賢之成勳業。著道德。

於不朽者。未有不由於靜者也。蓋靜則敬。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可以周庶物而窮萬事矣。苟雜然汨其中。偶然應乎事。卒然措之於謀。爲其不至於謬亂者。鮮哉。孔明之學。惟本乎此。故其所爲。當世無及焉。至今無有非焉者。而又從效慕之。區區霸術之徒。固不能然也。然世之慕古人者。吾惑焉。古人所以爲聖賢者。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業。而存乎冊書。非徒以其名稱之美而已也。苟欲效乎孔明。於孔明之所學。必無不學也。於孔明之所能。必無不能也。而後可。孔明之所學。而有未至也。孔明之所能。而有未能也。而曰學孔明。何可哉。於孔明且爾。況乎學孔孟之學者。而可徒誦其言乎哉。近代之所學者。浮於言而劣於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雖措之行事。亦然也。學者不之察。率視之爲空言。於是孔孟之道。不如霸術之盛者久矣。欲如孔明者。安可得乎。錢唐羅宗禮。名其弦誦之室曰靜學。庶幾慕孔明者。余欲勉其成也。辯孔明之爲學。與學孔明之道。以告之。

送允師省母序

人之生。天賦之以性。父母遺之以體。德莫大焉。故雖尊有天下。不敢不事天。德爲聖賢。不敢不事親。以是身非我有。實天與親畀之也。夫吾之身。既有所本。則凡吾所爲者。豈我之能爲哉。實天與親之所命。而行之耳。安可忘所自而不察乎。古之少恩者。雖如申韓商鄧。著書排擊堯舜孔子之道。且不敢遺其親。況於佛氏以慈仁爲教者乎。故棄其親者。非佛氏之意。愚者失之耳。是以佛氏有報恩之經。稱父母恩甚至。而昔之賢者。若陳尊宿之流。多能盡於子道。近世之稱名浮屠者。亦未有不孝其親者也。今上初立極。猶

恐愚者未察詔浮屠各拜其親。定著爲律。於是習俗爲之復美。天台迪中允師。浮屠之秀者。違親而從師于外。十餘年矣。今歲至京師。戚然念親不置。將別其徒而歸省謁。余求序以道。其所欲行之意。迪中通內典。攻書而能詩。其於事親固無庸告之。然四方之學佛氏。亦有久違其親者乎。聞迪中之風而慕效者。必名浮屠也。

### 徐夫人墓銘

婦德以柔順爲美。然以之處常可也。苟無堅凝之質。事變臨之。其能自立者鮮矣。故持之以堅貞。行之以柔順。斯足以爲賢婦。偏一則有虐忘縱。佚之失焉。若徐夫人者。其備婦德者乎。夫人姓余氏。衢之開化人。年二十。適邑士徐君安。越十三年。生四子。徐君死。舅姑皆老。家莫爲主。貲產頗傾蝕。夫人日奉羞膳。升堂問體安否。退則率媵妾治絲縷麻枲。歲時機杼之聲。聞于鄰里。衣服諸子。務臻華好。青襲綵衿。少長嶷嶷。然人不知其爲孤。年七八歲。委之於學。慈嚴兩至。責其成績。由是諸子咸爲善士。而家迄以成。舅姑相繼壽終。治喪葬以禮。鄉人暴強者。皆畏其能。莫敢凌犯。教女語婦。必以夫人爲則。年七十有八。以洪武九年九月七日。卒于家。二十三日。葬于清源里西村之原。三男曰祿。可。詵。一女適某。孫男五人。玄生。林。璣。桂。生。以國子生擢給事中。來請銘。銘曰。

柔順爲德。斯婦常濟之堅貞。家乃昌。執偏或墮弱與強。二者維全。保無爽。猗徐夫人。婦之良。喪夫秉志。事尊章。內外屹然。禮義防躬。親織紝。靡怠荒。家政浸脩。貲大穰。男治書。詩女衣裳。壽彌德備。名譽彰。孝孫刻。



銘闡幽光。卓哉婦則垂無疆。

莆田黃府君墓銘

莆田黃處士有良婿曰陳熙。哀處士之早亡。自狀其行千餘言。走三千里。來京師請銘。且曰。處士事繼母。孝。庶弟出後從父。從父愛其女。盡以腴田嫁之。處士患弟貧。割以私田之半。族人以田來鬻。處士不忍取。乞以直而歸之。不能爲生者。加衣食焉。以貲多爲閭里之正。里中民買鹽于官。及科繇不能庚者。出私財代輸。有受誣者。諍之於縣庭。得解乃已。每歲首。縣次民費力多寡。定征斂之籍。衆不能決。處士發一言。皆稱平。爭訟者來質。是非告以理法。舉酒飲之。各謝而退。藝田家歸粟。入以小量。遇凶歲。則減賈以大量。糶之初。郡南有僻壤。盜常狙伺。以剽行旅。處士構廬棲僧。夜則然燈達曙。盜散去。復施貧死者棺。三年至二百餘。野無暴骨。元末兵亂。縣命處士帥兵扼險。畫捕賊策。陳于上。民籍以安。處士讀書有識。待物恕以和。其生也。鄉人教其子。俾取爲法。及其沒。識之者無不弔。弔者哭必哀。至今言善人者稱焉。熙又曰。處士之善蓋多。其粗如此。其使人感且化者。不得而知。亦不得而言也。然其大者。既不可言。倘可言者。又不得托文以傳焉。則何以使爲善者慕。敢請余曰。處士之行。誠可傳矣。余言之不文。烏足以傳耶。雖然。不可辭也。處士諱已。字景陽。自唐屯田員外郎潛之子。勗不仕。王審知始自光徙莆。在宋稱書詩之族。高祖審再。以進士舉于鄉。與從兄某州通判君亮。皆有名。曾祖文子。以五經爲州學諭。祖來。鄉貢進士。父元壯。母陳氏。繼母鄭氏。俱名族。處士娶林氏。無子。先二十年卒。再娶李氏。生子男四人。興祖。振祖。光祖。麒祖。女三人。長

塔卽熙其二適吳某。王某孫男五人。隆庸洪某。某處士初爲長女求塔。富人爭欲問名。不聽。聞熙儒士。許妻之。或謂熙貧非偶。處士曰。我志決矣。卒妻熙。熙今爲連江儒學教諭。有文名。君子又多處士善處其女也。處士年四十二卒。元至正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後五年。殯鳩山下。廿七年十月十二日。權窆山之西。今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始克葬于白砂之原。銘曰。

人不患財之弗贏。而患善無可稱。善集于身。雖賤爲恒氓。歷千載而有聲。身爲鄙夫。雖位居九卿。溘旣死而誰名。維處士君。足不出州里。而化者衆。身服乎韋布。而德可程。斯之謂死而如生。

### 上海夏君新壙銘

國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細民。公卿廷議。以爲吏它郡人。與民情不孚。又多蔽於黠胥宿豪。民受其病。固無。惟莫若立巨室之見信於民者爲長。使主細民土田之稅。而轉輸于官。於是以巨室爲糧長。大者督糧萬石。小者數千石。制定而弊復生。以法繩之。卒莫能禁。是時惟蘇之沈氏以奉法稱。天子親召與語。賜之酒食。時減免其田賦。名聞四方。而上海有夏君者。尤畏謹好禮。繇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恤細民。銖兩無所妄取。民咸悅而德之。聯事者皆以爲則。其所爲蓋無愧沈氏。而名未若沈氏之顯者。聞于上。則勢隆而易彰。鬱於下。則雖善而莫著。此余因夏氏之請。而欲揚之者也。君諱宗顯。字叔明。自其曾祖參祖駟。父祥。皆居華亭。君年十五。喪母。以達禮聞。服終。請于父。出從傅朱學。數年。學有名。遊上海。樂其土俗。遂之。長人鄉。置田宅。徙家以居。旣而家日殷富。益敦行義。兄及孀姊老而窶。歲時奉粟帛養之。葬其喪而卹其

子撫異母弟有恩。事外舅姑盡子壻禮。聘名士爲師。故人子就學者。飲食之。旦則冠帶坐堂上。子孫盛服入揖。立兩序。俯首聽教命。君各授以事。會食遣去。至夕。取古今事可爲法戒者。辨析講說。勉以爲善。子孫恭謹。愿慤不敢嬉遨。講縱凶歲。鄰里皆從君乞粟。帛藥餌。嫁娶喪災者。取資焉。故巨室之以長厚稱者。必曰夏氏。見君者慕其善。與君遊者服其才。聞君卒者莫不痛惜之也。初君年未四十。卽穿壙爲冢於舍西北。若干步。及年六十有六而卒。遂葬焉。君之卒。以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以二月九日。娶王氏。二男。曰應炎。應霖。三女。長適趙志學。次適趙以仁。一在室。孫男三人。翟、彪、麟。女三人。曾孫男一。曰縣。縣銘曰。周法旣壞。經界墮。羣氓相啖。鼠與狸。吏庸俗澆。邈不知。赤子顛踣。吁可悲。聖神造謨。立治規。俾大育小。勢相維。孰囂戾。法肆攘欺。利猶在。吻身已離。惟吳夏君。懲衆非。畏慎奉上。仁以綏。凶歲發廩。賙困飢。帛寒藥疾。棺載尸。居家孝友。此其推。子姓愿謹。習禮儀。鄉閭愛戴。莫敢違。爲富好仁。曷能追。天錫爾胤。當蕃滋。嗟哉巨室。宜相師。欲考令德。徵銘詩。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府君諱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姓蔣氏。初周公庶子伯齡。受封于蔣。子孫氏其國。在漢居杜陵者最著。兗州刺史翽。尤有名。翽四世孫山亭鄉侯澄。徙居義興之陽羨。澄七世孫樞。仕晉爲吳郡太守。復南徙台之仙居。唐末五季之亂。樞裔孫勛。避地婺之東陽。仕吳越錢氏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遂家焉。府君蓋其後也。曾祖諱天廡。宋紹定中入粟佐邊。授迪功郎。祖諱沐。元南康路建昌縣主簿。父諱吉相。

少儻負氣嘗事仁宗于東宮擢典用監知事出爲襄陽路穀城縣尉以卒。府君生于燕都兒時嶷嶷聳不妄狎笑八齡就師讀書終日據案端坐未嘗旁顧其師奇之使察諸生怠肆者諸生畏憚斂戢莫敢譁年十六侍穀城之官杜門絕賓客不交晝夜攻學母夫人閱其勞節膏油不多與俟母寢以衣衾蔽牖而誦夜參半乃已穀城洫官剛嚴府君因事進諫多所匡補出遇其吏民恂恂退抑人不知其爲尉子也既冠而歸時許文懿公謙以道德爲學者師府君從而受其說識悟過人辨析精確內涵外飭日超月異先輩皆自謂不及然府君務見躬行以禮齊其家奉先祠謁拜祀奠取朱子所脩儀文行之歲時率族人祭始遷祖墓祭畢序長幼列坐告之親睦之道屬之近者朔望必會貧者歲周以兩月之粟脩建昌所創義塾延師儒教其子姓至於鄉人每歲冬至殺牲置酒會長老俊人行鄉飲禮府君爲之講說嘉謨偉行使聽之曰爲父兄弟當如是鄉民莫不化服細民饑者貸以粟不取其贏待以炊者常數十家東陽多宋貴臣族民藝其田者旣入粟半復畝徵其絲民頗苦之府君倡其鄉人曰君子以養野人奈何厲之遂罷不徵人用是德府君稱其善不虛口遇事無大小皆立決不形於謀議所爲輒出人意表初延祐中惡少結邏卒誣平民爲僞鈔破其家意府君儒生可侮以語撼之冀得賂乃止府君怒走白大府逮惡少實于法害遂絕由是宿豪文吏搖手相戒不敢過其門府君益刻苦爲條法使後嗣可守室廬械器皆預爲數世計各極其精善人服其才而惜其不獲施于世也府君饒於貲產脫去華靡習聚書萬卷致力其中著四書箋惑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通若干卷治平首策二卷學則二十卷韻原六十卷府君懲士習

淪於夷俗。獨製古冠衣服之。揖讓步趨。必以禮法。人望之。神情夷朗。如逸民高士。及卽之。則雍然和。與之語。出仁入義。愈久而愈無窮。年四十有七。以至正四年六月辛酉。終于家。學者私諡貞節先生。十二月壬申。葬縣南乘驄鄉御史里馬塢之原。娶葛氏。宋參知政事端獻公洪之玄孫。子男四人。大同興宗嘉亨。允升。女四人。適葛實、李觀、及東陽儒學教諭李思文。其一蚤卒。孫男十人。昭、暉、旭、暉、昇、昱、昂、景、昊。孫女二人。適許益亨、鄭格。曾孫男五人。鈞、鑾、鏞、鎮、某。女三人。允升嘗從黃文獻公潛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早死。而二次子亦繼卒。獨大同存。善承其家學。以故國子祭酒許元狀來請銘。余未壯時嘗拜府君于家。多其言語儀貌。儼然成德人也。蓋今四十年。而余亦老矣。銘烏敢辭。銘曰。

怕之丸丸。或朽于山。堂之巖巖。或病于顛。天產其良。不需其完。人慍以咨。我恬以安。探聖之源。揚道之瀾。不諧一時。千載之傳。

叢桂樓記

叢桂樓在杭天龍寺之左偏。主僧大道禪師作之。大道諱善平。越漁浦人。初受業寺之慶菴吉公。尋升天目山。問道於普應國師。已而來歸。閱天龍之廢且久也。慨然有興復之志。時瓦礫荆棘散漫左右。幾無所容足。而大道橐無錙銖。獨操一鉢。日走市中。得食。昇歸以食衆。上得錢。以易材木金石百用之具。不四三年。而佛殿三門兩廡皆成。四方學徒之來者。皆仰以食。於是復以其餘作斯樓。左承周君伯琦。以叢桂扁之。旣而大道以至正辛卯七月十一日示寂。其徒奉全身瘞諸樓右。而建塔其上。且請同菴禪師述其故。

屬余以記斯樓。樓乃大道憩息之所。將以致其思焉。而余獨感大道之立志堅而成功速也。今夫有威力以使人者。莫過乎有司。有貨財以使人者。莫過乎富室。然其有所興作。皆集衆謀。役羣力而爲之。猶且磨以歲月。多者數十年。少者十餘年。而後成。今大道纒然一僧。非有貨財威力之可使人。獨用口舌化導市井之民。取其財與力以爲己用。成宏偉勝大之功。若易易焉者。雖曰佛氏之教。足以動人之信聽。然非大道之有志。不能也。蓋人惟患無志。有志矣。患守之不堅。有志而能堅。事無不可爲者。況一寺乎。余嘗病有志者之寡。而於大道深有感焉。嗚呼。後之居斯樓者。孰非大道之倫哉。讀余言而思大道之爲人。則斯樓與斯寺不廢矣。請記者曰。圓淨。圓如。皆彬彬雅飭。有志於禪觀者。今居斯樓云。

### 王指揮像贊

真人龍興。山川降精。杖劍來從。莫非豪英。維時王公。實將家子。虎吼鷹揚。萬夫披靡。成功錫爵。遂鎮一方。施其武威。佩玉冠裳。何以觀之。有燁其像。益懋厥勛。配古良將。

### 蘇都事伯夔像贊

子由後平仲父

才足以行志。智足以成事也。苟盡施於時。必有大過於人。而得位以行者。僅出其一二也。年齒之高。林泉之趣。皆公之所宜有。固天報善人之所致也。惟有子之甚賢。以文鳴于治世。足以繼絕學于前人。揚休聞于不墜也。此吾嘗私爲之善。誦長公之言。擬公於晁氏之君成。而知其無愧也。

### 景定諫疏序

吾婆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于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余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聞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旣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爲桐廬主簿。憤秦檜和主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示人世之士大夫。爲文以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于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理宗時。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實。亦以示余。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實又能趨京師。遍求賢薦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余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于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權時。威儀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於殺身者。毫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野人稚子。皆嗟慕以爲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尙何所憚而不爲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爲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綏寧。盱眙兩縣令。以終。

贈浩然子鉞引

交神明有道乎。曰：有。无妄而已矣。然則所謂无妄者何也。曰：其中有物。非思慮膠葛之可搖奪也。非聲利沉酣之可變易也。至虛而神。與道合真。放之無垠。收之則存。歷代以來。恒有其人也。今之近於此者。其唯吾浩然子乎。浩然子與余同姓。其名爲宗真。遂以其稱浩然者爲之字。學道於京城。報恩光孝觀。得靈寶法。而能知鬼神之情狀。嗣天師知其賢。號爲體玄妙道純素法師。提點觀事。會朝天宮虛席。中書以爲言。上召見奉天殿。命太官賜饌。俾之住持。時洪武五年秋七月也。又明年正月七日。儀曹奉常同傳旨諭之。曰：凡有事郊社及山川百神。當令宗真帥其徒十人。前期炷芳香。潔豆籩以俟。臨事之日。仍令宗真被法服。與祭。浩然子拜命惟謹。蓋以其精潔。而於敬恭明神爲宜。浩然子由是簡在上心。屢蒙召對。且賜白玉真仙像二十餘軀。以鎮山中。龍光赫奕。光動林谷。采真之士。無不歆豔之。余嘗見浩然子於冶城山。風度凝簡。執謙而有容。澹然無所累其心。所謂其中有物。不爲思慮聲利之所惑者。誠近之。此所以遭逢盛際。而眷遇有加焉。然而忠君尊上。臣子之職也。浩然子益宜振拔精明。傾竭誠懇。以頌禱國祚於無疆。非特敬恭明神而已。誠如是。雖身居方外。而乃心王室。被法服以與朝紳之列。非僥倖也。實宜也。浩然子其尙勗之。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金華宋某序。

桑仁卿傳

桑惠字仁卿。婺之武義人。其先居麗水桑溪。南渡後。有景昭者。始遷婺。歷四世。皆不墜書詩。仁卿幼喪父。獨奉母居。不能與人浮沉。介然自守。遇人則翼然恭。未嘗往叩富兒門。唯日夕訓諸子弟。雞初號。輒呼起。



懸燈誦書。食時使從師。或值雨淖。親持蓋候之。還人笑其愚。勸曰。子貧若是。餓將生塵矣。何不學他技藝。朝出門。暮可卽得錢。讀書固佳。其効乃如捕風耳。仁卿笑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於吾手矣。寧餓而死。不能從也。乃召其子。以時謂曰。此妄人耳。其慎毋聽。吾之貧由天。於讀書何預哉。策勵比前爲尤急。及見以時。明經能文辭。鄉校迎爲學者師。仁卿撫几自慶曰。吾將有以見祖宗地下矣。仁卿無所於食。質田於里翁。已而失其券。乃以計給仁卿至家。使重書之。或履其跗曰。慎勿言。翁券失矣。仁卿歎曰。吾實得錢。言猶在耳。而因失券負之。爲計固得。如內媿何。一里譁然稱曰。桑仁卿其誠慤人哉。未幾卒。貧不能斂手足。鄉人惜其賢。哀錢以葬。仁卿娶同縣人項寄瑗。其賢絕仁卿。固安貧。終日樵蘇不爨。項無纖介見於容色。澹然能相歡。凍餒日不自免。聞有佳書。必掇所織布帛質之。使讀。自時厥後。以時以賢良徵。主袁分宜之簿。州里攜酒將來賀曰。仁卿夫婦不負教子。今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負官。斯爲榮耳。以時在分宜。數督運萬里外。兢兢自持。無所遺失。再轉爲温州判官。遣候人迎養。將及門而卒。今以三轉爲夔州府通判。陞至某郎。益用政事。聞于時。論者謂父母之善教云。贊曰。子弟不患無俊良。非父母竭力教之。終不能有成也。有如仁卿。忍貧教子。至樵蘇不爨。一不變其志。澹如也。卒能奮發有耀于前人。則吾所謂父母不力教子。子未必有成。誰不謂然。因作小傳。以爲世勸焉。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遐州僻壤。必慎選守令。以撫摩其人民。蘇息其彫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常

從事於朝廷。省部者爲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受命出宰夔之開縣。告行於余。徵言爲贈。兩川入我版圖未久。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涵煦生息之也。廟堂之議。以爲元凱久以文墨議論贊佐春官。儀文禮法。諳集有素。其爲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清脩。克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爲武城也。以禮樂爲教。而聖人喜之。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爲縣者。率以法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醇風美俗。罕或見之。今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內。政平訟理。而安於田里。其所以化導全安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觀風之使。有言於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令之治。先政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辭讓而恥鬪爭。以故絃歌比屋。而囹圄空虛。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藹然不異乎邦畿之中。是宜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爲在職者勸。若然。必元凱之所治也。余在禮部。常知元凱之爲人。今守職詞林。秉筆史館。晨入夜歸。無敢暇逸。故於元凱之請。不及綴緝文辭爲贈。而姑道其所期望者如此。勗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爲簡也。是爲序。洪武六年九月。旣望金華宋某序。

